

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胡先生紀念專刊

蘆隱敬題







胡先生紀念專刊目次

總理遺像

總理遺囑

胡先生遺像

胡先生遺囑

哀歌

胡先生遺照

胡先生遺墨

題詞

紀念文

附悼詩及悼詞

病中悲悼胡漢民先生

蕭佛成

胡先生紀念專刊目次





胡生生紀念專刊目次

二

胡主席逝世感言	林翼中
哀胡展堂先生	黃麟書
悼胡展堂先生	金曾澄
哀悼胡漢民先生	詹菊似
總理逝世後黨國的最大損失	陸幼剛
悼胡展堂先生哀言	彭卓任
悼胡主席展堂先生	利樹宗
悼胡主席展堂先生	譚惠泉
悼胡主席展堂先生	陳燦章
我對於胡先生的認識	謝英伯
憶胡先生	王養冲
紀念胡先生與認識胡先生	陳肇琪
悼胡先生	岳相如
我們當如何紀念胡先生	徐天一
悼胡先生	許大川



182.886  
8465=16  
8434

國家圖書館



001685644

悼詩及悼詞

哭悼胡先生.....	蕭若虛
憶述胡展堂先生教授梧州中學時傳播革命種子與收穫之經過.....	楊愿公
痛悼胡展堂先生.....	陸匡文
展堂妹婿冥鑒.....	陳融
悼 展堂先生.....	林雲陔
展堂先生逝世集文選句恭輓.....	劉蘆隱
展堂先生千古.....	楊熙績
哭展堂四兄.....	李海雲
展堂主席靈鑒.....	陳嘉佑
展堂盟兄千古.....	何克夫
展堂四兄冥鑒.....	冒廣生
展堂老兄溘然長逝謹成十絕句以誌悲悼！.....	徐紹棨
哭不匱室生.....	龍榆生
水龍吟.....	龍榆生

胡先生紀念專刊目次



胡先生紀念專刊目次

四

恭輓 展堂先生二首……………黃河澧

胡展堂先生事畧

胡先生病狀及逝世後治喪情形

中外輿論選錄





總 理 遺 像





囑 遺 理 總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  
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  
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  
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  
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身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  
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  
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  
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  
澈救亡之張開國民會議及  
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  
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禱

自三

中華民國十四年九月三日

孫文

宋子文

張

戴高郵



胡 主 席 遺 像





# 胡主席遺囑

胡漢民先生遺囑

在川久病之餘養病海外垂垂五  
 至不覺致力疾言遲方期努力  
 奮鬥共舒國難誰料鮮圍以來外  
 力日見伸張抵抗仍覺實際事  
 業艱重憂世之懷在益增劇  
 勢將不意自倍遠望  
 總理洪事奉命三年餘年雖  
 信三民主義為唯一救國主義  
 而觀察目前情勢非抗日不能  
 實現民族主義非持翻覆教  
 政治不能實現民權主義非  
 肅清共匪不能實現民生主義  
 尤如吾輩忠實同志如運兵行  
 總理遺教以完成革命遺教  
 國之使命切囑

蕭佛殿作病榻前

筆記

陳濟棠

郭彥

林雲階

楊照鏡

陳耀垣

張任瓦

王善文

傅聯

林策中

劉紀五

曾季陸

陳表赫

胡棟敬子

胡木蘭

胡毅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九日午後二時



# 胡主席哀歌

*Maestoso-piu lento.*

謀國之志——  
 身負黃黃之勇——  
 蓋等項畫——  
 亮節濟井風

服膺總理——  
 貫澈始終——  
 光復成其志——  
 履勞頌服壽躬

*Piu mosso.*

*Cresc.*  
 浩然之氣——  
 出摩蒼穹——  
 可公去吾黨——  
 是夫所——  
 樹奈

*Tempo 1.*

萬姓同聲——  
 壹慟——  
 同聲——  
 慟

*r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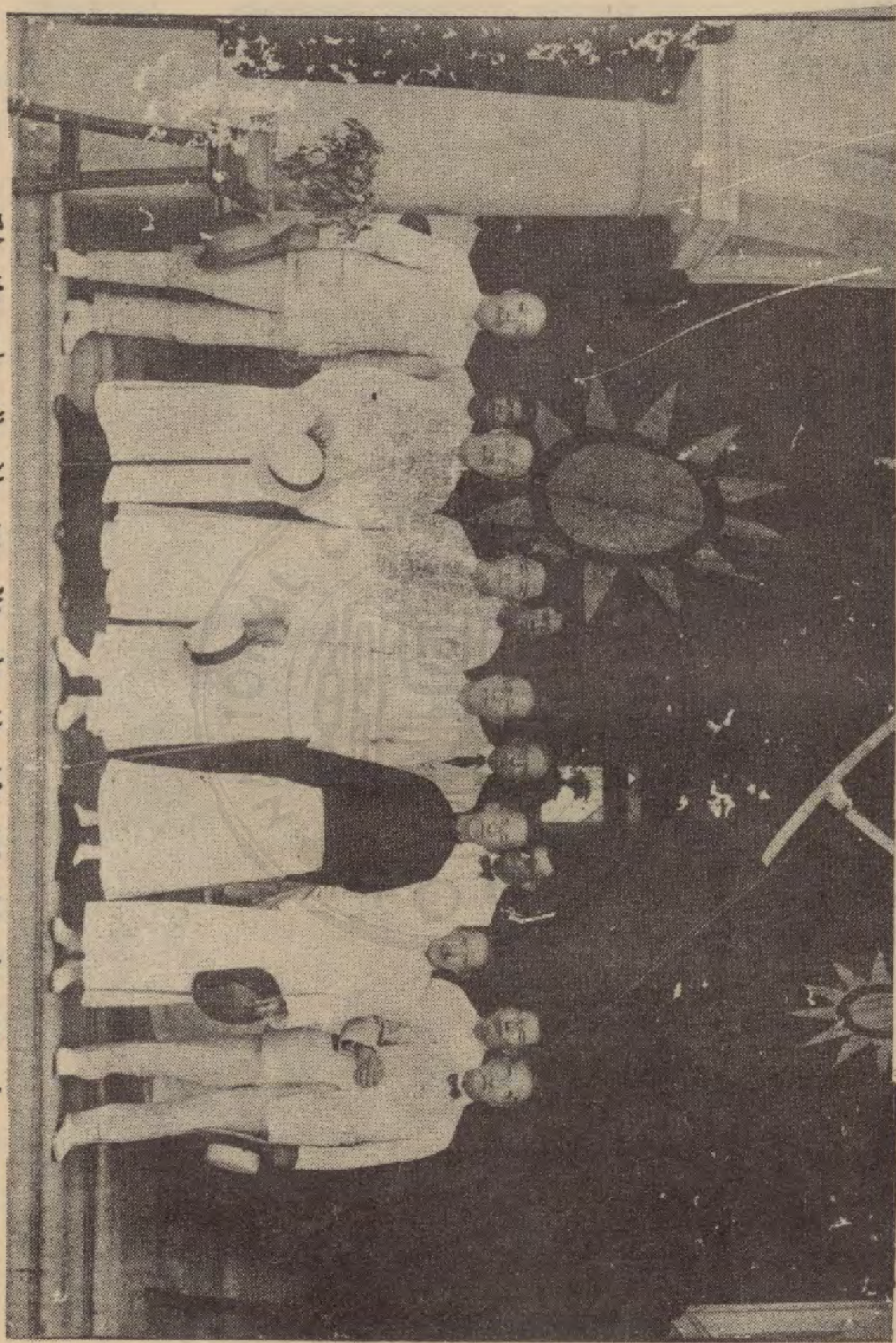




民國元年  
總理任  
時大總統  
先生任  
總統府  
秘書長  
就職時  
合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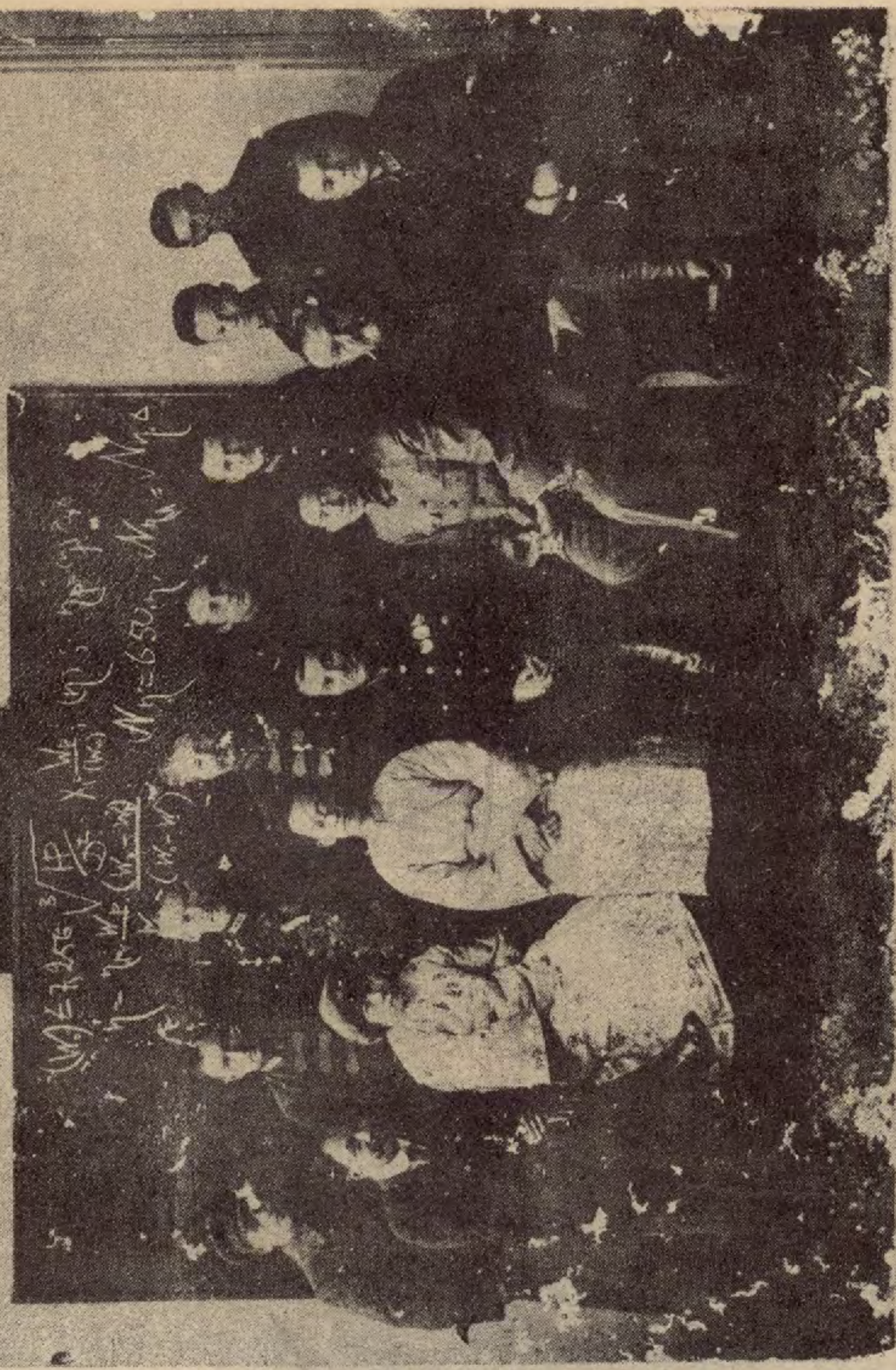


影留時職就長部交外府國任年四十





部空航國俄觀參士女蘭木子公女偕俄赴年四十







七十由歐返國經西貢留影





胡先生與胡夫人暨女公子木蘭女士及外孫女合照



胡先生及其家屬合照







影留時養休港香在年二廿



留影宗仁委員李文紀劉委上與在船國時月廿年廿四





廿四年出國時在郵船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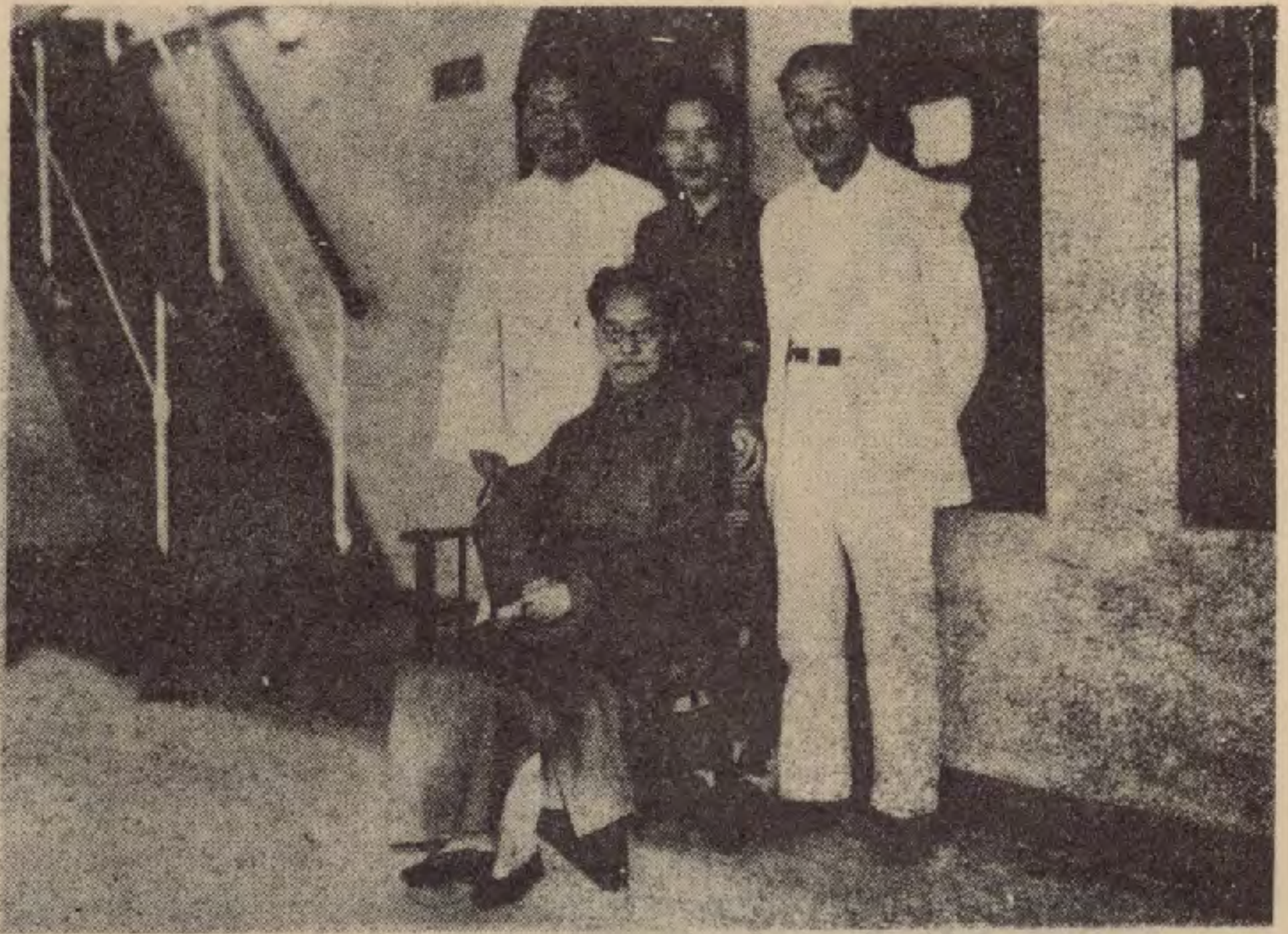
廿四年遊歐在法國留影





廿四年遊歐在德國留影





廿五年歸國將星離洲時與劉委員蘆隱程委天員固及當地記者在船上留影



廿五年返國抵港在九龍登陸時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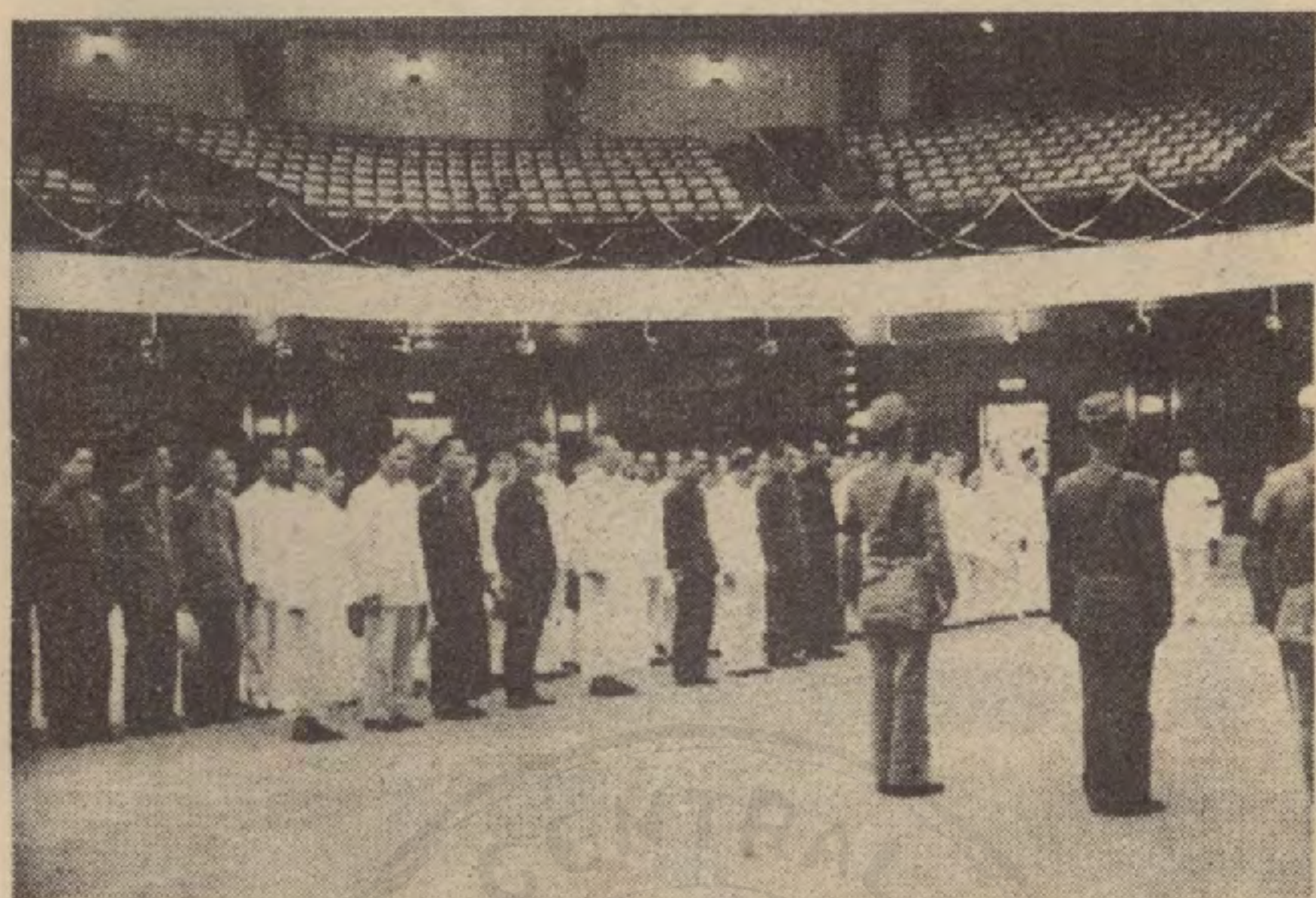


陸登頭碼字天在州廣上港由年五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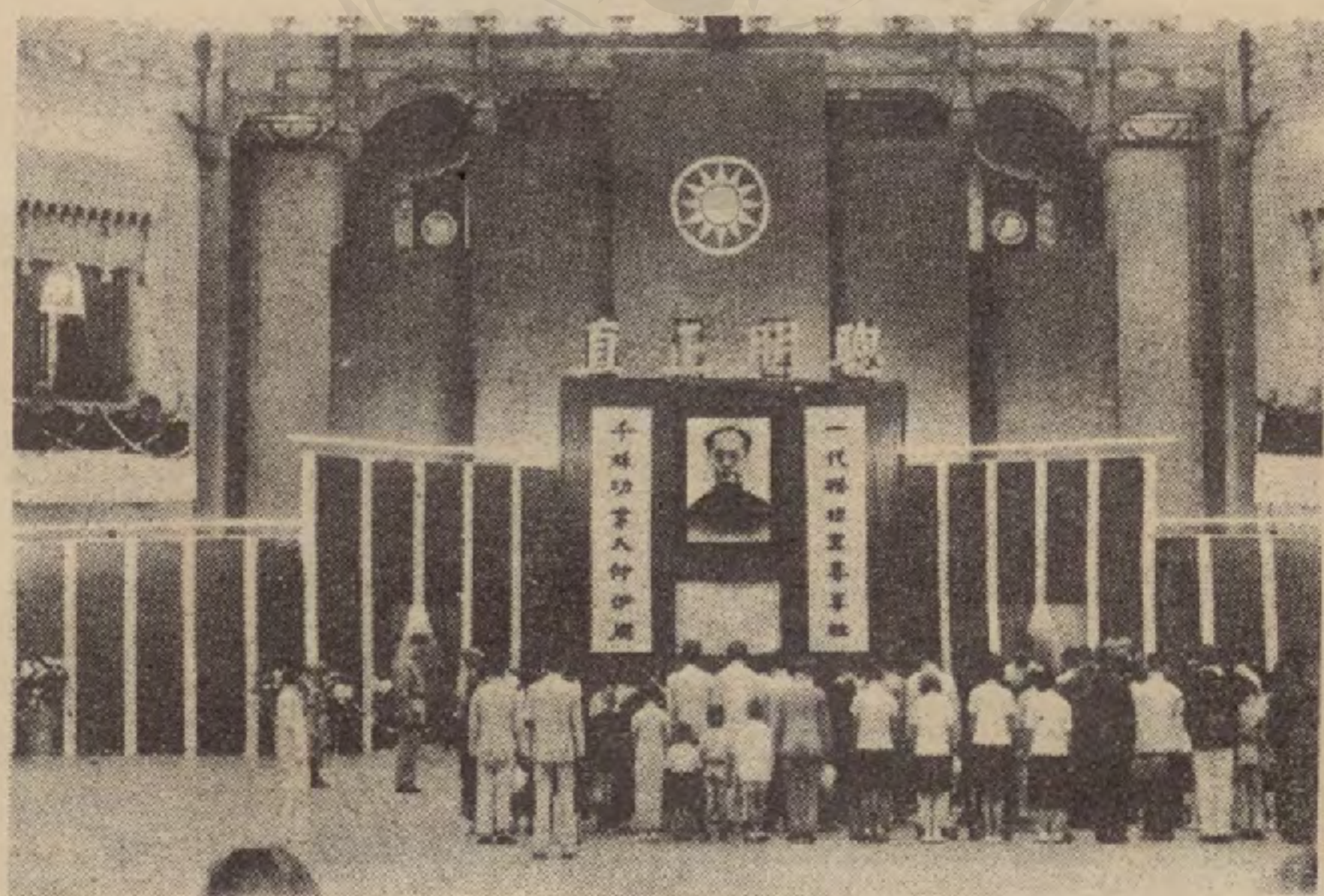


中會大迎歡衆民堂念紀山中州廣在年五廿





逝世後遺體移厝紀念堂



大殮之時之民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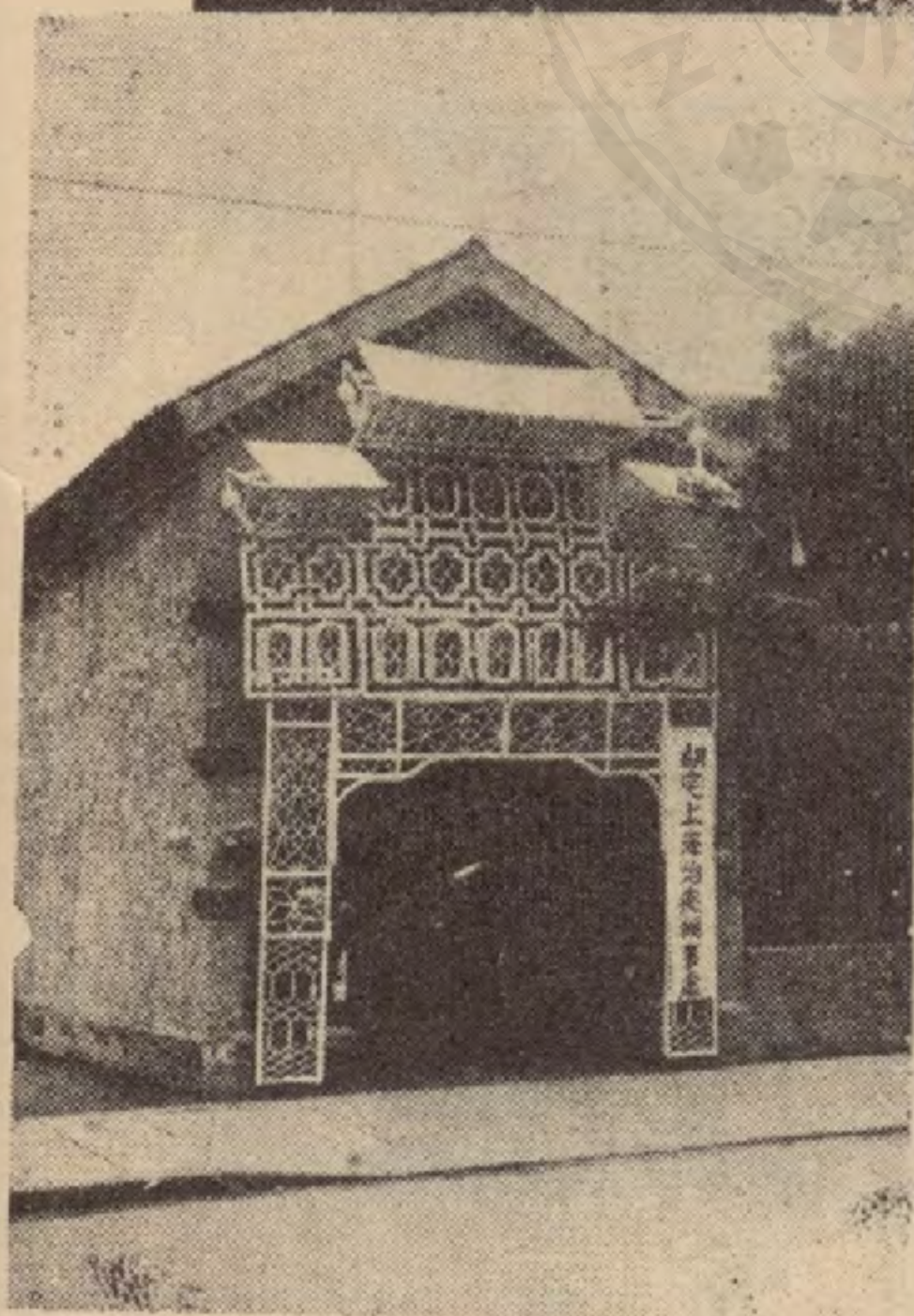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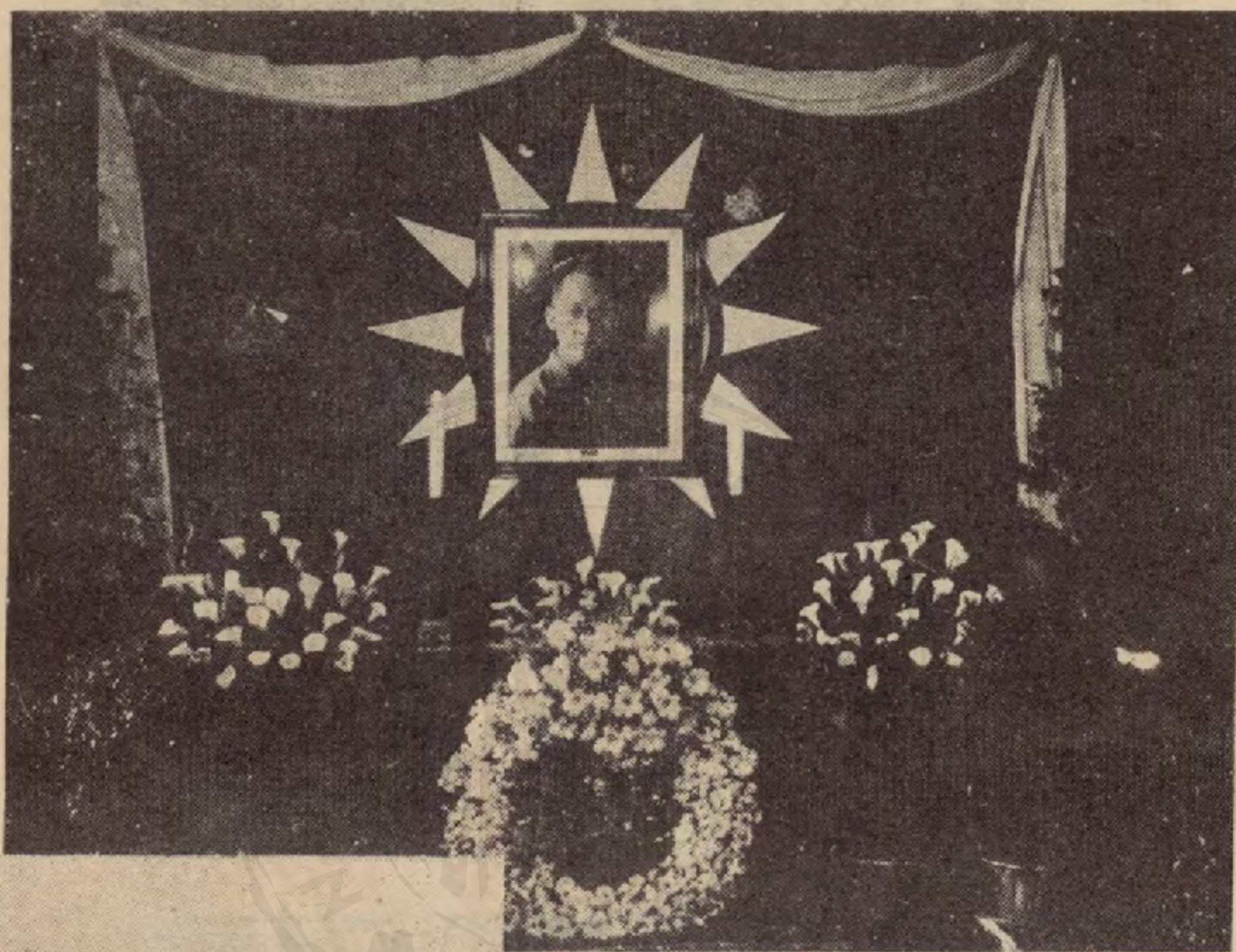


中央特派八員來粵致祭



民眾致祭





上海治喪處  
靈堂及門口



雪山童子應前世

集刻夢得李太白句

金粟如來是後身

二十五年五月漢文

此聯為

先生五月八日在歌園手書撰卷之雪廬庵老聖日再遊歌園  
補款既得病小過三四時遂成絕筆杖昇痛極殊歎法



慧中吾女愛誦李泰伯此句因書與之

與影有情惟日月

遇紅無禮是泥塵

漢文

此余義父 胡先生生平最後所書聯句也。余隨 先生七年，特承撫愛，視余如女，故聯中有慧中吾女之句。去歲侍 先生遊歐，某晨，先生教余讀詩，得李泰伯此句，余素愛之。先生云：「旅中無筆墨，返國容書與。」歸國數月，人事淑擾，輒未暇及。乃五月九日午後三時獨為余書之，而 先生亦即於是晚獲病，至於長逝！回首前塵，肅瞻遺墨，真不知淚涕之何從也。傷哉！

鍾慧中泣誌



胡士扁退坐

省  
市黨部同志惠鑒此以中國在粵諸同志

力得自由也亦未及是林特承

慰向銘感實深個人之身何足於重而正

身伴張俊左室革命之精神不隨山由此

播社及正救黨國於危亡非我

同志紀難犧牲提學一切何以以此近事非

片播之謠已而注

列身人等為成元二年之國公堂之不可力兩

時之進少黨兩時國公堂雖遭挫失而

以未始有成功之也進少黨似獲一時勝利

乃不久振隨軍圍以死之並往何過黨一年

拋棄其主新武各所主張派為個人之工其

則早曾誌在名者也據吾人自始無打個人

以是世為堂為國設無微黨黨黨草不似

事以對用或抑且自來步讀善竊特

我力若方同志垂涉道一以自去世凱

未年南不一其始若不踏後一時不

眾志此頭此身不相建

以不評此先我國式所宜引以自也

言若產先之對國公堂策新不外三字法

呢

校習平者人易是呢嚇至不為利流不

為感有者此則惟有德德分拆心一手既

更報前之為委過此能見其肺肝斯能

每所旋以新

同志諸久時明不恐者不待

時力注意事平中老他病者而血歷高而

六七十度較者人為二三十度感

注何感事在印頌

堂誌



胡 主 席 遺 墨

各位同志公鑒自前年以來中外血  
塵道高精神不適乃遠醫藥生  
為通地調攝音俱向疏時辰既  
系國身在此中以為惟抗戰物之  
可以解國家之難堪苦淡樂此可  
以樹富強之基然區區之意未容  
實現而首肯者措置艱難未因粉日  
以凌替心實痛之

清同志關懷祖國於此首有同感  
一昔以陳華其同志勸進之便特此  
奉候

與唐修陳種切切之

卷此乃事專此順頌

堂法 胡漢武

一九五五年堂法製



胡 主 席 遺 墨

史 宗 當 舊

關 風 時 學

文 不 劉 費

仍 易 子 商

及 望 駿 暈

乙  
此山房國粹彙編  
漢代  
集中央全碑字奉趙

漢代



在在者皆用志清为从保  
以忘中血歷而高亦能一一  
洲接也此故

字珠因志

漢文

百六

至 壺 不 遺 文 字 事

所 居 合 在 水 雲 鄉

呼 風 百 計 寂 音 聞 為  
目 雖 令 着 翅 奔 避 地 獨 逃  
心 不 忍 要 提 天 下 上 崑 崙

長 虹 兄 因 志 此 故

漢 文

胡 王 席 遺 壘



胡先生紀念專刊

顏

失道

師

陳濟棠敬題





胡公逝世專刊紀念

國 繼 續 完 成 救  
主 張

李宗仁題





胡主席逝世專刊紀念

毋

忘遺言

白崇禧題



國 黨

大 慶

楷 柱

模 石

劉紀文敬題



才為時生 跌宕天縱所憂  
者大所任者重 終聞笑言  
處折果棟四海之內何人  
不慟

辰堂先生千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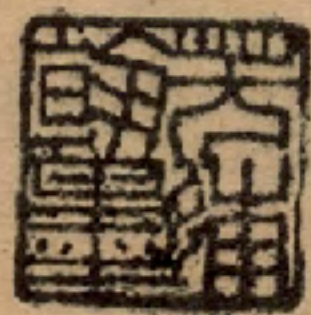
林奚中敬觀





台日生處坼

區芳浦敬題





展堂主席千古

領

袖

群

倫

黃福壽敬題





敬啟者先生 楊廷璣

忽焉心九天雷雨公易筮時  
雷雨交作時

公騎箕尾歸主我生乃見

唐虞盛公作股肱心祿誰

如油獨思存斯人不出意

生云與之細數似五丈杖

風卧紅躍馬呼曰喜星

出今何之偽所尋六一

柱建涼壇埃照主廿年

風義爭師右而我死生

相許聞如字子星科羅

字則詔成之古德修吾

父便萬字本戎公系之三

誰年舜子刑 玉潤買彼地



正

氣

長

存

余漢謀敬題





展堂主席先生千古

元勳感殂謝國難孰扶持

一自先生逝深為吾黨悲

敵氛方未艾內患又潛滋

語匡時者遺言即導師

李揚敬拜輓





胡先生紀念專刊

先民大猷

繆培南敬題





展堂同志千古

勤功  
無黨  
銘尊  
國類

崔廣秀敬輓





浩

展

事主席千古

氣

忠

魂

何啓禮敬輓





名

垂  
宇  
宙

展堂先生千古

羅文幹敬題



展堂先生千古

先生之英  
山嶽鍾靈

文章道遠  
炳若日星

聰明正直  
不屈不撓

盡瘁克國  
勞苦功高

陳耀垣



國人之哀悼

胡先生者，是皆出於自經之  
性，吾人構此鞠凶，則惘々如  
有所失，為狀實無以自名。  
鄧青陽謹以所覺書付

紀念專刊五月  
廿



胡先生紀念專刊

吾黨從範模

李曉生敬題



道德吳興富

功勛黨國高

元戎曾秉攝

立法首宣勞

氣節垂青史

文章麗紫毫

天心傷柱折

淚雨日滔滔

展公主席靈鑒

陳維周敬輓



萬流仰鏡

胡先生紀念專刊

何聲敬題





展堂主席千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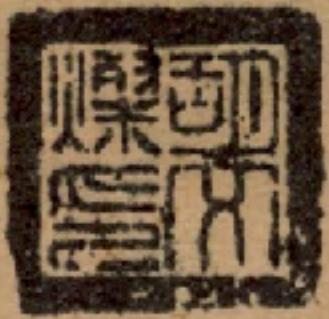
慟

失

道

師

晚胡文燦敬執





人如

百其身  
可贖兮

展堂先生千古

李祿超拜輓





德先行篤志紹伊周臨大節而不可奪歷  
夷險而不改備羽儀民族筆秉春秋是人  
中之瑞以天下為憂方期振臂力挽狂流

胡天不憚遽爾仙遊今名與河嶽並壽浩  
氣塞天地長留緬懷盟誼愍切同儔

熊克武敬題



展公主席千古

道德文章重氣節蒼然古道見顏色憶昔鎮南閩  
起師少數同志當大敵總理蒞臨親指揮先生懽  
然隨在側血戰八晝八夜時慷慨陳詞皆壯烈翌年  
又復取河口士卒用命尤恐後革命事業樹先聲先  
生之功如山斗建國而今卅五年功業彌高志弥堅  
天不慙遺於一老使我無語淚潸然

黃明堂拜執





展堂先生千古

白石血黃花我慚後死  
白髮蒼蒼今垂老矣  
又哭先生愴懷無已

徐維揚教題





生爲黨國止損死爲宇宙止窮誠開國  
止先導建曠世止殊勛文華煥於典籍  
正氣凜於群倫豈曰一代師表寔亦百  
政明徵但期克行遺教以求濟此危傾

繆若虛頌首教題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  
來者念天地之悠悠  
忽潛然而泣下

但懋宰敬題



畢生精力瘁於革命應盡艱難不  
稍懈遯黨賴以存國賴以定既好問  
學尤尊德行經濟文章趨賢軼聖  
卅載以還常以師教一卸鼎湖有  
志未竟遺教昭垂我慟彌甚惟  
自勉止益相精進

閻崇階頓首敬題





強鄰壓境兮胡虜披猖當國  
有檜兮欺勢器張 先生倏逝  
兮日月無光先道何人兮我心  
憂傷吾黨垂危兮主義將亡國  
去日刺兮殆及南荒矚目一柱兮  
支柱元樑墜不林遺光兮歎  
問宮蒼墜彼宋明兮餘痛難  
忘願此危邦兮午夜悵徨繼  
起何人兮助我諸兄體行遺  
訓兮猶見襄墻中興大業  
兮努力相將

張蘊良再拜題



女博

海同

悲

張遠峰敬題



展公主席千古

文章道德比廬陵  
整頓乾坤獨自承  
末世却當天地否  
榮名應得夏夷稱  
哀時豈有詩能廢  
秉直真同劍有棱  
一霎風雷驚變色  
寢門隨哭淚填膺

程鴻軒拜輓





# 紀念文

附悼詩及悼詞

## 病中痛悼胡漢民先生

蕭佛成

胡先生安可死！然而胡先生遽棄我們而長逝了！

在此山傾谷圯的震撼當中，我們有無限的愴痛，無限的徬徨，無限的恐怖！

胡先生之長逝，是本黨總理逝世後最大的損失，同時是中國唯一的重大損失，也是世界上一件最大的損失！

誰都知道胡先生追隨總理革命最久，總理信任他最深，而能了解，總理者亦唯胡先生最切，故胡先生實行總理主義最力。我敢說一句：總理逝世後，能最忠實，最體會，又最能發揮，最能光大總理的三民主義至死而不變者，除胡先生之外沒有第二個人了。故胡先生之死，委實是本黨總理逝世後最大的損失。

中國民族之得解放，是由本黨總理奮鬥而來，胡先生秉心忠肫，追隨總理為黨



爲國，在其間從容指顧，助定大計，其功炳日月，人所共認。不期今日中國的內憂外患，屯遭困躓，真是有史以來所未見，胡先生察其肯綮，知其癥結；既有安內的計劃，亦有攘外的主張昭示吾人。他的計劃，他的主張爲今日中國對症的良藥，減之則危，失之則死的。可是在這個將入第三期癆病而正待國手治療的辰光，這國手溘然逝去，故胡先生之死，是中國唯一的重大的損失。

胡先生的主義，就是三民主義的主義，亦即是大同主義；故胡先生發表的言論主張，不獨爲一國所尊崇，抑且爲世界上所傾服，胡先生在「民族主義的民族復興運動」裏說：

『我們的民族復興運動……摧破全世界民族中之不人道者，更要摧破某一民族之蔑視其他民族之權，希望，和幸福者，我們要做到中國民族之解放，更要做到其他被壓迫民族之解放，確立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之壁壘，統一世界，消滅一切不人道的帝國主義，這才是我們的民族復興運動的最終任務。』

這就是闡發 總理民族主義的精義，這種精義不獨爲中國今日復興的獨一無二法門，而且爲全世界上弱小民族自謀解放的張本，亦爲確立世界和平的根基，故胡先生之死爲世界上一件最大之損失！



胡先生之死，既然使本黨失了重心，國家失了棟樑，世界失了偉人，這種偌大的損失，真使我們有無限的愴痛！

這種愴痛是無窮期的，這種損失是無從彌補的，尤其是在黨方面是失其中心，真使我們如歧路上的迷羊，由無限的愴痛而至無限的徬徨！

環顧本黨今日的危機比 總理逝世時，尤爲重要，我們回憶一下在外患內憂固然不輕，但還不如今日之綦重，而那時本黨的基礎比較蓬勃和鞏固，所以總理逝世不久，本黨的實力隨着 總理的主義伸張，由南而北，寢假而至全國，北洋軍閥當風披靡。現在細察本黨的環境又如何？比 總理逝世時一切都不如，我們不敢自欺欺人來諱飾；近年黨員意志消沉，整個黨一無生氣，惟其無生氣就不易救藥。胡先生國後常常對我說，黨內一切的困難都不怕，頂怕就是現在黨員意志消沉，我到南京後一定先從事訓練黨員，因爲非此不足鞏固黨的基礎。可見胡先生首以爲憂的，就是黨的基礎動搖在於黨員意志消沉。現在胡先生逝世了，這種消沉如何可以復振，動搖如何可以復固？真是令我們由徬徨而至無限的恐怖了！

胡先生逝世後，我感覺得本黨的黨員心理，至少有下列三種：

(一)胡先生死了，黨的中心失了，黨事更無爲可爲，從此以後國民黨完了，真是心



灰意懶，愴痛徬徨。

(二)胡先生不失爲本黨的理論家，可惜他不去南京。但中國今日的情形，他去也有甚麼辦法呢，他溘然長逝了，老同志又弱一個。懷這種心理的可謂根本不知道胡先生的革命歷史，不肯讀胡先生的言論，不明白胡先生的身體不好，因此不知所可的，無意識的貶損胡先生。

(三)思想比第二種更壞的人

第三種人根本不是一個忠實同志，不可救藥的，我們祇有摒之不論。第二種不是私淑胡先生的……不是明瞭三民主義的黨員，我們也可以置之不論。惟是第一種人是恐怖中之最可恐怖的，現在懷着這種觀念的恐怕是一般黨員的普通心理。倘如是，今後本黨有什麼辦法復興？難道胡先生逝世了，我們祇知心灰意冷而不體會不實行胡先生的遺教，置整個黨於不顧？如是非所以慰胡先生，更非所以對總理。然而這幾乎變成一般黨員的心理。恐怖之事孰逾於此？

如果把信仰胡先生主張的忠實同志都歸入這一類的話，最低限度應該算我作第一個，我和胡先生有三十年的交誼，胡先生知我最深，故以衰老之身來幫助他，雖經一次二次的心灰意懶，欲終老於異邦，而被他不肯放過，我這次由暹羅回來，盱衡大局，知盡



胡先生回國不能救黨，不能救國，於是電信交馳，敦促他回來。胡先生果然回來了，當時我心中有無限的快慰。胡先生回國，長在病榻中，他也身體不好，但仍常日夕過我，其情逾於骨肉。方期大局負責有人，本黨領導有人，雖自己的病有不測，亦復無憾。孰料我正在病劇，而胡先生先我以逝！胡先生初腦溢血暈倒，家人真可恨，以我久病未愈，瞞我不報。及至胡先生召我寫遺囑，我到後已目眩如機械，書完暈然不能自持，及醒時已在榻上，醫者與家人還立不許動，寒熱交背不能起，即欲強起亦苦不支；由是偃臥三日，不能進食，每欲探詢胡先生，醫者及兒曹反製消息以慰我，我焦灼苦燥，不可名狀，惟有默禱於天，願以老病之身，代胡先生死。詎至十二日夜深，始獲報胡先生逝世，此後暈痛不醒者不知幾何時，事後始知胡先生已於十三日大歿。嗚呼！三十年師友深情，不能話一朝死別，死後復不能撫棺痛哭，吾愴痛內裂爲如何，負恨又爲如何？故我自己承認我應當作頭一個心灰意冷的人。但胡先生在天有靈肯許我留存心灰意冷的思想麼？又肯許吾忠實同志們懷着這種思想麼？愴痛依然是愴痛！徬徨依然是徬徨！恐怖依然是恐怖！但果留存着心灰意冷，如何對得住胡先生？那麼我們處此愴痛，徬徨，恐怖之中，應如何自拔，應如何對黨，應如何對胡先生？我們除了走下列的途徑之外沒有其他：

——全體忠實同志摒除一切的妄念，而以十二分至誠去實行胡先生的遺囑！



「……………非抗日不能實現民族主義

非推翻獨裁政治不能實現民權主義

非肅清共匪不能實現的民生主義……………」

如胡先生的遺教可以實現、無限的愴痛有了安慰，無限的徬徨有了歸宿，無限的恐怖有了解脫。這是後死者今後唯一的責任，和唯一的出路。在痛悼胡先生之下，以此自勉，并以此勗各忠實同志。

## 胡主席逝世之感言

林翼中

胡先生長逝既數日。治喪委員會特編紀念專刊。屬翼中爲之辭。翼中不文。奚足累述。胡先生之爲人。然私心所蘊積者。不忍不傾吐而出之也。張蒿庵有言。功在生民。業隆匡濟。身存則天下賴之安。身亡則天下莫知所恃者。天下之人也。言爲世法。動爲世表。存則儀其人。沒則傳其書。流風餘澤。久而愈新者。百世之人也。爲天下之人。爲百世之人。皆志爲之也。胡先生之喪。人皆曰。先生亡矣。國家何恃矣。然則先生在今日。天下之人也。胡先生心乎黨國之著述。人人寶之。永永不失。其書必傳。傳必久遠。然則胡先生又百世之人也。胡先生何以至此乎。蓋胡先生之志爲之也。胡先生



之行誼。之事業。人之言之者。當無不詳。當無不覈。吾可不言。請言其軼事。吾聞胡先生嘗自稱爲神。傳不云乎。神聰明而正直者也。先生聰明正直。故行誼光明。事業偉大。先生其神乎。吾述先生軼事。所謂不賢識小也。嗚呼。先生逝矣。誰其嗣之。濡筆書此。悃悃而悲矣。

## 哀胡展堂先生

黃麟書

凡夫德業彪炳，有以異於常人者，卽其載之史乘，吾人猶嚮往不置，况乎領袖羣倫，儼型當世，爲吾儕所親承訓迪，在其領導下以從事於國民革命民族復興之大業者，一朝長逝，驟失瞻依，哀悼之情，曷以喻此：

在昔滿虜竊國，軍閥柄政，悠悠數十年間，吾黨閱歷艱危，迭遭頓挫，而卒能提挈民衆，蕩滌瑕穢，置國家於黨治下以有今日者，總理之畢生盡瘁，固已昭昭不磨，功勳萬禩。而其間翊贊總理，用力最多，爲時最久，強毅貞固，始終不渝，若胡先生者，其有不永鑄吾人之心版者乎？

先生于吾黨主義，認識深切，傳達廣遠，尤能篤信力行，造次顛沛必于是；要其所覓致此者，蓋由先天的敏銳之感覺，後天的深厚之學力，盱衡當世，評量古今，於以折



與至當。凡有利於國家民族者，則懸鵠以趨，悉力以赴，不旁鶩，不遷異。然而先生於并世學人之書說主張，向不深閉固拒，貫通融會，默喻於心，吸精挈華，左攻右錯。先生蓋以學人風度，進而為政治領袖，其非硜硜之士之所逮也宜矣。吾人苟一認取先生偉大之所在，則其壽命雖已不幸而告終，而其氣誼之永在人間，將無往而不瀾洽也。仰此典型。撫躬自省，吾人將何以繼志述事乎？

先生之志則革命也，先生之懷則民胞物與也。方茲民族仳離，民權失墜，民生憔悴，先生固未嘗一日去諸懷也。故讀先生之遺教，一則曰非抗日不能實現民族主義，再則曰非推翻獨裁政治，不能實現民權主義，三則曰非肅清共匪，不能實現民生主義。勉其示吾人努力之途徑，抑何明切。吾人自茲以往，當致力于此，以竟先生未竟之志，以建黨國無疆之休，魂兮有知，實式憑之。

## 悼胡展堂先生

1900年  
即庚子  
年

金曾澄

余識展堂先生，在童年共應縣府試時代，其時先生名衍鴻，同應番禺縣試，及廣州府試，往往同列前茅，故識之，光緒廿六年同考取西學堂，（即昔之廣雅書院，今之廣雅中學，）同列名同寄宿於列字齋，但先生從未入堂，由其令弟毅生先生代課。其後先



〇五年

生奉派赴日本留學弘文速成師範，實先余一年赴日本者，及先生奉派留學日本速成法政，實後余一年赴日本者。在東京留學時代，聆先生之談論，讀民報之論說，不特認識先生之言論，并認識先生之主張。曾有一次，開廣東留學生同鄉大會，先生演說，痛詆岑春煊張鳴岐兩氏，并論倒清復漢之必要，議論非常痛快，座中受感動之人，當不在少數，余亦留一甚深之印象矣。余之佩服先生之言論，及敬重先生之人格，亦自此始，光緒三十一年，余轉學廣島，未幾先生亦歸國。先生歸國後，開始進行革命工作時，余尙繼續求學時也。辛亥革命，余自故都返粵得見先生，其時先生任粵省都督，翌年任都督兼民政長，余隨先生任參事職，先生介紹余入黨，余之逮黨籍，實自此始，先生任都督時，省內外正當用兵之時，軍書旁午，文電交馳，先生每日披閱電信，核辦文稿，日不暇給，余深佩服先生辦事之勤，見事之明，處事之敏，認事之真，有非尋常人所能及。其時府內參事，須輪流值宿，先生亦宿於府內之辦公廳樓上，即今日政委會之會議室也。癸丑四都督反袁運動，先生實主持之，二次革命起，先生離粵。自是以後，先生奔走國事，余從事教育事業，此數年間，得見先生之機會絕少。自民國十年至十四年間，先生在粵歷任總參議，大本營秘書長，省長，文官長，代帥等職。因此時期，每有機會，得見先生，深知先生在此數年間，致力於削平內亂，奠定民國，鞏固黨基，實現三民主義



諸工作，實爲先生對於國民革命最努力時期。十四年以後，曾一度游俄，十五年歸國，十七年游歐攷察政治，八月歸國，廿年十一月返省，廿四年出國，此次扶病歸來，本擬親赴首都，對於抗日救國，有所貢獻，只以北方天寒，不適病體，故未成行，加以歸國以來，目睹大局危迫，而抗日既未實行，救國仍無實際，憂憤之餘，病益加劇，雖曾一度小住溫泉及羅浮山，藉消塊壘，然憂能傷人，病隨春老，亦無可如何者。先生此次歸國，余亦曾侍顏色陪飲食者屢矣，深覺先生比較往昔多分憔悴，深以爲憂，余與先生同年月日而生，計年雖非過高，然以積病之軀，當救亡抗日之時，抱憂國憂民之痛，其心亦良苦矣。余嘗盱衡當代人物，能實實在在奉行三民主義爲總理之信徒而無愧者，惟先生昔一人，今實志以歿，不惟吾黨之不幸，亦中華民國莫大之損失也。

## 哀悼胡漢民先生

詹菊似

——舉世同心期此老

怨天無意福斯民——

胡展堂先生的逝世，是本黨自總理後，是最重的損失，最深的悲痛，最大的遺憾！這并不是諛詞，更不是私誼，尤其不是哀悼中情感上的發抒。



胡先生的人格功業道德學問識力文章，無一不舉世同宗千秋不朽，所以用不着什麼諛詞。胡先生一生是無私人無私見無私財，大公無私地，老早已把身許黨國。胡先生是全國的全黨的所以用不着私誼，胡先生的惡耗傳來，毋論賢愚不肖，知與不知，莫不雪涕徬徨，雖哀感有深淺久暫之不同，然決不是言語文字可以形容出來的。所以用不着情感上的發抒。

哀悼胡先生，雖然是言語文字不能形容出來，而事實上的「損失」「悲痛」「徬徨」雖然是不容易估計，但決不能緘默無言的。

所謂最重的損失——本黨總理棄我們而長逝，這種如喪怙恃的損失，已無從彌補。方期全黨黨員在總理最親，最信，最能繼承總理遺志的胡先生，領導之下，努力實現總理遺志，聊補遺憾於萬一。不意昊天不弔！於總理逝世十一年後五月十二日，又奪胡先生以去，天乎天乎！吾黨損失，自總理逝世後，孰有重於此者？黨無總理，幸有先生，黨失先生，仔肩誰荷？山坭川沸，未足喻險。棟崩棟折，未足比危。而今後誰撐分崩離析的黨綱？誰振頹廢委靡的黨魂？誰決龐雜紛紜的黨是？這非最重大的損失而何？

所謂最深的悲痛——胡先生不獨是黨的領袖，同時是國的棟樑。黨的損失，即國的損失。這種最重而不易估計，不能形容的損失，自然會引起最深而不易估計，不能形容



的悲痛。實則胡先生以身許國，以身許黨，總理沒後，頻年爲民族利益與惡魔奮鬥，奔走不甯，遇事多厄，身體已漸衰弱。精神尤感苦痛。是則胡先生的死，當然是意中的事。所以我們常常默禱，胡先生既不能不死，也希望天假以年在他的主張實現之後。然而這區區的希望，也事與願違。不在他海外養病之日，而在回國康健將復之時，不在他的救國主張實現之後。而在他的救國主張行將實現之前。噫！無涯之恨，孰有深於此者？叫我們怎不悲痛？

所謂最大的徬徨——胡先生於「怒濤東來，勢若奔馬，蠶舞鯨揚，滔天而下。嶽動地岌，無不震者，維公屹立，不竦不懣。」的當中，不顧及身體的健康，毅然返國，共赴國難。他在廣州各界歡迎會上曾說過以下的話：

「本年以來，身體健康，并未完全恢復，所以即行遄歸者，以國難甚殷，遠遊海外，實難自安。故不復念及健康之何似決定東歸。……」

「……所謂救國大計者無他，首在於全國人民之協力一致，能集合於三民主義的救國之途。又復持以臥薪嘗胆之精神，百折不撓之志氣，深信能如此，中國決無潰亡之理。解除國難復興民族兩端，亦即於此肇其丕緒。」

這種抱病赴難的勇氣與精神，和明確而澈底方策，令全國人心，聞而興奮！方幸黨



國有福，解除國難，復興民族端賴此舉。正是『舉世同心期此老』的當中，一聲霹靂，來了一個『怨天無意福斯民』的噩耗，襁褓中失了慈母，叫我們怎不徬徨？巨濤裏失了舵師，叫我們怎不徬徨？『壯圖中遏，光嶽茫茫，風波未已，誰起而當？』叫我們怎不徬徨？

嗚呼！展堂先生，今後永遠離開我們了！這種最重的損失，最深的悲痛，最大的徬徨，叫我們無從忍受？誰都不能起他復生？猶如不能起總理於九泉一樣的抱恨。人類哀死唁生的是『節哀順變』『勉當大事』。現在我們唁胡先生家屬者以此，同時我們哀悼當中，唁同志，唁民衆，也應該以此。爲的是，胡先生是全黨的，全國的，薄海同悲的，總理是國父，胡先生是國叔。總理逝世時，我們互相策勉，努力向前，要竟總理未竟之遺志。今胡先生逝世；我們也應該一樣地互相策勉，努力向前，要竟胡先生未竟之遺志。『節哀順變；勉當大事』雖然是唁死者家屬的話。但胡先生既是一國的，一國猶如一家，全黨同志，全國民衆，也應該『節哀順變勉當大事。』不過這裏所謂大事，并不只尋常喪葬的事，而是努力實現胡先生遺囑的。

『非抗日不能實現民族主義』

非推翻獨裁政治不能實現民權主義

非肅清共匪不能實現民生主義』之主張。我們更應該想想：總理逝世時的黨務政治



，軍事，件件都不如今日，但我們能夠一致努力，互相策勉，雖尙未能竟總理未竟之遺志，然而總算有相當的進展。要是我們今後能夠一致努力，互相策勉，實現胡先生的遺囑，誰敢說不能達到胡先生的遺志？誰敢說不能彌補最重的損失？誰敢說不能減少最深的悲痛？誰敢說不能安定最大的徬徨呢？全黨同志！全國民衆！這全在乎我們的自擇啊！願共勉之！

## 總理逝世後黨國的最大損失

陸幼剛

我們得 胡漢民先生歸國主持救國大計，正在歡迎最熱烈，企望最懇切中，忽然得到 胡先生的病耗，不料未及三日， 胡先生竟棄我們而長逝了，噩耗轟傳，仿如晴天霹靂，全黨的同志都不自禁地驚惶失色，涕泗交流；全國的民衆，也感覺到極度的不安，和異常的悲痛；在這驚惶悲痛的追悼裏，異口同聲地說：這是 總理逝世後的最大損失！是黨國無可彌補的損失！從這句話，追憶 胡先生的生平，愈增加我們的創痛。

誰都知道， 胡先生是追隨 總理最久，輔助 總理最力，而爲 總理所最信任，最倚重的革命先進。自同盟會以來，歷次的革命運動，無論軍事、政治、黨務，都助 總理運籌策畫，或指揮進行。民十三年，總理因爲北上，且把大元帥的職權，完全委託



胡先生執行。不幸 總理逝世，國民革命頓失領導，然賴有 胡先生負責主持，革命事業不特不至廢墜，而且加緊進行，——在這時整飭紀綱，肅清反側。所以 胡先生在總理生前，輔助革命，傾覆滿清，創建民國，推倒軍閥，固有特殊偉大的功勳；當 總理逝世後，更領導革命，而為 總理唯一的繼承者。

總理領導革命，創造了三民主義，為進行的標的。 總理生前，雖已把三民主義的理論，原則和方法，詳細演講；但當時軍閥官僚，盤據國中，一切政治措施，都與三民主義背道而馳，因而多方遏抑三民主義的傳播；國人的思想，又多沿訛襲謬，未能改革，無從認識三民主義的真諦；所以對於這唯一的救國主義，或猶豫狐疑，信之不篤，或臆測武斷，誤解諸多，甚或蔽於先入的成見，惑於謬妄的邪說，公然樹起甚麼國家主義，共產主義，……的旗幟。因此，帝國主義者，和國內的野心軍閥、政客、流氓，遂得利用他們，來和本黨對敵。 胡先生是三民主義唯一的絕對信仰者，也是三民主義唯一的澈底明瞭者，看見 總理逝世後，這種情形更加利害，於是自己負起闡揚主義的責任，來廓清一切誤解的，反動的謬說。現在三民主義日益昌明，深入人心，都是 胡先生努力的結果。這樣闡明唯一的救國主義，糾正禍國的謬說，比之孟子之明孔道，闢異端，實更加需要，更加透澈，真是如韓愈所說，「功不在禹下」了。



自總理逝世以後，本黨出師北伐，雖然得到軍事上的成功，可是圖謀篡竊、危害、破壞、利用本黨者，莫不伺隙而動，內憂未息，外侮復來。自九一八事變發生，爲不抵抗者所誤，在三兩日間，竟喪失了東北數省，胡先生目睹時局艱危，對症發藥，特提出三大主張，以爲救國的途徑，胡先生曾經說過：「不抗日國家無以求生，不剿共民族無以圖存，不推翻軍閥統治則抗日剿共之主張必無由貫徹。」胡先生抱定這種救國主張，領導國民及本黨同志，努力進行，直至氣息奄奄呼吸將絕的一那剎間，猶以「非抗日不能實現民族主義，非推翻獨裁政治，不能實現民權主義，非肅清共匪，不能實現民生主義。」囑咐國人，其爲黨爲國的精誠，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實爲全國國民所共信共仰。胡先生此次因五全大會及全國民衆電請歸來主持救國大計，故力疾言旋，滿擬共赴國難，以拯救垂亡之國家民族，乃竟事與願違，一病不起，來日大難，將何以渡過這危險關頭呢？古人說得好：「賢者不憂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胡先生又何能瞑目于九原呢？

目前的中國，除了奉行總理遺教，實行胡先生的主張而外，別無拯救的方法，這特是胡先生所自信，黨中同志，國內民衆，也無不共信；所以自胡先生之去國，舉國爲之悵望不已，胡先生之歸國，舉國爲之騰歡若狂，自胡先生逝世到現在，各



地民衆的自動誌哀、追悼、和愁悶悽愴的情形，也爲總理逝世以後所未有。大家都覺得：從此垂危的中華民國，失去了唯一的救星，實現三民主義，失去了唯一的導師；進行國民革命，失去了唯一的領袖。無論就黨就國說，這都是無可挽回的，最大的損失。我們想起來，那能夠不悲痛萬分？這種悲痛，那裏有窮盡呢？可是，徒然悲痛，是胡先生所最不取的。胡先生病革之際，猶諄諄致囑，指示我們今後努力救國的途徑。我們祇有在這無限的悲痛中，遵奉胡先生的遺囑，繼承胡先生的遺志，奮勇前進，以完成胡先生未竟的三民主義的革命事業，庶幾胡先生在天之靈，也得以安慰啊！

## 悼胡展堂先生哀言

彭卓任

胡先生展堂，生死革命，其道德文章，勳業行誼昭然與日月齊光，巍然與嵩華並峙；爛然史乘，吾何間然。顧吾所不容已於言者：值國步艱難之會，泄泄沓沓者盈朝野，求一諤諤之士能申正義決大疑以爲國人先不可多得；而先生竟於此時舍吾人以永逝，是真彌天之痛也！

世之所貴乎特立獨行之士者，夫豈以其高風亮節，軼邁時流，廉頑立懦於千百世之



後已哉！蓋方舉國危疑震撼之秋，得一人焉獨當其衝，矢其大公至誠以負天下之重，於以決策定計，肅然能轉危而爲安，撥亂世而反之正，斯乃國之利，民之福也。九一八變作，東北淪喪，繼而一二八之役，淞滬喋血，馴至長城不守，重作城下之盟；遷宕數年，國勢岌岌。去冬本黨五全大會集於首都，惟時胡先生方養疴海外；大會以先生黨國耆碩，關繫天下安危，亟馳電迎歸，主持至計；先生以國事至此，慨然力疾東返；一時薄海內外羣情喁喁，相需於先生者至殷，而相期於先生者至鉅。卽先生亦殷殷以：「黨應恢復爲有主義有精神之黨，政府應改造爲有責任有能力之政府」相勗勵；先生之語重，先生之心長而苦矣。而孰知先生竟于此時溘然而終古耶！

夫國民革命大業之發軔于中土也，亘四五十稔於茲；總理孫先生倡導之，胡先生實贊翊之，自總理之逝，而先生之責愈重，先生之遇愈厄，卽先生之志節，亦愈艱苦卓絕，皦然大白於天下。天下之人，方憤憤然爲先生抱不平，而先生夷然若素，矯然不移，所謂矢大公至誠負天下之重者，惟先生克當之。所可慨者：國難之亟，未有甚於此時，扶危撥亂之機，亦稍縱卽逝，詎天弗假年，令舉國所期於先生者，戛然而止于此，痛可言耶！

憶民十三四之際，劉揚甫平，而陳鄧諸逆橫踞粵之東江南路，曹、吳、孫、張諸軍



閱方碁布於大江南北，外艦示威於珠海，紛然爲黨敵者相環也；而總理適於此時病逝於北平。胡先生亦于憂患交乘之今日，病逝于廣州。豈天固予吾黨革命大業以連遭摧折，而未期平治中國歟？抑固以激勵吾黨，使後死者鼓其勇銳，追蹤前哲，速竟其未竟之志事也？嗚呼！胡先生往矣！然胡先生之所以貽吾人者，有其不朽之行誼風範，足以楷模來茲；有其剴切之遺囑：曰抗日；曰推翻獨裁政治；曰肅清共匪；足爲吾人今後努力之鵠的。然則吾人之悼胡先生，又豈徒寄慨於山頹木壞，一欲天不愍遺而已耶！

## 悼胡主席展堂先生

利樹宗

烏虜！已焉哉！先生其竟然耶！黨國交困，荆棘遍地，先生其竟然耶！主義正期實現，大廈端資重支，先生其竟然耶？烏虜！先生，清帝失得，民溺待援；邦基未奠，憲政空言，先生出生入死數十年，惟知弭翼之在正本清源；亦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建國方略，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借重先生者，乃此不可朽之文，革故方罷，鼎新正殷；鉅奸逞虐，洪憲乍聞；贊勸聲討，喚醒人羣；執政乖異，代帥辛勤；立法仗義，正氣如雲；養痾未暇，言旋同欣，夫何不遺一老？難問天心！嗟我疆莫理兮日蹙，嘆哲人云亡兮星沉！吾以先生久病而再視兮，悲夫吉人之口鍼；先生竟棄吾儕而長逝兮，幸有遺言之



情深！烏虜！先生，已焉哉！破壞易舉，建設難言！值飄搖乎風雨孰旋轉乎乾坤？顧我南服之屏藩兮，疇與虎衛？維彼東夷之兇暴兮，尤是鯨吞！烏虜先生，九原如可作兮，吾將馨香而讀夫楚辭之招魂！

## 悼胡主席展堂先生

譚惠泉

天崩地坼，日隕星沉，本黨中常會主席 胡展堂先生竟與世長辭了。本黨主義，尙未完成，總理唯一的信徒，忽然凋謝，全體黨員，固抱山頹木壞之痛。而外侮日亟，大局堪虞，國家唯一的柱石，中道崩摧，全國國民，自更深邦國殄瘁之悲。胡主席一身繫黨之榮枯，國之安危，而爲世界之所崇仰，然則 胡主席之逝世，不獨久受耳提面命的人們喪失導師，同時在黨則喪失唯一的領袖，在國則喪失唯一的元良，在世界則喪失一偉大的人物。其損失之重大，那可以言語形容，數量計算呢？然而 胡主席的肉體雖蟬脫，主義則長存，生命雖停止，精神則不滅。我們久受 胡主席主義所訓迪，和精神所感召，在此刻固然如失怙恃，情不自禁，而發生無限的哀感。但 胡主席期望於後死者，在乎偉大的事功，同時後死者，所藉以告慰于 胡主席在天之靈，也在乎繼志述事，以竟其遺志。故此我們在這最沉痛的情緒之下，應從理智方面，切實體會，努力工



作，以副 胡主席之所期望，而克盡悼念 胡主席之責任！

總理在民族主義演講集裏說過，「由思想發生信仰，由信仰發生力量，」我們對 胡主席的信賴，也許大多數達到信仰的程度。然而這信仰達到如何程度、則視認識力達到如何程度爲正比例。至於力量則更循此正比例而轉移。我們明知 胡主席的崇高偉大，雖以「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的用語，尙難估計 胡主席而沒有贖義，但爲增加認識以堅決信仰，不能不盡其「見仁見智」的一得之愚呀！

我記得子貢贊美孔子說：「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這句話簡直由子貢心窩裏很自然地說出來，是由平日信仰真切，體會入微的聲口。我現在且改過兩字來贊美 胡主席，「天縱之革命，又多能也，」 胡主席實可當之而無愧。何以故呢？我且把這兩句話分開來說，頭一截是，「天縱之革命，」 胡主席生於民國紀元前三十年，弱冠卽獻身革命，負最艱巨的責任，自加入中國同盟會一直到蓋棺之日，無一刻不是革命的生活，這是享受於天者，革命性獨厚的原故。本來一個大事業家的特性，有時爲人所不敢爲，有時爲人所不能爲，或至乃有時爲人所不願爲的。本黨殉國成仁的先烈，最膾炙人口的莫如陳英士朱執信兩先生，陳先生之剛毅堅強，朱先生之崇高純潔，（這是 胡主席評語）誠爲大革命家獨具的天性，他的高風亮節，能使貧夫廉，懦夫立，然而能步兩先烈典型的乃



終至不可多得。胡主席得天獨厚，對於陳朱兩先生的美德，實兼而有之。我們試按胡主席在生時對國家，對民族，對本黨，對世界的亮節高風，處處可以足資證明。是以他能於最專制的時代担任本黨的工作，最年輕之青年，負荷國家的重任，最文弱之書生而為革命的前驅，這是站在黨國的立場來說。至就一般人類來說，胡主席又是上文所說後半截的「天縱之多能。」我國古語說「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一是之謂三不朽」胡主席的德行怎樣呢？崇高是他的風度，純潔是他的操守，剛毅是他的精神，堅強是他的魄力，而大仁大勇，又是他一切道德的核心。現在人心萎靡，廉恥道喪，正要仰仗他實踐道德，為天柱地維，以挽救末俗。這是胡主席道德不朽。其次說到功業，胡主席從事革命三十餘年，對於黨國的功績，也許為婦孺所盡知，不必贅述。至對於國外的樹立，我且就其所知的聊述一二。大家知道三民主義的革命，不僅求中國之解放，而是要求世界達於大同。然而切切實實地宣揚三民主義到外國去，實實在在地指導外國人求真正解放的法則的，則以胡主席成就為獨多。胡主席遊俄時代，真確地把三民主義批評馬克思主義，以總理之救世界辦法，糾正赤俄之勞農專政。總理說三民主義反先行於俄國，固然由於三民主義之偉大正確，有以使然，但俄國接受三民主義，以逐漸改良其國內政治經濟之組織，未始非得。胡主席的教訓以自壯。至於對歐美則指責



帝國主義者之途窮日暮，對日本糾斥其武力侵略之錯誤，無一非站在三民主義立場上，以圖救世界救人類的，這是 胡主席的功業不朽。再次說到立言，古人以言垂教，總要言之有物，故曰「文以載道，」 胡主席一切的遺著，大體都是救國救世界的至理，簡直可以說是「文以載主義。」我們恭誦 胡主席的遺著，關於闡釋主義者佔泰半，關於指導人生者次之，大要皆能獨抒己見，為世界對症下藥的。至對於統一青年思想，整齊革命意志，尤其認為切要。是 胡主席的文章，不是「唐宋八家」，「桐城陽湖」的古文，也非朱子語錄，宋元學案的紀載，而是為當代人羣的需要，為現世治病的良劑。在清黨而後，本黨理論為共黨所曲解，人類的思想，為共黨所麻醉， 胡主席在中央黨部，即竭思殫慮，力持正義，大聲疾呼，以警省當世，這種事業，又以「孟子之功不在禹下，」 「韓文公道濟天下之溺」互相輝映，甚或過之而無不及。至於經學詩詞書法等尤其餘事，這是 胡主席立言之不朽。

我們認識了 胡主席的三不朽，對 胡主席必發生深切的信仰，自然崇奉其遺教，自然身體而力行，而成為一種的力量了。 胡主席的遺教，（是全部的遺著）精深巨大，如果從各局部來尋求探討，即窮年累月，尚恐未能窺其全豹，故不如用歸納方法，尋求其結晶之所在，然後因源溯流，較為確切而容易。可是這種歸納功夫， 胡主席在彌



留之際，已替我們準備了。胡主席的遺囑說：「確信三民主義爲唯一救國主義，而熟察目前情勢，非抗日不能實現民族主義，非推翻獨裁，不能實現民權主義，非肅清共匪，不能實現民生主義，這是胡主席一切言論的結晶，也是他一貫主張的原則，又是全部遺著的核心，他的主張，純以總理的主張爲主張，他的遺教純以總理的遺教爲遺教，祇要我們奉行總理的主義，便是克盡黨員或國民的責任，同時即可安慰胡主席在天之靈。」

然而我人於此不能不附帶有多少貢獻。總理的三民主義，豈不是揭發了許久了麼？何以胡主席於民族主義上面，加以抗日字樣，民權主義上面，加以推翻獨裁字樣，民生主義上面，加以肅清共匪字樣呢？我且用簡單的方法來申述如下。

關於民族主義的，民族主義的涵義，對外求中華民族的解放，對內各民族一律平等，進一步再求各民族完全解放。那末所有一切的帝國主義，均要打倒，才能實現民族主義的全部，這許大家都知道。然而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目前壓逼中華民族的，首推日本，而近年來侵略中國的，也以日本爲最厲害。在這土地喪失主權屈辱之下，如果一味俯首帖耳，不事抵抗，民族的精神人格，喪失無餘，何有於民族主義。故在目前而論，以抗日爲實現民族主義之初步，乃爲急切要圖，這是吾人所應認識而應努力



奮鬥的。

關於民權主義的，本黨所主張之民權，乃直接民權，與現行各國之間接民權不同，也許大家知道的了。惟其授民以直接民權，必須經過相當時期之培養，和訓練，而後才能達到憲政。胡主席於訓政開始時候，再三提倡地方自治以爲培養民權之基礎，時時在中央不歇闡明民主集權制度之真諦，以預防曲解者斷章取義，祇要民主而不要集權，或祇要集權而拋棄民主，形成畸形狀態的弊害。並且力倡「裁兵是求國家有力，立法是求訓政有猷」以爲民權實行之保障。無如形格勢禁，胡主席鎮日所憂慮爲民權作梗者，竟不幸而成爲事實，相沿至今，乃至祇有集權而無民主，豈非痛心疾首之事嗎，這也是吾人所應認識而應該努力奮鬥的。

關於民生主義的，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根本不同，民生主義以社會生存爲中心，共產主義，以物質爲中心，民生主義，在造成社會之經濟互相調和，共產主義，在造成社會之階級鬭爭，故民生主義，力求社會進化，其論點是立在社會生理上面的，而共產主義則反是，其論點是立在社會病理上面的，總理於民生主義演講集裡已經詳細說過了。然而自從共產黨侵入本黨而後，動輒曲解文義，穿鑿附會，以煽惑人心，混亂觀聽，這是在黨的理論，應該要肅清的。自從共匪盤踞江西而後，千里爲墟，兜剿數年，



尙未消滅，至今橫流衝決，儼若明末之流寇，湘西貴州雲南四川陝西乃至山西，一切建設，均被摧毀，這是在國民生計上應該要肅清的，再有甚者，共匪不獨以毒辣手段屠殺搶劫，使民生彫敝。乃至以陰險心術，狡猾私智，破滅社會之秩序，毀壞人類之藩籬，舉吾國數千年忠孝信義和平之美德，摧陷而廓清之，其禍乃至於不可收拾，這又是於人民道德上應該要認真肅清的。

上頭所說，雖未能盡窺

胡主席遺囑的全義，或許是

胡主席遺囑內於民族主義上

，加上抗日，民權主義上，加上推翻獨裁，民生主義上，加上肅清共匪的一種意思。最後我們更要知道：胡主席的救國主張，是始終如一，堅持不懈的。胡主席認定抗

日爲民族生死關頭，如果對日不能抵抗，則日人變本加厲，會把整個中華民國併吞，把整個中華民族消滅，不特三民主義不能實行，且連及三民主義這個名詞，亦將無所附麗。是以九一八事變而後，胡主席卽以在野之身，發表抗日的至言儻論，以喚醒國人，

使知所自奮自救，以至於自強。不幸力竭聲嘶，而主張沒由實現。因此憂憤交集，遂釀成沉重病症，胡主席爲國盡瘁，可云備至，而國家患難乃由此而日劇。這豈我們所預料的麼？嗣胡主席扶病放洋易地休養，仍復乘時觀察各國大勢，尋求抗日救國方策，像他這樣病體支離，尙對國事如此努力，古人所謂「一息尙存，此志不容稍懈」胡主席



實可當之而無愧。其後五全大會，頻電敦促，全國一致歡迎，力疾而還，方謂夙昔主張，可以實行，詎料言旋以來，抗日救亡，仍無實際，憂憤鬱悶，病與日增，卒于本月十二日溘然薨逝，然則胡主席之死，豈不是爲救國捐軀，爲抗日犧牲了嗎？故此我們悼念胡主席，須要明白胡主席致死的真因，認識胡主席遺囑的真義，信仰奉行，以完成本黨救國之使命，則不獨胡主席在天之靈，實所昭鑒，卽民族前途，亦深所利賴了。

## 悼胡主席展堂先生！

陳燦章

中國革命元勳，本黨領袖，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席胡展堂先生，以病腦溢血，竟於本月十二日撒手與世長辭矣。當此國家多難，民族阽危，人心皇皇，羣情失措，黨國大計，正仗主持。乃昊天不弔，遽折梁木，國喪元良，黨失導師。「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望前途，愴懷罔極，而不知涕泗之何從也。

溯維我公一生，服膺三民主義，信仰最篤，追隨總理從事革命凡三十餘年，自同盟會以降，革命義舉，無役不與。翊贊總理，組黨建國，討逆護法，厥功甚偉。兩次督粵，澤被生民；秉政中樞，尤多建樹。祇以比年戮力國事，身心交瘁，乃退而養病，然憂國憂民之心，未嘗或已，對國內情勢，時政得失，常抒閱見，指導國人。所發言論



，全國欽仰。然自九一八事變發生以還，敵恃強橫，肆意侵略，既奪東北，復謀冀察，得寸進尺，貪婪無厭。而當局怯懦苟安，事事退讓，坐使敵勢披猖，國將不國。獨胡先生不畏強暴，樹抗日救亡之主張，倡民族復興之鬥爭，激發國人民族意識，以抗強敵，方將登高一呼，全國景從，雪恥復仇，正期計日，何圖大計見阻未行，國辱日深罔洗，而胡先生竟以此賚志長逝矣，嗚呼痛哉！

猶憶先生今春歸國時之言曰：「余之黨政主張，一如往昔，簡言之，黨應恢復爲有主義有精神之黨，力除過去滅裂渙散之錯誤，斯賡續本黨未竟之偉業；政府應改爲有責任有能力之政府，力矯過去畏葸苟安之錯誤，以負荷解除國難建設國家之重任。」時至今日，黨之「滅裂渙散」如故也，政府之「畏葸苟安」如故也，彼「錯誤」不除，本黨未竟之偉業，如何賡續乎！此「錯誤」未矯，國難如何除解，國家如何建設乎！先生之主張一日未行，此等「錯誤」一日未除，先生一日不能棄黨國而去也，而今先生竟棄黨國而去矣，黨國將如之何？嗚呼痛哉！

先生又曰：「此次去國之目的，厥爲養病，六月以來，身體康健，仍未完全恢復，所以卽行遄歸者；以國難正殷，遠滯海外，心有未安，故又匆匆東歸，不復念健康之何似。」孰知「不復念健康之何似」，竟以此盡瘁矣。由此觀之，先生之病，爲國而病也，



先生之死，爲國而死也，先生固以身許黨國，爲黨國而犧牲者也。嗚呼！先生已矣，吾輩後死者，其將如何繼承先生之遺志，完成先生之心願，使先生畢生心血所灌注，精神所寄託之黨國，長存於世界，發揚光大於將來，藉慰先生在天之靈，亦我人責無旁貸者也。

## 我對於胡先生的認識

謝英伯

我與胡先生的交情和黨誼，至少也有了三十個整年了，今一旦丁此一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的傷心局面，不用說，於黨於國受了不可回復的損失，爲共同認定的，卽對於胡先生偉大的認識，當然亦有共同的，也有不共同的，因爲革命的進行，好比一大河流，由發源以至入海，所經過各地，各地絕無有相同之處，革命的偉大人物，便如駕着一只船，載着了許多人們，有時順流而渡，有時逆流而渡，甚或有時陷在斷岸亂礁的裏頭，幾乎船亦險遭碰碎，但駕着那大願船的舵工，當着惡風怒濤也無懼色，經了許久的歲月無倦容，使我輩跟着扯帆打槳的水手們，不失了方向，愈幹愈起勁，自總理逝世後，配得我們公認爲舵工或船主的同志們，便祇有胡先生一個。這想是大衆對於胡先生的偉大的認識無異詞了，今且說我個人認識胡先生的偉大。



我記得我在二十歲的那個年頭，出來担任廣州省城內亞洲日報總編輯，有一天造了一篇社論，題爲「吾儕之仇敵」，是罵滿洲政府，及教唆人們認定滿洲政府爲公敵的，印出後隔兩天，有兩位人客到訪，接洽之下，認識其中一位是關穎人先生，一位即是胡先生，胡先生力贊我那篇論文有胆量，並同時相約亞洲與嶺海（當會胡先生爲總編輯）聯合駁斥初出版的羊城報的「反女權論」，後來我與羊城報開筆戰時，胡生先已往日本留學了，這是我第一次認識胡先生的言論與丰采。

未幾，革命論已蓬蓬勃勃由民報發源，狂流於海外，我當時是最愛讀「民報」之一人，馮自由同志告訴我，民報裏面的論文，署名「漢民」的，即是胡展堂先生，於是我進一步認識胡先生爲「唯革命論」的一個大文學家。

好似在這個年頭，我已加進了中國同盟會爲會員，稍稍與聞黨中秘密，得知到胡先生於鎮南關一役，曾親到軍中主持大計，失敗後，僅以身免，於是我更進一步的認識胡先生，不僅是一個「唯革命論」的文學家，而且是一個革命的實行家。

未幾，南方支部在香港成立了，胡先生和趙伯先，黃克強，譚人鳳，各同志，同在部中規畫進行方略，我和胡先生親近的時間較多，胡先生教我努力主持中國同盟會會事，以便南方支部專力計劃軍事的組織，庚戌新軍一役，辛亥三月廿九一役，都是胡先生



主持南方支部大計之時，連年產生出來的，兩期革命的歷史，我這時，更加深刻認識胡先生的偉大，和他的不屈不撓的精神。

廣東獨立，胡先生被舉爲大都督，跟着臨時民國政府在南京成立。總理被舉爲臨時大總統，胡先生敝蹙了那廣東大都督名位，跟着總理到南京奮鬥，後來南北和議告成，總理取銷了南京政府回粵，胡先生亦跟着總理回粵，我這時由海外回國，見胡先生不贊同宋教仁同志往北京建立什麼責任內閣，祇在地方鞏固自治的勢力，以防袁世凱有反民國的一日，我至此絕對認識胡先生爲一個光明磊落的大政治家。

以後「護法」「容共」各役，我都和胡先生同事過，清黨後，亦得過胡先生的指導，可惜政潮頻頻起伏，胡先生或游歷海外或養疴山間，我和胡先生親近的時候便少了，直待他在去年，由歐洲歸來我和衆同志在香港碼頭上歡迎，和在廣州市民衆教育館內的茶會，纔相見了兩次，會面的時間雖短少，但我得親聞胡先生說過左邊兩句話……：

「我無所求於西南。然爲國家民族，我或甚有求於西南」

很慘痛的，今日胡先生已經舍我們而去，但我最後的認識，胡先生並未舍我們而去，今日他的偉大精神，尙誠摯的百折不回的，「甚有求於西南」呢！

民廿五，五，廿三。於 總理紀念堂內胡先生靈櫬旁室



## 憶 胡先生

王養沖

余棗筆侍 胡先生十年，幾乎沒有一天離開過。現在 先生逝世，這正如 先生自言：「豈徒吾黨哭其私！」因於此種關係，我之「憶 胡先生」真不知從何憶起。心煩慮亂，更不知當從何寫起。同時又想想：以我與 先生的關係，不能不寫一篇文章來紀念 先生，然而 先生的學問，思想，精神，人格，節概，事功，決不是一兩篇短短的文章所能紀敘的，更不是像我這樣的人所敢妄加稱述的。無已，先寫 先生日常生活中之一二瑣事，以資憚念：

先生是一個極端嚴正的人，嚴正到常使人凜然若不可犯，譬如討論一個問題，或評斷一件事情，在討論與評斷的談話中，無論何人， 先生都非常認真，不肯絲毫放鬆。彈謬糾邪，更其是隨時隨地，絕無避忌的。 先生一方面是充分盡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素抱。一方面又充分盡其「忠告而善導之」的職責。在過去， 先生每天要看很多信件和條陳。 先生從不忽略，總是從頭至尾的看下去。有所詢問，未嘗不答覆。有所錯誤，未嘗不指正。我每每看到有許多東西，文理欠通書法潦草的。但 先生仍很耐性的閱讀。 先生除在道理上予以正確的指導外假如某字錯誤或某句的文法欠妥，也必定



不憚煩瑣的指示出來，校改寄還。先生每說：「我們發現了人家的錯誤，必須立即告訴人家。免得人家永遠地錯誤下去。」於此可見先生嚴正不苟之一斑——和先生爲人之一斑。

先生是一個非常精勤的人。民國九年。先生倩人刻了兩顆圖章。一方是「孝思不匱。」一方是「勤則不匱」，先生自號「不匱室主」，自此時始。先生之孝，我不能詳言。不過先生常和我講述生平史實：年十三喪父，十五喪母，喪父時，先生曾入廚以菜刀自殺，暈厥於地。而先生之觀察青年，亦往往注意其是否能孝於其親。先生曾告我：「假如一個青年共產黨員，尙知孝親，必有回心轉意的一天。」，先生之重視孝道爲何如？先生之勤，是大多數同志所清楚的，勤於治事，勤於求知，我以爲殆無過於先生者。余侍先生在立法院時，編訂法律，且不暇給，在南京雙龍巷寓中滿室都是關於法律的書籍，朝暮閱讀，孜孜不息。先生精日本文，凡日文新出版的書籍雜誌，必立即購讀。沙發旁，廁所中，書桌上，隨在而是。先生天資穎敏，讀書最快，古人說：「一目十行下」，惟先生爲然。我們但見先生隨手翻書，以爲一定是沒有看清楚內容的。豈知不然，先生不僅能逐段說明其實際，且能詳細批評其當否，精確不移。先生記憶力之強，亦足驚人，我隨侍先生，總理微密往來經手之事甚多，往往事逾數



月或已隔經年，先生尙列舉內容以詢。同志間之一言一行，或某次來信與談話中之思想見解，也時時引爲談助。這不但可以看出先生的勤，尤足以見先生之精。

先生又是一個「公爾忘私國爾忘家」的人。先生之無私，我以爲是很少人可以比擬的。先生每說「余之言論行動，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我又以爲這句話，也祇有先生才能當之而無愧。先生歷來所認定的：「唯國民之方寸，斯爲吾黨之地盤」。最近每告訴我：「我從前要人家贊成我的主張，我現在覺得還不對。我的主張，原是依於國家民族的需要而產生的，並不是我的。有個我在，而且要人家贊成我，究尙未合」。先生畢生的聰明才力，都用之於黨，用之於國，絲毫不作私的打算。不求食好，也不求住好穿好。先生個人的生活，向來單簡，每天早晨四時半起身，晚上九時睡覺，起身後，便孜孜從公，或治事，會客或讀書，從前在南京時，雙龍巷的居處，非常逼仄，臥室與書室，幾乎是合而爲一的。每天有八九個雞子，若干青菜鹹魚，便夠一天的食用了。先生又不甚聞問家事，尤絕不事家人生產業。前天某同志告訴我：「先生於民國元年任總統府秘書長時，曾終其任，未嘗啓一家信，初以爲偶或遺忘，往往檢掛號信進，先生輒置之，曰徒亂人意耳。」我又聽見木蘭同志的乳傭說：民國紀元前某次革命之役，先生與夫人，相期必死，這時木蘭同志年僅數齡，慮將來不復識自己的姓氏，乃以紙書



曰「父某某母某某自名某某，」並著其籍貫黏於木蘭同志之背。先生這種盡瘁黨國的精神，歷數十年如一日，這正如先生自言：「除了黨國以外，更有甚麼值得我關念的呢？」

先生自待待人，有兩句最精闢的話：「以超人哲學待己，以唯物史觀待人。」故自律甚嚴，而責人常恕。在不知先生者，每以爲先生是一個很苛刻的人，其實不然，先生只是信道篤，故疾惡嚴。但對於同志的「親愛精誠」言無不盡，「實加人一等。先生曾告訴我「待人必寬厚，論人必苛刻，用人必得當。」先生原諒人或替人婉言解釋的地方，往往出人意外。所謂「論人必苛刻，」無非要由此以知其人之長短，而知其人長短，即所以「用人必得當」計。先生真是一個夠偉大的人。

先生之坦白，也是異乎尋常的。一方面對於同志，因「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同時又推誠相與，甚至在行動上，也無絲毫隱諱之處。所以凡見過先生的同志，沒有一個不心誠悅服的讀先生對於同志，和易近人，絕沒有「涯岸自高」或「耻於下問」的神情，平日應對，甚至沒有疾言厲色的時候，我侍先生十年，先生對於我的獎掖誘導，更無微不至。在香港數年，我偶或在工作上發生困難，先生於一再面慰之餘，又一再賜書嘉勉，如「然兄試一讀總理之自傳則知其生平所遇，未嘗有暢行其志之一日，無論



總理百折不撓，而弟等相從二十餘年，亦鑿而不舍，此可深思其故也。」革命無成功之可言，惟有各盡所能以努力，「甚至很推誠的說：『秘書之事綜核微密搏掙一切非他人可屬，』而至於以右臂視余曰：『兄，我之右臂也。』我今日每一回想，輒愧對先生，尤愆叢積，已無可贖！奈何！從這些地方，都見得先生的「親愛精誠，」尤見得先生的崇高偉大！先生之所以為先生，其在此歟？！

我輓 先生有兩句云：

自愧疏庸，曾有音書許右臂；  
最堪涕淚，從今趨步失中心！

「從今趨步失中心」，凡屬國人，當同此感，固不僅我一人之私痛也。

專刊催稿甚急，拉雜寫此。關於敘述先生的思想理論的，我打算在三民主義月刊「胡先生紀念專號」中寫長文發表。

五月二十三日午夜寫於 先生靈堂。

## 紀念胡先生與認識胡先生

陳肇琪

在黨，胡先生為 總理下的革命領袖；在國，胡先生為 總理後的民衆領袖；在世



界，則誠如外報的批判——胡先生政治道德與偉大人格和歷史上世界第一流政治家並駕齊驅，永垂不朽。

胡先生之棄黨，棄國，棄世界而長逝，決然的不祇是一黨一國不可彌補的損失，而是全世界不可彌補的損失。我們敬悼胡先生，不該徒然爲一黨一國而敬悼，同時還該爲全世界而敬悼。

胡先生不死的革命精神，亘萬古而長存；其不磨的遺教，也揭日月以俱行。我們由內心的敬悼，從而意識到永恆的紀念，這可以說是情感得着理性的支配的表現。

紀念的方法多着了，治喪委員會發佈這本「胡先生紀念專刊」，也可以說是紀念方法之一種。不過，有了深刻的認識，才有真切的紀念，所以我敢乾脆的說：紀念胡先生必先認識胡先生。

胡先生的革命歷史，我想不必看過他的事略，人們都能夠歸納出「一心一德，貫徹始終」這個定評來。那麼，我們常說：「胡先生是以革命歷史保證其革命人格，更以其革命人格保證其主張與言論」的話，也可以說是鐵案不移的定評。

因了胡先生一生言行之一致，我們不必詳述他三十年來的革命過程，而讓之編纂黨史的人，祇就其一貫的言論，已能夠表現出造成其整個人格之德性。



本來，以胡先生革命人格之崇高偉大，我們那敢貿然來加以估價。不過，因了胡先生整部遺教裏隨處都表現着他言論之一貫，而且無論對自己，對同志，對民衆，或是對革命，對國難，以及對黨國一切的重大問題，都是一周道如砥，其直如矢，「的光明大路，沒有絲毫的偏蔽的陰影，這，真的，是我們對於胡先生革命人格不敢加以估價的估價了。

胡先生整部遺教 就是總理遺教以外，我們應該人手一篇的第二部聖經。所以要認識胡先生，除了殫精謁髓來研究這第二部聖經，恐怕不容易領略出胡先生革命人格之崇高偉大罷。可是，爲要使大多數的人們在敬悼胡先生之中，得引起其研究胡先生遺教的信念，也不能不約畧舉出下列的幾項來：

(一) 胡先生對己的範示

胡先生是怎麼樣的一個人？我想誰也不敢妄下一個不周延的答案。但是，我老遠也會這樣的認定：「胡先生是以理性支配感情，以良心激發誠感，根據主義決定主張，貫徹主張決定行動的一個人。」或者這個認定未可以測泰山之高於萬一，然儘可說是深感了胡先生對己的範示的反射。

胡先生對己的範示怎樣？我們開先就該明白胡先生那「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的革



命歷史是怎樣的創造而來。

胡先生說：「人的歷史，自己創造，自己毀壞。一個人有好的歷史，自己不毀壞，沒有人可以代替毀壞，自己毀壞了，沒有人可以代替補好。這是我自己創造的格言。」胡先生創造了自己好的歷史，所以寶愛之惟恐不及，一生能夠言行一致，也由這而來了。

胡先生說：「余秉性率直，對任何事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凡言有不合，理有未當，事有錯謬者，余當面指責，任何人在所不避，故歡歡喜喜，敷敷衍衍，實遠不如人。」「余之出處行止，無人能支配之，惟無時不受主義與良心之監督。」胡先生有了這樣的自信和自律，所以把一切的領袖慾，支配慾消除了去，事事惟有「公爾忘私。」那麼，「對事不對人」的原則，大無畏的精神，都由這孕育出來。

胡先生說：「人每欲挾黨內一部分力量爲己有，黨卽失其團結之本體；人每欲自私，卽互相排他，排他則糾紛愈多，而各人遂忙於對人，忽於對事，使總理昭示我人領導人民，以求國家自由平等之目的，無由達到，而奸黠者流，乘虛以入，肆其惡行，亦遂末由過問，馴致過則歸諸吾黨，權則歸於他人，久而久之，黨不爲人民所重，乃爲人民所輕，積漸，且爲人民所忌恨矣。」「余生平不逆詐，不億不信。當



此國家多難之秋，惟望當局有澈底改革之實際，成功不必自我，除主義政策之外，余復何所爭持。然而，未同而言，無徵不信，不可不慎。余之行事，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一心爲國，無不可告人之隱，此皆可公之天下後世，無所愧作者。」

胡先生爲黨國而生，也爲黨國而死，其三十餘年的革命史——可以說他的一生，確然除了爲主義奮鬥而外，不爲利誘，也不爲威迫。胡先生能夠得到全黨全國全世界的信仰也在乎此。

胡先生說：「孟子有云：四十不動心，謂不爲利誘，不爲威迫也。余今年五十餘歲，爲革命奮鬥，亦已三十餘年，對今日之中國，實一無所求，遑論南京西南及中國之任何一地方，則利誘爲不必。積三十年之經驗，確信軍閥之武力，決不能打倒革命之主義，故任何人對余、應已無所用其威迫，即威迫，亦屬徒見其拙陋。」

我們如果念到胡先生說過的，「餘生猶在已堪慚，說不盡從來積慘！」這兩句話，他「置生死於度外」的革命者本色，已溢於言表，自然的，不爲威迫了。而其不爲利誘的事實，也可以從下邊的話語來證明：

胡先生說：「民國十六年，……中央黨部，政治會議，國民政府的主席是我，甚至軍事委員會的主席也是我。但，我可以使人不稱我爲主席，而仍稱我爲胡先生。……」



：民國十三年，總理北上後的革命策源地——廣東，黨權政權軍權都交付於我。但，總理逝世，我可以立刻自動的交回各權。我可斷言，像我這種做法，不敢說『後無來者，』但可以說『前無古人。』……』

(二) 胡先生對人的範示

這裏所指的人，包括着本黨同志以及社會一般的人而言。胡先生一生本着「立己立人，達己達人」的光明態度，事事都以「以身作則」，終於得到「以身教者從」的感召。

胡先生對同志的範示，有如下舉的遺言：

『我們要明白黨的趨向和方針要把我們自己放在黨的指揮之下，要為黨團結，為黨犧牲。總理說：『黨員無自由，應該求黨的自由。』求黨的自由，就是要黨員有為黨而犧牲的精神。犧牲不是逞血氣而喪命，是要把個人的時間，精神，能力，智慧，通通給黨來用而不求報酬，這才是有益於黨有益於國的犧牲，這才是革命者的大犧牲。這種犧牲可以說是我們革命者的第一種道德。』

『我們在政府辦事的人，不要自命是什麼官。我們是有紀律，有統系，有目的的革命黨人，即在政府辦事，也不過是公僕，若染了一點官氣，那就壞了』。

『凡是一個革命黨員，對於自己的過去，應當常常檢查，而且檢查出什麼不對來，



便要立刻下很嚴重的批評，做自己日後的警戒」。

『三民主義的革命，是一種『中道』，過與不及，不是反革命便是不革命。在這個原則之下，我們可以堅決地說：『腐化即惡化，惡化即腐化』。因為它同是離開三民主義的，同是阻礙革命的進展的。』

「我們要明白既做了黨員，既是黨的一份子，便該終身為黨努力，永無脫卸責任之時；在朝固要為黨努力，在野也有黨的工作。如果認為在野之時便是對黨的責任中斷之時，便是黨的工作停止之時，那就太不明瞭黨是什麼東西了。」

「我們祇要整個的國家民族的權利，而不要任何比這個範圍狹小的權利；我們祇要整個的黨有權威，而絕不容各個黨員有權利思想；我們祇要使全黨全國成功，國民革命成功，而絕不要個人成功。我們既要國民革命成功，便絕對不能有個人的權利思想；我們既是有志去實現三民主義的人，便絕對不能作一毫功利主義的打算。」

「一個人的革命歷史，本來只有革命者自己有力去造成，完全由自己負責。社會環境從來不代革命者受過，更不代革命者保險；革命者如果墮落了，損失了，是無人原諒的，無人賠償的，完完全全由他獨自承當。所以革命者實在應該特別愛惜自己，保護自己，為自己就是為全黨；因為要為全黨，便該格外的為自己。」



胡先生對官吏的範示，有如下舉的遺言：

「我們身爲革命政府之下的官吏，不能體察人民的疾苦，妄求暇逸，試問將何以救國？如何去鞏固政治的基礎呢？：在民衆們未脫離水深火熱的艱險環境之前，總是我們革命者『繼續努力』的時期。：：」

「一個真實的革命者，絕對不在犧牲他人，來成全自己的一切。至於由革命者而爲官吏與軍人的，那更很正式地做了國民公僕，惟有停止一己的自由，竭智盡能，爲國家人民去服務了。所以總理說：『僕爲總統時，殊不能自由，今日來鄂與諸君相見，實以國民的資格，而非以總統的資格。故僕今日所享的自由，最爲完全，其所以完全者，以國民的自由也。』」

「至於以政府人員，而在租界購置房屋，經營地產，尤其來得謬妄，我自然希望無此事實，果然不幸有之，就希望速爲改過。若長此以往，授人以口實，還說什麼紀律，還說什麼政治！自己想想自己的責任和地位，不該有絲毫慚愧嗎？」

「黨治下的官吏與非黨治下的官吏，其區別究竟如何？非黨治下的官吏僅負着對人民一方面的責任，而黨治下的官吏除掉對人民負責以外，還得對黨再負一重責任。官吏不守法紀，不負責任，在人民面前可以馬虎過去，在黨面前斷斷馬虎不過去！



黨一定要代替人民，對於不守法紀，不負責任的官吏，加以嚴重的處罰。平時黨一定要代替人民，對於所有的官吏，嚴加督責。」

「自命爲革命者的人，自己未做官時天天罵官僚腐化，及經自己做時，却會比自己所罵的格外該罵些，格外反動得厲害，假如長此不改，我們還說什麼以黨建國，以黨治國！」

「在政府中工作的人，公務當然很繁冗；但是惟其公務繁冗，更不能不努力求學。假如『一行作吏，此事遂廢』，那不但不能增益新知，連記得的些微知識也逐漸不能保持。試問以這種人來負荷政治的責任，如何能不虞隕越，訓政工作又如何會進展呢？」

胡先生對軍人的範示，有如下舉的遺言：

「軍人，應該充分的懂政治，有主義，才能夠達到保國衛民的目的，才能夠領導民衆，做民衆革命的先鋒隊。」

「黨好像是耳目，軍隊好像是手足，彼此永不分離，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凡事都做得靈便敏捷，結果才爲主義而奮鬥，彼此共同做了主義的主體。」

「我們祇要記得『我們不離開民衆，民衆不離開我們。』我們軍隊的武力，原是民衆



的武力，我們黨的工作，原是向民衆間做去的工作。祇要民衆是向我們的，我們還怕誰呢？」

「現在我們革命軍人的責任既是一步重一步，我們對於革命主義便應當越發認識清楚，對於革命的精神便應當越發使他發皇。我們革命軍人既要去救國，這個國究竟怎樣救法呢？最低的限度，要使中國在國際上得到自由平等的地位。」

「我們不把一切軍閥徹底消滅乾淨，終談不到完全收回我們固有的主權，取消不平等條約，打倒帝國主義，完成國民革命。」

胡先生對青年的範示，有如下舉的遺言：

「總理說：『應該學革命，革命以外，沒有學問。』這是 總理對學生說的第一句話。……總理又說：『革命的基礎，在求高深的學問。』這是 總理對學生說的第二句話。兄弟覺得這兩句話是青年最大的教訓。這兩句話包括甚廣，必定相輔而行，才能現出它的完全的意義。」

「一方面還要根本了解革命是教社會進化的，不是教社會退化的。實行革命是犧牲自己，去爲他人，不是犧牲他人，來爲自己。」

「革命的目的，是爭民族的自由；教育的目的，是養成國民能夠享受自由的資格。」



學校裏不給學生自由，正是爲的保障學生將來的自由。」

「凡是不讀書的救國，一定救得沒有效能，而凡是不救國的讀書，也決計讀得沒有效果。全國青年越多是這樣分工的，全國青年便越多變成無用的。青年乃全國一切能力的本源，青年不幸而是無用的多，那麼，在全國的事業之中，還說得到什麼叫做效能嗎？」

「總理曾經告訴我們：『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什麼是『做大事』呢？就是把一件福利社會人羣的事業，徹頭徹尾地做到成功爲止。」

「還有一點總總過慮的，就是目前國內外的同學，是否完全爲實行三民主義而學，學成求用，是否能完全爲實行三民主義而用。目前許多同志，以及許多有學問有能力的人，往往爲內心自私的病菌所侵襲，所包圍，他們終於看到自身的多，而看到國家民族的少。大學生往往不了解我們社會人民的真象，在用其學以服務中，感情意志總嫌薄弱。不肯吃苦，不耐繁劇，不願入地獄去救出被難者。一方面自己的操守往往不堅，入了社會很容易被它同化，而無力抗拒它，或進一步轉移它；因此輕易地抹煞了自身所受十數年教育的薰陶訓練的作用，結果本身在社會中是沒有知識，沒有受教育者，一樣的阻撓或緩慢社會的進化，這是最痛心的！」



「五四運動以後，國內出去的留學生，壞的不必論，有許多確也抱着改革國家的宗旨，但因為他們對於三民主義的認識與信仰都不真切，並未知道改革中國是只有這條唯一不二的道路，所以在他們的求學中，並不知道把自己的思想與行爲完全以『三民主義救國』一層爲中心；在求學與救國之間，他們常常感到一種徬徨，空虛，精神上無所適從的痛苦；定不知道在外國究竟學些什麼好，怎樣學好，學到怎樣才算好。」

「國民革命是民族唯一的生路，高深學問是國民革命唯一的基礎，而國民革命又是我們去求一切學問的唯一中心。」

「我們在日本時，常聽到日本的一句話，叫做『我田引水』，意思是：凡人家所有，和我相合的，便吸引進來，不相合的，便排斥出去。這是一句不客氣的批評話。然而，細加考慮，也未見其盡當，即如我們革命黨人，有革命的目的與使命在，引人家的水來灌溉我們的田，以達到革命的目的與使命之完成，何嘗不應該？我們所有的革命的田大得很，四面大小遠近的水都要吸收。我們什麼事都要在主義下面做去，這要用一切的學問爲主義的註腳，如陸子靜所說：『六經皆我註腳。』三民主義是我們的田，而一切學問都是水，必須儘量引來灌了我們的田，以便種植收穫許多有



價值的產品。」

「爲個人之生以遂慾，不如爲全社會之生以遂生；便當發展個人的創造慾，求社會生存能力的增加。增加社會生存能力，是全社會分子人人的責任，而不只是少數人的責任。人人依其聰明才力的高下而服社會之務，就是社會生存能力增加的唯一之路。青年應從增加社會生存能力的路上前進。以個人創造慾，充實社會的生存，便是青年得着慾望的協調，生命的擴大，但是社會生存之充實，必待科學的發展。有科學才能使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在這四種努力當中，才見青年們條條都是生機蓬勃的出路！」

胡先生對於民衆的範示，也有如下舉的遺言：

「我們要使受過教育的人，肯到農村去工作，肯耕田，肯服勞。」

「若離開整個民族的立場，丟開全體所需的事業，而去就各個人的立場，一一解決職業問題，那是錯誤的。」

「我們在推行地方自治中，應一面把糧食的管理弄好，一面對於農民的生活，還得特別注意改進，使他們各安其業，而且前途希望無窮。……我們始終認爲我國的農村，必須與都市同時共謀發達，不能讓農村荒落下去，而只顧都市，這並且也是謀



發達都市者所不許的。」

「我國現在還是小農制度的國家，而不是大工業的國家，當然談不上不要農村。」  
「今後如要改良農村，增加農產，解決民食，鄉村學校與鄉村師範學校，是必須切實注意的！」

「同志中做民衆運動的常常犯一個大毛病，就是祇顧自己不顧人。他們不將民衆屬於黨，屬於國，屬於民衆自己，而以爲是屬於他們自己的。『取得民衆』，是做民衆運動的人取得民衆歸自己所有，祇知有己，不知有人。如果幾個人同做民衆運動，同走一條路，那麼，大家便都覺得這條路祇該自己走，不該別人走。大家祇看見自己的一部分，而不看見別人的別部分，於是就鬧起『奪取民衆』的黨內鬥爭了。」  
「如果說有許多工潮是未覺悟的工人攪出來的，並非做工人運動的人帶錯了路，那麼，最革命者是應該始終設法去領導着多數民衆而始終不能爲少數民衆所領導的呀！不覺悟的工人亂鬥罷工，做工運的最革命者便束手無策，聽其自然，甚至隨聲附和，跟着亂跑了，這究竟成個什麼最革命者呢！」  
「民衆運動，民衆團體，不能各自爲謀，而不顧其餘。如果工人歸各級工會及工統會管理，那麼農人，商人，學生等都可以如此，士，農，工，商各自成了立體，獨



立開去，所有地方各級行政機關再無什麼可管？祇好管管流氓土匪了。這便算是  
總理的建國方略嗎？」

「民衆運動一定是以救國救社會爲目的；要保證它的成功和好影響，自然要有必具  
的條件。這些條件當中，第一須有不拐騙民衆的忠實領導，第二須有強固的組織，  
第三須有共同的信仰。這三個重要條件完備了，民衆運動才有不可搖撼的基礎和不  
可抵抗的力量。」

「民衆運動，沒有以全體的利益爲歸宿的主義，便沒有精神；沒有全體對於主義的  
信仰，便沒有組織的可能性，沒有組織的可能性，便沒有力量。必須拿得定主義，  
固執着信仰，集中在一個黨的組織裏面，然後民衆運動就可以把國家的權力和社會  
的權力打成一氣，把國家的政治機關和社會的公衆機關連成一個脈脈相通的血流；  
必如此，民衆運動才可以成爲改造國家和社會的偉力，才可以成爲處在次殖民地苦  
境的中國的生力軍。」

「所以三民主義，就其作用說，實在是唯民主義：衣食住行的需要爲民而謀，政治  
知識和權能的需要爲民而謀，國際平等獨立地位的需要亦無不爲民而謀。我們民衆  
除了這三大需要而外，還有什麼更切身而更急迫的需要呢？」



「比照一切民衆的原則來說，惟三民主義的民衆運動，是備具了永久的可能性，是社會生存的惟一利器，而且是備具了成功的條件。」

「我國工人今日應該與全民族合力對外，以求生路，不可在自己家裏分裂紛爭助長外惡，自絕生路。」

「工人如果要想跳出全體國民的圈子，而單獨先謀自己問題的解決，甚至不惜向同遭患難，同被侵略的自家人仇視，如此戰線一散，陣地一亂，人家對我的攻擊將格外猛烈而容易，行見我們的民族，同歸於盡，工人的問題，也更無從解決了。」

「我們要抬起頭來看看世界的大勢，我們的工人如果撇開同胞而專認同行，結果惟有俯首帖耳地受別的民族的蹂躪與壓迫，那是自己逼自己走上死路爲止！所以無論勞資兩方，總不能祇看見本身，而不看見本身以外的整個民族。」

「大家如果能移轉這種到城市去的向上心來努力建設鄉村，使鄉村的物質建設與城市一樣，那就完全合乎道理了。」無論女權，政權，凡女子所應得的，國家決不會對女子靳而不與，只要女子自身多負責任，積極建設自身，積極建設社會國家。中國的女權，實在不需用破壞去求，而需用建設去求。權已很現成的放在這裏，女子何時能用，便隨時可以拿去，但如果女子自己不能行使運用此權，雖有權也好像無



權一樣，那可怪不得人了。」

「現在男學生仍然多半想做候補官，不想做農，工，商，如此國內的事業將來就難發達，社會上一定還是分利的多，生利的少。這一班過量的男候補官，已經把國家累得不得了，如果女學生求學的目的，也不想做事，而只想做官，國內再加上一大批女候補官，那就格外不得了！」

「婦女的真正解放，要整個的建築在婦女教育的基礎上面。」

「所謂女權，若僅僅在本黨政綱與民法條文中找得着，若到全國國民的家庭中或社會中去，就找不着，那還有什麼用！那算什麼有女權！然而這一點，除掉使婦女本身的知识，能力，增進到足夠去行使女權外，別人能有什麼補救的辦法？」

「一個新女子單單新在無聊的消費上，豈不可笑！何況女子正在力求解放，如果不能打破物質享受的一關，何能達到她們的目的呢？」

「我們看：凡是正在奮鬥的國家，其人民沒有不非常勤儉耐勞的。」

（三）胡先生對黨國的範示

胡先生畢生的工作，都是對黨國的工作，而且在革命進程中，由破壞時期以至建設時期，無一刻而不是「先黨國之憂而憂，後黨國之樂而樂，」的艱苦工作。我們稍微留心



看看胡先生遺教那一貫的關於黨國應如何改革，如何挽救的主張，便可以見到胡先生對黨國的工作，如何的苦心孤詣，始終不懈了。尤其是「九一八」以後，胡先生的救黨救國主張，給與今日紀念胡先生的同志們，同胞們一個深切的認識。

胡先生對三民主義是這樣的認定：

「我們要革命完成，則民族革命的民族主義，必須是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民族主義，才不致變為帝國主義；政治革命的民權主義，必須是民族主義和民生主義的民族主義。才不會變為虛偽的資產階級的民權主義；而社會革命的民生主義，必須是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的民生主義，才不會變為資本主義。這三種革命，為世界目前所需要，於是整個的，連環的三民主義，便成爲世界革命的最博大最適合的原則。現在的時代，就可以說是需要三民主義去革命的時代。」

「總理的三民主義是救中國的主義，實在也是救世界的主義。但是，照目前的狀況看來，我們覺得沒有一件事，比救濟我們人民的痛苦更重要的了，我們就要先用主義來救濟人民，先使我民，我國，我族，享其利益，然後再一步一步的推廣出去，直到最高的世界大同的理想實現爲止。」

「我們可以說，三民主義就是中國現在最高的倫理，總理的遺教就是中國的先天憲



法。也可以說，總理遺囑上所說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就是中國的不成文的憲法。這些既是先天憲法與最高倫理，可見我們對它祇有服務遵守，努力實行，更無一點懷疑或變更的餘地。」

胡先生對黨治是這樣的認定：

「夫以黨建國者，本黨爲民衆奪取政權，創立國民一切規模之謂也。以黨治國者，本黨以此規模策訓政之效能，使人民自能確實使用政權之謂也。于建國治國之過程中，本黨始終以政權之褻母自任，其精神與目的，完全歸宿於三民主義之實現。」

「凡所有軍政訓政，皆爲本黨建國時期之工作，一切權力皆由黨集中，由黨發施。政府由黨負褻母之責，故由黨指導，由黨擁護，在人民未經政治訓練及未完全了解實行三民主義以前，惟有黨能代表全國人民負建國之大任，亦唯有黨能領導全國人民向三民主義實現之目標而前進。」

「名目是黨治而實際却是軍治。軍治的罪惡，也就統統寫到黨治的賬上來，這是黨的不幸，也是主義的不幸，亦卽是一切忠誠於黨與主義的同志的不幸。」

胡先生對國家的展望，是這樣的認定：

「增進國際地位，維持世界和平，是我們三民主義中民族主義所抱定的目的。我們



不但要解決自己的問題，而且應該遵照主義，發揚民族固有的和平精神，以貢獻於世界，掃除世界和平的一切障礙。總理說：『我們要達到自由平等的地位，求世界的和平，最低限度要廢除不平等條約。』這是我們的大責任。我們要一往無前，於最短期間，努力促其實現！」

「我們祇循着我們的主張，堂堂正正地做去，為國家爭主權，為民族求生活，在自衛範圍以內絲毫不放鬆，任何犧牲都不辭！『誠篤』『和平』是我們民族的優點，我們要保持不失。我們不轉正誼以外的念頭，我們不戴假面具向人。同時對於任何國家，無論是承襲帝國主義者以前的老辦法來侵略我們，或翻新花樣，攪什麼手段，來計算我們，我們都祇照一貫的主張去做，絕不讓國家民族的獨立自由平等損傷一點：這是三民主義的真精神，是中華民族的真精神！」

「如今世界上沒有廢除領事裁判權的，乃一個最大的國家，土地最廣，人民最多的中國，仍獨自以半主權國，次殖民地的資格，苟全下去，恥乎不恥！」

「所以我們如果等他們自動地取消領事裁判權或其他不平等條約，那便再等幾年也無效！除掉自己努力奮鬥有所堅決主張外，別無希望！」

「從過去數十年的經驗中，我們認識不平等條約，是帝國主義者剝奪我們自由平等



的唯一工具。我們要能貫徹國民革命的目的，獲得國家的自由平等，唯一的出路，便是遵從 總理遺教，在最短期間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

胡先生對國難的挽救，也有其一貫的堅決主張：

「我們的生路，祇有一條，就是對日抗戰。這是我在對外方面，自前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以來所抱持的一貫主張。這個主張所包含的意義，似無庸詮釋：因為抗日圖存，到今日應該成爲全國一致的信念。我們所要求的，祇在如何督責『勇於對內，怯於對外，』的當局，把我們的信念，由『託之空言』，轉移爲『見諸事實』。如果不能，我們要問我們自己，應該如何走這一條生路，負起抗日的責任呢？」

「我對於亡國的政策，無論其出自何方，持之何人，當然取反對的態度。」

「我人之對日外交，應確定一堅強之原則，即『絕對不屈伏於任何暴力之下，』與『絕對不能喪失國家之權利』是。……此時全國上下，爲保障國家獨立，民族生存計，實不能不抱有拚命的決心與準備。」

「確認抗日剿共，爲救國的唯一途徑。但推翻軍閥統治，尤其爲抗日剿共的先決問題。」

「國家喪失這麼多領土，誰負其責？黨敗壞到如此，不特不能推行主義，且爲國人



所嫉恨，誰負其責？」

「我以為不收復東北失地，中日間決無友好可能。我們的外交政策，當確立於『保障中國領土主權完整』的基點上，凡能幫助中國達到這個目的的，德模克拉西的國際也好，希爾希維克的組織也好，我們不妨同情協作。」

「我們一方面要抗日，——誓必抗拒日本之侵略，一方面應該提出列強：一切國際已成條約，是否尚有保持其存在的必要？即國際對於自己簽字的國際條約，是否已視為廢紙，甘心放棄其對於國際所負神聖義務？我們持這種嚴正的對日態度，可以表示我們保障領土主權的決心，同時，且更可對列強表示我們維護一切國際條約之決心。由我們的決心，去激發國際的同情，——（不一定是援助）這應該是外交最起碼的要求。」

『余所欲鄭重申言者，余為一亞細亞主義者，同時又為一抗日之主張者。余歐遊半載，所到之處，人皆目余為中國抗日之領袖，余亦引受不辭。』

「我們企求：（一）黨和政府要固持孫先生的民族主義之遺教，充分激發國民的民族情緒，繼續領導偉大的民族復興鬥爭運動。（二）國民——尤其青年們，要固持孫先生的民族主義的精神，激發全民的民族意識，迫促政府，依從全民族意志和需要，



做更廣大更普遍的民族復興運動。」

「我們要做到中國民族之解放，更要做到其他被壓迫民族之解放，確立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之壁壘，統一世界，消滅一切不人道的帝國主義，這才是我們的民族復興運動的最終任務。」

本來，胡先生的革命人格，早已給人們得了相當的認識，這可以從今日敬悼胡先生之得了普遍化而證明。上方舉出來的遺言，其目的在：使多數有了相當認識的人，由主觀的悼念，加上一層客觀的感召；同時，使少數還沒有相當認識的人，得由客觀的感召，強化了主觀的悼念。而且「吉光片羽」，祇可說是胡先生整個革命人格的橫斷面，具體的檢討，還得讓之忠實同志們把胡先生一切遺教加以整理與編纂。

這是我紀念胡先生區區的微意。

末了，我們該默誌着：

永保胡先生不死的精神！

繼承胡先生救黨救國的遺志！

貫徹胡先生救黨救國的主張！

完成胡先生畢生努力於國民革命之使命！



# 悼胡先生

岳相如

內亂蔓延。外患迫切。東北收復無期。冀察隨亡在卽。五千年大國。四萬萬同胞。將蒙亡國滅種之禍。迺我唯一救星之胡展堂先生。更不幸適於此時病逝。嗟夫。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禍中國。何以至於此極耶。此不特關係黨國安危。其影響且及世界。瞻念前途。悲痛曷極。伏念先生開國元勳。服膺主義。數十年如一日。其精神、功業、道德、文章、久爲萬流共仰。自十四年

總理薨逝。先生總承遺志。領導吾黨。艱苦奮鬥。樹基礎於百粵。播種子於全國。卒成北伐之功。統一之業。方謂共和幸福。與民共享。孰意當軸權利自私。中間幾經變亂。致釀成今日空前未有之國難。國家民族。幾致不可收拾。於是先生憂國之病。遂伏根於斯時。日積月累。由來漸矣。先生尙不自珍惜。年來主持正義。大聲疾呼。力謀救國。去歲養疴海外。以國難日亟。遂徇政府國人之請。力疾歸國。中外引領，若大旱之望雲霓。不幸事與願違。病轉加劇。竟於五月十二日。棄吾黨與國人而長逝矣。淒風苦雨。地裂天崩，讀先生遺囑三事。其不椎心痛哭者。殆涼血動物也。嗚呼先生逝矣。飾終之典。政府備極隆重。在常人固視爲哀榮。而吾黨應引爲遺憾。以先生之偉大。光爭日月



。自有千秋。當此狂瀾欲倒。大廈將傾之際。其志未伸。其功未竟。身後虛榮。豈遂足以塞吾黨之悲。而慰先生之靈耶。須知先生既逝。強鄰益無忌憚。勢將圖我益急。共匪無法消弭。勢必成爲燎原。吾黨後死之責。實至重大。必須各人澈底覺悟。破除私見。速圖團結。秉承總理遺教。與實行先生遺囑。繼成未竟之功。共挽垂危國脉。方不負先生於地下。並可告無罪於國人。否則惟有速召滅亡。同歸於盡已耳。或謂與中國者。國民黨。亡中國者。亦國民黨。人言嘖嘖。豈不大可畏耶。相如尤有感者。昔日總理薨逝。吾黨雖受最大之打擊。然其時不過區區軍閥之內亂。尙有先生坐鎮金湯。繼承大業。以爲吾黨之長城。吾黨亦有恃而無恐。今日先生之逝。內有共匪之騷擾。外有強鄰之壓境。而當軸又甘任其蠶食鯨吞而不顧。傷心不絕如縷之國命。不啻一葉孤舟。飄蕩於驚濤駭浪之中。茫茫四顧。孰爲挽救之人。吾知國人之憂懼。必較悲傷。總理爲尤甚。吾黨同志。當亦有此感想矣。相如與先生患難與共。三十餘年。近年痛心國事。時切杞憂。南來追隨。時親教誨。確信先生爲救黨救國之領袖。故不惜以毀家滅門餘生之身。供其驅策。冀得當以報黨國。聞耗徬徨。莫知所措。非祇私交之慟。實爲天下慟也。噫痛極翻無淚。憂深不擇詞。感想所及。遂不覺言之太直。先生有知。當亦以爲知言。至先生之德業。自有燕許大筆爲之表彰。非一介武夫所能道其萬一。武侯云。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其先生之謂歟。願吾黨同志。亟起努力。實現先生遺囑主張。相如不敏。誓隨同志之後。共圖復興中國。則先生之精神永不死矣。

## 我們當如何紀念胡先生

徐天一

聰明正直而一的胡先生，大仁大智大義大勇的胡先生，中國國民革命的惟一領袖胡先生，已經離我們而長逝，我們失却了偉大仁慈的導師，國民革命失却了中心的柱石！在空前未有的內憂外患之下的現階段的中國，又損失了這惟一的救國領袖，我們不但是悲痛無極，即對於國家民族的前途，也油然生起無窮的恐懼！

始終忠守 總理的三民主義，認定三民主義為惟一救國主義，終身為三民主義的中國革命及世界革命而犧牲奮鬥，以致於死而不懈者，只是胡先生一人。在 總理生前，胡先生追隨 總理內創民國，外抗強暴，胡先生自從身許國民黨之後， 總理所發動的中國革命運動，每次都有胡先生在內指揮籌劃。而當 總理逝世後，胡先生更成國民黨惟一的領袖，國民革命惟一的導師，這是本黨同志及全國民衆所公認的事實。

在最近幾個月內，一方面，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有長足的進展，共產黨的搔擾，有顯著的展開，而獨裁政治迷夢者的作爲，更形活躍，所謂防共協定，所謂憲法，以及



共匪之擾晉，在在顯示着國家民族的危險之深刻，他方面一般民衆的民族意識及救亡運動，在獨裁政治歷年壓迫之下，不是陰行消滅，便是一蹶不振。在這個時候，胡先生提出民族復興運動的中心主張，以圖民族的自救，當時胡先生提出兩個企求：

(一)黨和政府，要固持孫先生的民族主義之遺教，充分激發國民的民族情緒，繼續領導偉大的民族復興鬥爭運動。

(二)國民——尤其青年們，要固持孫先生的民族主義的精神，激發全民族的民族意識，督促政府，依從全民族的意志和需要，做更廣大更普遍的民族復興運動。更指出民族復興運動的根本理論道：

民族主義是國民革命的基本主義，民族復興鬥爭，是國民革命運動的唯一核心。現在是中國民族復興鬥爭的尖銳時代，是需要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的急迫時代，民族的生存，成了我們當前的急切要求。我們要發動廣大的民族復興運動，自力更生，抵抗一切帝國主義之侵略。

在這民族復興運動的號召之下，全國民衆已開始了新的生命，整個民族已獲得了具體的努力途徑，這種偉大的革命運動，正描準着一切帝國主義，作威武的反攻。然而不幸，正在這個時候，我們國家民族的惟一救星胡先生，竟離我們而長逝，天之欲亡中國



，一致於此，我們的悲痛爲如何！民族的損失爲如何！

悲痛是我們抑不住的、自然流露的感情，然而我們如果看到胡先生終身奮鬥死而不懈的革命精神，我們便必須在極度的悲壯情緒之中，信奉胡先生的遺教，完成胡先生的遺志。胡先生領導我們從事於民族復興運動，同時告訴我們，這又必須是三民主義的民族復興運動，這便是說，必須是民族民權民生三方面同時并進的民族復興運動，在胡先生生前最後的兩篇文章中，詳細解釋了三民主義的民族復興運動之意義，在遺囑中，更剴切昭示於我人曰：

『非抗日，不能實現民族主義，非推翻獨裁政治，不能實現民權主義，非肅清共匪，不能實現民生主義』。

忠實的同志們，胡先生的肉體雖死，但胡先生的精神不滅，胡先生的遺教是我們永久的信條，胡先生遺下偉大的使命，要我們去奉行。我們因爲胡先生之死，固然哀悼悲痛，至於無極；然而我們既是胡先生所指的忠實同志，我們就得以悲壯的情緒，悲壯的手段，摧毀革命前途一切的障礙，完成胡先生的遺志，達到本黨救國的使命！同志們，我們要確信，惟有根據胡先生的遺教，完成胡先生的遺志，才是對於胡先生之最偉大最忠誠的紀念！



## 悼 胡 先 生

許大川

嗚呼！當此內憂外患交相煎迫，黨國存亡絕續之際；欲在重重艱難困苦之中，打出一條生路；必須賴具有偉大人格，堅強意志，卓絕識見之領袖，挺身而出，指導羣倫，集中力量，澈底奮鬥，方可期得最後之成功。我黨同志，全國同胞，蓋莫不公認當今足以負此重大責任者，惟 胡先生展堂一人，此誠天下之公論，非一二人之私言，而 先生亦自願犧牲一切，以求有所貢獻於整個民族，我黨同志全國同胞在悲憤徬徨之中更莫不矢志誠願在 先生領導之下，共負完成民族更生運動的大業， 先生之所以力疾言還，以及同志國人歡迎企望之踴躍殷勤，其意義之重大，與對全國感動之普遍，正與十三年前 總理之北上同。嗚呼！孰知 先生之遽然捨同志國人以去，亦復正與 總理同哉！此豈特吾黨之損失，實為我民族之絕大不幸，黨失領袖，國喪元勳，痛哉！痛哉！總理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 總理生時， 先生勸助之； 總理逝世， 先生繼承之， 總理與 先生共同創造中國國民黨，共同建立三民主義， 先生為吾黨最忠實最努力之同志，亦為最堅持最力行之三民主義信徒， 總理致力革命四十年，未能及身成功，先生追隨 總理從事革命三十餘年，今復費志以沒， 先生之言曰：



「總理遺囑有云：『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今日中國之自由平等何在？總理遺教，百未行一；中國既未能自由平等，而近年以來，國土淪陷，主權喪失，實尤深國亡族滅之憂。」先生近年來焦思苦慮全力以赴之者，亦惟在解除國難，復興民族，繼承總理遺志，力求三民主義之實現，言猶在耳，而容光遽渺，痛哉！痛哉！

嗚呼！先生逝矣，先生之遺教猶存！其所昭示於吾人者，固如日月之經天，而今後同志國人不欲求解除國難，復興民族則已；若猶不自甘墮落，坐待滅亡，則唯有努力實踐。先生之在遺囑中所凱切指示者，立的以趨，不達不止！先生之所言者，實為四萬萬人之所亟欲一吐為快者。先生之所企圖者，實為四萬萬人之所亟欲求其實現者，而先生所指示之革命途徑，更為民族復興之惟一大道，捨此以外，莫非絕路！惟以先生之遽逝，遂使此偉大之工作，將因之而更陷於艱難，此則吾黨同志所應深切體認，務秉先生犧牲奮鬥之精神努力以求其實現者也！

嗚呼！先生逝矣！衷心悲悼，誠不知所云，痛哉！痛哉！



## 哭悼胡先生

蕭若虛

先生繫黨國之重望。正義之表率。在黨國多事。與世風媮墮之今日。竟一旦撒手人寰。此實爲總理逝世後。黨國莫大之損失。則吾人之悲痛。又寧得已耶。

先生于役黨國。正誼明道。不計艱危。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不濟。則以死繼之。先生之於總理。於黨於國。均有之矣。

今先生竟棄吾人以去。而追隨總理於地下矣。先生所遺留於吾人者。乃爲崇高之精神。與偉大之人格。而足爲百世之風範者。中外政論家。謚先生爲總理之繼承者。先生自不朽。先生其知之乎。

吾人今尙欲告慰於先生之靈者。卽自先生逝世之日起。至今日已整旬日。此旬日以來。淒風苦雨。迄未稍間。天地變色。與世同悲。山川晦冥。寄其同情。而海內外之弔唁電文。率皆求盡其心感。絕不以一般粉飾文字。以見瀆於先生。此種推崇愛戴之熱烈真誠。足以表見全黨同志。全國國民。風氣向上之隱情。而另一方面。亦足以表見全黨同志。全國國民。對先生期待之實況。然因先生之死。而失所期待。遂乃以熱烈真誠之誄文。求暫抒胸中之積塊。凡此種種。直接間接。有形無形。反面正面。精



神形式。均足以證明 先生之救黨救國主張。已爲全黨同志。全國國民所服膺。因以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也。先生。先生。其可以死而無憾矣。

吾人追隨 先生有日。熟察全國望治之情殷。對於 先生之遺教。絕矢真誠。負之而趨。十生九死。義無反顧。先生在天之靈。實式憑之。

嗚呼。招魂何所。我失瞻依。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二日晨二時

## 憶述胡展堂先生教授梧州中學時傳播革命種子與收穫

### 之經過

楊愿公

去今三十四年。歲在癸卯。吾桂風氣閉塞。省內外學校。寥若晨星。梧州之有中學。亦由中西學堂改組而來。固無所爲學制。亦無校長名稱。有之。則監督或總理耳。時沈雁潭爲監督。聘 公任教席。主講修身國文等科。蘇文洛主歷史地理。劉敬之周某分任算術英文。規模粗具。視中西學堂僅授英算者有別。全校生徒九十餘人。不分班級。謂爲單級教授。髣髴似之。諸生皆由招考而來。多屬優秀分子。其中食廩餼。登拔萃者。亦有其人。公學問淹博。議論風發。全校翕然宗之。猶記一次講修身時。痛論清政。



不綱。非革命必召瓜分共管之禍。言次。卽以講堂借譬。謂吾國此時所處境地。如居敗屋。假如此堂外觀尙覺富麗堂皇。熟知桷柱窳敗。墻垣動搖。一遇風雨。立見傾塌。欲免危險。非根本拆毀改建不可。惟工程師。坭水匠。則必須諸生分任。全堂感動。極度興奮。公微笑領首復曰。革命之意義。既如上述。諸生諒皆了解。毋待多贅。惟有一言。君等必須切記者。則清吏耳目衆多。文網紋密。無論何時何地。祇能宣之於口。萬不能形諸筆墨。致授人柄。無何。大府有辦師範學校一所於梧州之議。董其事者。仍爲沈公。而任教席者。則仍 公與蘇公等也。於是擇定蒼梧傳經書院爲校址。布告招生。購置校具。於糞除舊污。粉堊壁宇之頃。並將院中舊懸之育才上諭扁額除去。擾攘經時。遂告成立。開學之日。四方來校觀禮者。爭以一 聆公之偉論爲快。(時梧州各界以公爲演說家)而有識者。更以興辦學校。開通風氣重公。不圖軒然大波。竟因是而起。中師兩校。幾罹文字大獄。蓋當時梧州守程道元。常以管學(清制學校所在地之最高長官稱管學)資格。過臨學校。其來也。例須開道呼喝。至則又須開放中門延接。沈公厭其煩。特將興學上諭。橫貫中門。自後程來。門乃不開。程銜之。而同學等旣聞 公之革命論調。益鄙視程。一次程來。某同學竟直罵其爲無恥官僚。程愈憤。會有劣紳數人。懲程解散兩校。程許焉。乃以提倡革命。詆毀孔孟。蹂踐上諭等罪名。控 公于兩廣



學務張鳴岐處。同時同學等亦憤程無狀。選派代表十人赴粵。控其蹂躪學務。玩視新政。程愈羞憤。竟電粵請殺代表數人。以平風潮。鳴岐乃調 公所主各科講義核閱。覺無隻字有關革命理論者。時岑春暄督兩廣。頗以興學自負。因嚴電程守。稱胡某所編講義。無一字與革命有關。該守何以昏庸聾聵。顛預至此。着記大過一次。兩校仍應照常辦理。毋得率瀆等字樣。代表等以 公得直。遂回梧聽候復課。但沈公已於先一月奉調桂林。高等學堂監督。 公知事不可爲。辭職回粵。全校學生九十餘人。亦相率離校。其得士愛戴。深謀遠慮有如此者。先是梧州有陳林兩君者。組設大同學社。請 公演講。公以其命名頗嫌駭俗。不如改爲實學學社。較爲切近。陳林然之。翌日 公授國文課時。卽以梧州實學學社序命題。全校九十餘課卷。余文獨以革故鼎新。講求實學。爲救國之要圖。爲 公激賞。乃以九十五分冠其曹。余亦漫置之也。事閱旬餘。適以小忿與同學蘇君鬩爭。學校當局擬逐余離校。 公持不可。謂此子聰穎有志。可望成材。此余受知於 公之始。亦卽置身黨籍之由來也。維時吾邑陸龍廷烈士。豪俠自當。好鳴不平。而於種族之義。認識尤深。與 公晉接。一見如故。由是過從遂密。而謀所以策動西路革命事業。與造就革命人才亦益力。明年甲辰。陸遂毀家創辦國文學校一所於梧州。鼓吹革命。不遺餘力。四方來學者。衆逾數百。風聲所播。清吏側目。而革命種子。已漸



由萌芽而滋長矣。同年之夏。陸更獨力辦師範學校。女學校。各一所於容縣。禮聘公任教師。開學有日矣。公忽以東渡日本不果來。薦黎俊文以自代。自是吾邑風氣大開。逾年全縣公私立學校。竟達三百餘所。留日學生七十餘人。留歐美者亦數人。影響所屆。全省靡然。知識分子更曉然於漢滿之不兩立。革命之不可以已。而表同情於吾黨者。遂如風起雲湧。如水就壑等。歲丁未。綠林首領陸阿發。蟠踞桂州。岑春暄傾五省之兵。圍剿不下。我同志劉岫。與約合力覆清。陸慨諾。劉遂單騎往。途次象縣。爲右江道某拘捕。審訊之頃。某授紙筆使劉作供。劉援筆痛斥滿酋入踞。凌踐漢人。不少畏避。某愛其才而釋之。然自是陸願供驅策之信頻至矣。明年戊申。余等乃與陸烈士之弟若姪。經營洋雜店於梧州會館街。名爲運售罐頭食品。實則暗藏炸藥子彈。輸送內地。以爲舉事之備。部署略就。秋間乃有大湟江口之役。主其事者。爲陸愛棠吳次鈴周仲良劉岫陸更存常信初諸同志。不幸事敗。韋君死焉。無何。清帝母子相繼死。梧州守李開仇檢查郵電。獲陸烈士由南洋致各同志不日回國會商舉事書。星夜率兵馳抵容縣。搜查陸楊黃各家。並將中學校監學黃愛存。團防局長楊黻甫。(余之季父)勸學所長黃希陶三人。加以捕押。一時豺虎橫行。鷄犬盡走。我人所事。不無少受挫折。然而再接再厲。曾不因是而稍懈其運動。迨庚戌廣州新軍之役。辛亥三月廿九之役。風潮激盪。革命炎氣



。瀰漫全國。而余輩尤難甘放棄。因與陸更存陸涉川昆仲。於鬱林陸川。毗連高涼各屬。聯絡會黨。運動防營。期取鬱林。以爲根據。時孫眉公駐節赤坎。更以炸彈數十顆贈予。數月之間。成效頗著。時辛亥秋間事也。維時高雷道彭言孝。擁兵逾千。鎗械犀利。爲高屬民軍所逼，不安其位，遂率隊西竄。余與陸君昆仲及李海五等。乃嬰擊於陸川之清湖。奪獲子彈十數箱。銀物無算。但卒以衆寡懸殊。彭竟免脫。逕趨鬱林。余等民軍又爲黃元貞誘去其半。而鬱林州牧陳廷傑。得彭言孝亡命來附之衆。勢乃大張。攻之不下。且幾爲所乘。余與陸君遂不得不舍去。而其時柳州新軍。醞釀獨立。劉顯承譚有宋諸君實主其事。桂林諮議局。如黃用溥雲村蒙民偉等。更於議場上疾呼清廷立憲之不足恃。徐啓祥吳次銓諸君。號召民軍。約攻潯州。風雲洶湧。清吏恐慌。所最不幸者。陸烈士時駐北流。爲余等策應。鬱事失敗。竟爲陳廷傑喉使北流縣令王履辰所慘殺。此辛亥八月十四五日事也。哀痛之餘。而武漢獨立之電至。越兩日而廣西嚮義之電又至。惜哉。其後南京政府成立。雖由公提請緝拿陳廷傑。而不久南北統一。袁氏當國。廷傑竟無悉。至今猶逍遙滬濱。度其優游歲月。寧非一大憾事耶。以上所述。所辛亥以前直接間接得公薰陶暗示而策動者。入民國後。討龍之役。余與劉岫巖死于鬱南之都城。援閩之役。公介余劉陳競存幕。九年秋粵軍回粵。余奉派宣撫。隻身入粵。收集陳



厚齋莫正璫所部二千餘人。減輕戰禍。十年粵軍援桂。全省底定。於邕寧會議組織省府之頃。公首詢余曰。政務與財政孰優。余應曰。軍書旁午。錢穀煩劇。實非所長。因以政務一席自承。公曰善。翌日回粵。瀕行前。手書誡余以敏事慎言四字。臨別之際。復曰。吾弟與勳翁分任東西政務。可謂得人。惟勳翁長處甚多。我祇願吾弟能學勳翁之勤。則思過半矣。蓋勳生性懶。公知之稔。故言之切也。前塵歷歷。夫豈忘情。獨怪余以不肖之躬。不能仰承訓誨。追隨當代賢豪。共膺艱鉅。爲可鄙耳。洎十一年競存叛黨。炮攻公府。時余代權省篆兼任財廳於梧州。處境極感困難。陳方讒搆者曰。某人私招民軍。助孫攻陳。孫方則曰。某人此時尙能安處梧州。其爲陳死黨。尙復可疑。摺拄依違。兩失其用。時公自滬函囑籌濟朱益之軍餉。並聯絡駐梧各部。以備討逆。卒以道遠不及爲朱軍地。至用歉仄。而關國雄鄭潤琦兩人。(各任師長)昕夕過從。當時確有東下驅陳意。西南會議。(三水地)余雖不列席。但由梧發動之議。余實參加。惜決議之前日。北伐軍回師敗衄之耗。於下午四時已至。事遂不舉。故謂關鄭動作遲鈍則可。謂爲甘心從逆。實未允也。嗣劉顯承由邕饒出欽廉。迂道至梧。飢疲之卒。間關歷險。補充接濟。余均視力之所及。盡量籌助。越月餘而關暴卒於廣州。受代者爲熊氏。到梧後。氣概甚銳。佈防備滇軍。不遺餘力。余乃虛與委蛇。盡得其設險拒守梗概。乃



修函繪圖。並將處境困難情形。及今後應付方法。專人赴滬謁見 總理及 公。公得書喜極。對來使曰。我固始終不信。願公會叛黨而叛我者。但衆口鑠金。我雖百口不能爲渠辯護。今得書。吾有說矣。一日。滇軍自長安專人扮叫化子。賚一字如蠅頭大者之紙條。到梧謁劉顯丞。顯丞乃就商於余。並出紙相示。大致稱奉 總理命東下討逆。請一致合作。或予以便利等語。余謂競存犯上作亂。自貶人格。余等在黨立場言。固無所用其猶豫。卽以利害言。競存引用隱青。於兄何有。爲今之計。除與滇軍合作。實無第二辦法。况 展公函來亦以是期待吾等乎。顯丞乃曰。吾意亦如此。但軍事一起。非錢不行。兄能爲我籌款否。余問所需幾何。顯丞曰。最低限度。亦非數萬不辦。余曰。儘盡棉力。必有報命。乃向商會商借十萬金。商會有難色。往返接洽。卒獲四萬。而顯丞之師乃能會合滇軍東下驅陳。由是而 總理建制開府。設校練兵。削平東江。以至完成北伐。統一全國。是役所關。夫豈細故乎哉。

綜言之。在辛亥以前。不有 公之傳播革命種子於吾桂。則必無陸烈士者出而推動革命之進行。亦必無辛亥吾桂首先嚮應武漢獨立之義舉。以促清祚之斬。然則千載而下。使吾桂獲得革命史上最光榮之一頁。陸烈士之力固有足多。而 公之功爲獨偉也。以後種種。雖拉雜記述。卑之無甚高論。惟滇桂軍東下驅陳之舉。關係黨國正大。謂非



公高尚之人格。純粹之德性。淵博之學問。正直之態度。凌厲之風節。堅確之主張。有以感召之。其可得耶。嗚呼。公往矣。被蒼賸賸。叩帝闈而不聞。濁世滔滔。覽橫流其曷極。吾述至此。吾淚欲枯。吾又安得一巫咸而問之耶。哀哉。

### 痛悼胡展堂先生

陸匡文

雨驟風淒，鬼泣神號，噩耗播傳，黨國領袖 胡展堂先生竟因扶病歸來，憂勞國是，而棄吾黨長逝矣。胡先生之逝也。在國言，則失一開創之元勛；在黨言，則失一最高之領導；在社會言，則失一羣倫之表率；在個人言，則失一嚴明之良師。吾人素親教澤，夙受薰陶，緬念 胡先生平素崇高之道德，偉大之人格，貞亮之志節，淵博之文章，與夫護黨救國之殊勳，匡時濟世之偉略，於盱衡目前局勢，深感國難日亟之餘，觀此木壞山頽，棟折榱崩，其誰能不興「人亡邦瘁」之痛？則今之哽咽悲傷，淒涼雪涕，固非僅爲一人之私誼已也。

胡先生自身許本黨，追隨 總理，從事革命，數十年如一日， 總理倚之若左右手；辛亥以前之革命宣傳，與歷次之舉義，建國以後，政治之推行，黨務之整飭，與夫討袁、護法、北伐，征勦各叛逆，凡屬革命運動之重要任務，無一不使之策畫、指揮、執行，或竟委託負其全責。 總理逝世而後，則繼承遺志，領導革命；若肅清反側，戡平



軍閥，主持清黨，勳共，無一不竭其心力；而尤以長期間萃集精神，致力於不平等條約之廢除，新法律之創造，三民主義之闡揚與推行。其對黨國之豐功偉績，昭昭在人耳目，總理而外，無一人足與先生比擬，已爲舉世所認識，固無庸作者之多贅，亦非簡短之敘述所能盡也。

胡先生一生，服膺總理之遺教，景仰總理之人格，以爲總理一切道德勳業，皆原於「博愛」之一念。故先生亦惟知有大我，而忘其小我；惟以服勞爲天職，而忘權利之享有；惟以公義爲重，而以私情爲輕；惟以實效爲貴，而以盜名爲恥。先生嘗論：阿世者迎合社會，不能忘一己之富貴，應矯之以匡世精神；清談者隔離社會，不能忘一己之虛名，應矯之以實行精神；頹放者反背社會，不能忘一己之逸樂，應矯之以前進精神。先生人格之偉大，非一二語所能盡述，而由此可窺一斑，其根本精神，亦不以小我害大我，「博愛」而已。

胡先生過去之努力，爲民衆所認識；胡先生生平之人格，爲民衆所欽仰；故總理逝世而後，唯胡先生可以領導國民革命。當此革命之大業未竟，國家之患難方殷，外則鄰寇環伺于北，內則赤焰高張于西，本黨之團結未堅，國人之疑危未釋，吾人正有賴于胡先生之濟顛扶危，驅策指導；而先生竟以國是蝸蟪，憂勞成疾，棄吾等而溘然長逝，其哀痛爲何如耶！



嗚呼！胡先生畢生盡瘁於革命，可謂爲國而生，其死也，以憂勞國是，亦爲國而死。斯所謂「士爲天下生，亦爲天下死」者，胡先生死而有知，其亦何憾？然至可痛者，胡先生死後，國人復有篤信主義，堅守不移，如胡先生者乎？貞忠黨國，死而後已，如胡先生者乎？德備才全，資人師表，如胡先生者乎？博學深識，啓導後進，如胡先生者乎？嗚呼！天胡不弔，降此鞠凶？奪我元良，喪我師保，泣血傷心，曷其有極耶！

雖然，胡先生之清操亮節，昭如日星，懿行良謨，崇于河嶽；奮鬥精神，高薄雲天；救國言論，長垂宇宙。吾人苟能于哀悼胡先生之餘，以胡先生之人格爲矜式，以胡先生之遺教爲嚮導，磨礪其未竟之遺志，以完成革命建國之偉業，則胡先生在天之靈，亦當有以告慰也。

## 悼詩及悼詞

### 展堂妹婿冥鑒

將死頻垂顧。回頭總費思。千金方莫得。百罪贖奚辭。努力爲誰竭。榮聲益我悲。弱甥持痛淚。轉語慰支離。



華首歸來卽。曹溪約興新。編詩疑有託。

六日以詩集  
囑余續刊

絕筆似明因。

越二日爲余書聯集劉夢得  
李太白句雪山童子應前世

金粟如來  
是後身

繼後人何在。空前事又陳。卅年知己淚。點點是酸辛。

陳融揮淚草

### 悼 展堂先生

顛危國步與扶持。天速公歸意可知。盛德形容詞豈稱。文章述作世無疑。平生名節持如一。卅載追隨得所師。沈痛彌留遺囑語。艱難後死有深期。

林 雲 陔

### 展堂先生逝世集文選句恭輓

負劍西南望。心爲四海懸。捐軀赴國難。探道好淵玄。晚節悲年促。展歌殊未宣。生平一願重。信行直如弦。

憂思成疾玖。日爲遞差馳。天道信崇替。達人共所知。悠悠行邁遠。脈脈阻光儀。不惜一生死。餘疚風足染時。

劉 蘆 隱

### 展公先生千古

忽驚心九天雷雨。公易言時雷 亦作公騎箕尾歸去。我生及見唐虞盛。公作股肱心膂



。誰禦侮。獨忍使斯人不出。蒼生苦。興亡細數。似五丈秋風。臥龍躍馬此日盡黃土。今何世。偏拆擎天一柱。淒涼壇坫無主。廿年風義兼師友。而我死生相許。聞杜宇。又豈料羅浮門韻成古今。攘除慶父。便萬里平戎。八荒會葬。鍾阜舞干羽。（右調買波塘）

### 哭展堂四兄

楊制熙續泣輓

夏五日在丑，大星隕自天，一老不憖遺，羣生孰解懸，人亡國亦瘁，薄海泣涕漣，憶我識公初，時在己酉年，香島甫一晤，期許深周旋，氣味固相投，革命同着鞭，庚戌初發難，籌餉莫能肩，前席我置詞，當以破產先，自知等鴻毛，座上語便便，公獨排衆論，深信此中玄，亡何鉅款至，相顧始驚看，方信公知人，契合豈無端，大勳久未集，時事苦憂煎，余欲圖深入，腹地赴機緣，公猶慮愛護，謂宜策萬全，毀家既紓難，奚必犯戈鋌，我念救國殷，豈能事遷延，公乃長嘆息，詡爲一時賢，遂合朱李胡，秘計得相聯，辛亥黃花役，余司出納權，奮勇爭赴義，公亦勸毋然，我謂公與朱，自有大任專，且莫輕犧牲，大烹割小鮮，我以區區身，僅屬一黨員，安能避艱險，赴敵當勉旃，公復大感動，追思總理言，二李久稱道，此語匪虛傳，猶憶長兒生，胎髮尙鬢鬢，夫人獨愛惜，視若懷中珍，許以寄膝下，文襟飾華妍，既長入嶺校，文筆加丹鉛，藉茲陶冶功，



薄殖倖高舉，民二舉義旗，諸軍競討袁，縱橫計不就，息影扶桑巔，余時亦東渡，直抵橫海船，公喜命使來，迎候上花羈，同此作寓公，櫻花久流連，從茲獲教益，昕夕黨義研，歐戰兵初啓，時會正相因，再擬討袁龍，軍糈苦莫捐，我謂苟歸國，軍興寧患錢，果然振臂呼，齋糧四方頻，詎料功垂成，中道阻荆榛，奇謀惜不就，諸傑困夷廷，總統初開府，公掌中樞權，余亦筭度支，軍儲納橐籥，大風起四野，伏弩早控弦，余戒公勿前，明哲須保身，公曰身許國，遑恤犯腥羶，履險果如夷，豺虎竟能馴，從知忠貞，氣自足懾凶愷，憶余掌軍旅，隱作公中堅，以此櫻讒搆，幾蹈不測淵，幸公力解脫，公道迺得伸，卅載溯交遊，惟公知我偏，既如針投芥，又若風引泉，回首念平生，肺腑久相鑄，顧我不諧俗，曾未以私干，乃知金石交，心儀兩不宣，去歲征軺返，舉國迓輜輶，空巷千萬人，笳鼓紛喧闐，淨慧喜相值，歡迎集華筵，匆匆一握手，未及語纏綿，方幸魯靈光，長此歸八埏，何圖歷劫久，一夕竟登仙，吾黨失導師，四海傷哀絃，公誼與私，交哀痛兩難蠲，滄海日橫流，憑誰障百川，揮淚賦大招，愧乏筆如椽。

李海雲哭輓

### 展公主席靈鑒

風雨三春夜。南天落大星。妖氛摧國老。正氣塞蒼冥。



後死承艱鉅。先生有典型。眼中吾亦老。危懼對幽靈。

陳嘉祐敬輓

### 展兄盟長千古

平生憂患經營遍。海外歸來祇病軀。定力不隨人事轉。遺言長令黨魂蘇。名傳四域齊司馬。直著千秋繼董狐。太息當年同澤盡。即今誰範我馳驅。

何克夫哭輓

### 展堂四丈冥鑒

竟棄人間事。真無涕可揮。路傳司馬相。志與謝安違。晉書謝安傳罵疾罵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雷雨天猶震

。功言世所稀。權迎曾此地。悽絕換陳衣。

兜率歸何處。平生盡此哀。可憐垂老日。端為我公來。絕筆詩猶在。殘棋劫已灰。

不須求後世萬口美交推。歐公詩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賢聖后山詩若無天下議美惡併成空

冒廣生率子暨孫拜輓

### 展堂老兄溘然長逝謹成十絕句以誌悲悼

尙憶論交總角時。文林馳騁慣追隨。重逢不為雲泥隔。意氣殷勤繫我思。



五洲龍戰問何年。憂國英豪忍息肩。劇怪羅浮遊罷後。竟從郭璞賦游仙。  
世事真如一局棋。悲歡離合匪夷思。堂臨紀念齊瞻仰。豈料歌斯又哭斯。  
陰霾倏忽黯西南。天柱崩頽國不堪。北望燕雲空灑淚。權謀暮四又朝三。  
共患難忘港口間。同舟風雨血爛斑。君言死國情懷壯。到底榮名重泰山。

光緒甲辰歲  
公與弟同任

香山隆都教席暑假旋省五月二十八日舟至港口濱天風雨遇賊欲劫渡槍彈橫飛同舟死者多人出險後公謂弟曰教育功  
效甚緩余決東游矣舟中之事苟一不幸生命等於鴻毛亦有何益獨不念陳陟世家所云等死耳死國可乎是年秋遂辭教席赴

東洋佐總理  
成革命事業

誓除胡虜氣如山。戎馬書生戰略嫻。民族若披開國史。豐功應記鎮南關。  
十年往事說游俄。大節從來不媿阿。虎口餘生談色變。詩歌箕豆痛如何。  
正義匡扶繫國魂。蘭生空谷艾當門。湯山高臥緣何事。青史他年直筆存。  
勤學猶留不盡思。石牌植樹幾何時。樹人樹木情無限。且論甘棠蔽芾詩。

今年三月大  
眷念中山公

學親到石牌新校與海  
濱校長種樹以留念紀

延園電約見情長。議論風生久不忘。一晤那知成永訣。幽明永隔黯然傷。

愚弟徐紹聚鞠躬

## 哭不匱室主

胡先生紀念專刊 紀念文



執手纔三日。延命待俄頃。傷哉憂國心。遽此萬緣屏。感知空慘戚。人生真泡影。我有淚如泉。我有血在頸。留淚洗瘡痍。留血發勇猛。公目久不瞑。斯意倘能省。我本爲公來。公去我安之。腸斷靜女詩。重見已無期。士爲知己死。有願將焉施。檢點酬贈篇。靈爽或在茲。抱此陸沈痛。起衰定何時。懷哉傷氣類。豈曰哭其私。三載忘形交。肺腑託于詩。萬里鳴相應。歷久無參差。矯首望雲中。羽輪常交馳。精誠通夢寐。斯語不吾欺。譽我古遺直。遭謗固其宜。冥鴻屢見招。吾豈甘啜醜。公從萬里歸。扶病發忠讜。香江始相見。促膝慰馳仰。斯時盛冠蓋。獨與諧幽賞。自爾一布衣。駭俗勤來往。百日十數面。相對神開朗。方慶疾有瘳。風流共弘獎。謝傅臥東山。相距纔咫尺。偶共角詞場。奇響鏘金石。亦云寄幽憤。賴此永朝夕。窮老易居士。功力差匹敵。藉以張我軍。有作遞賞折。傷哉伯牙絃。叩門聲遂寂。田歌非田夫。何以副深期。直道在人間。不絕已如絲。人亡邦益瘁。諤諤想風規。平生匡時意。萬死亦奚辭。奮迅獅子吼。大聲警聾癡。撫棺一長慟。斯義永執持。

龍榆生

水龍吟 用東坡韻弔不匱室主

有誰能返頽陽，大星忽向南疆墜，凜然如在，幾曾償了濟時深思，獨鶴初歸，萬方



多難，一棺長閉，便天驕繫取，遺黎望治更無計，呼公起，終古伶俜，還忍怪朝來露珠，難綴陸沈，聾聵相爭蠻觸，料應心碎，指顧中原，愴懷休問，滔滔逝水，但丹忱常耿，素絃彈折，灑西州淚。

龍榆生

### 恭輓 展堂先生二一首

空前憂患日侵尋。縱敵甯知積禍深。三事遺言爲國計。一瞑猶覩見公心。武侯盡瘁身如在。杜老傷時句自吟。天與蒼生齊雨泣。豈徒吾黨獨霑襟。

清遊曾憶共看山。五百峯巒侍往還。俯仰之間成感慨。阻幽從此失追攀。早知蝶夢人同幻。不道鶻花淚與殷。他日寒梅村外起。西州重過涕潸潸。

後學黃河澗

胡先生格言：凡政治上之設施，必須順應國家及國民之要求。（錄自論所謂「立憲」）



胡先生格言：我人之於日本，甯爲光榮的失敗，決不爲卑怯之屈辱。

（錄自爲遠東問題告友邦）

胡先生格言：凡法之能實現，不在於外部之強制，而在於政府與人民之守法，而尤以政府之守法爲最要。（錄自論所謂「立憲」）

胡先生格言：編訂憲法之權，應操於全民，不應操諸政府或專家。

（錄自論所謂「立憲」）



# 胡展堂先生事畧

胡漢民先生。字展堂。原名衍鶴。嗣改名衍鴻。先世爲江西吉水廬陵縣人。祖燮三。父文照。咸幕游廣東。遂爲廣東番禺人。先生以民國紀元前三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生。年十三。喪父。十五。喪母。又迭遭一兄一姊兩弟之喪。家貧。出授徒。年僅十六。仍力學。肄業於菊坡書院。學海堂。治經史詞章性理之學。與史古愚堅如兄弟。又從王毓初左斗山遊。以是知總理之爲人。二十。爲嶺海日報總編輯。二十三。舉於鄉。遊學日本。入弘文師範科。以爭送私費士官生事退學。歸國。爲梧州中學校總教習。兼主師範講習院。以演講民族革命。爲梧州府知府程道源所攻訐去。二十五。復長香山隆都中學。二十六。再東渡入法政大學。明年。見總理於東京。加入中國同盟會。任本部書記長。掌盟書機密。民報出版。爲編輯主任。始有漢民之名。越二年。獨從總理。由日本經星架坡西貢至河內。設軍事秘密機關。黃岡汕尾兩役。奉命至港。籌劃指揮。失敗後。復返河內。贊襄總理欽廉之計劃。我軍襲取鎮南關。先生隨總理赴前



敵。會病甚。猶躬冒矢石。不少却。總理離安南。令先生留守。又指揮黃明堂等克河口。守一月。復失敗。留河內兩月。從容收拾。潛渡港。至星架坡。主中興報。奔走麻坡。馬六甲。大霹靂。暹羅。太平。芙蓉。掛羅。比勝。庇能。坤甸。日里。緬甸各地。結合同志。宣傳主義。尋隨總理往暹羅。及總理不能任暹羅安居。先生隨之返星洲。總理赴歐。命先生創立中國同盟會南方支部於香港。任爲部長。先生日與趙聲黃興倪映典等圖粵。民國紀元前二年。正月。新軍起義。倪映典陣亡。事不成。總理再至庇能。召集軍事會議。秋。與趙聲黃興等往南洋各埠籌款。命先生在香設統籌部。謀以廣東發難。使長江上下游響應。辛亥二月二十九日之役。先生偕趙聲黎仲實陳璧君等入廣州。既登陸。則黃興等已先發。死七十餘人。城閉不得入。退港。與黃興等計善後。圖再舉。武漢首義。黃興赴鄂指揮。時鳳山已伏誅。而朱執信胡毅生以廣肇屬民軍逼廣州城。陳炯明鄧鏗亦圍惠州。廣東遂宣告獨立。舉先生爲廣東都督。立軍政府。先生以兵授姚雨平爲北伐司令。十二月。總理由歐返國。過粵。命先生從行。民國元年一月一日。總理就臨時大總統職。任先生爲總統府秘書長。四月。和議成。先生隨總理至武昌。經福建旋粵。復任廣東都督。兼民政長。並爲中國同盟會廣東支部長。是年秋。宋教仁等使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國民公黨



。與中國同盟會合併。改組爲國民黨。先生因力辭廣東支部長。不獲。二年。三月。袁世凱刺殺宋教仁。復借外債三萬萬。乃與江西都督李烈鈞。湖南都督譚延闓。安徽都督柏文蔚。嚴電抗爭。袁世凱遂以廣東都督職餌陳炯明繼任。而使先生出爲西藏宣慰使。不受命。討袁師起。總理召先生至滬。七日。而黃興棄南京。乃從總理離滬。欲返粵。途次福州。陳炯明亦已出走。遂改由台灣至日本。三年。總理改創中華革命黨。自爲誓約。使先生與陳其美監誓。任先生爲本部政治部長。編輯民國雜誌。四年。總理命朱執信鄧鏗返港圖粵。而使先生往小呂宋籌餉。陳其美主持滬事。奪肇和艦。殺鄭汝成。收江陰要塞。先生奉總理命駐滬。策進一切。五年。袁世凱死。黎元洪繼其任。總理命先生偕廖仲愷赴北平視察。六年。段祺瑞令督軍團作亂。解散國會。總理命先生促粵桂獨立。張勳復辟。總理率海軍。倡護法。開非常會議於廣州。國會選舉總理爲大元帥。先生任交通部長。會朱慶瀾去職。廣東省議會舉先生爲廣東省長。辭不就。七年。與汪兆銘謀取兵二十營。使陳炯明爲援閩粵軍總司令。未幾海軍總長程璧光遇刺。莫榮新囚陸軍總長張開儒於觀音山之鎮海樓。國會爲岑春萱陸榮廷與政學會等所劫持。改大元帥制爲總裁制。先生遂從總理去粵。八年。南北代表開和平會議於上海。先生代表總理出席。力主恢復國會。四月。和議破裂。



。九年。在滬編輯建設雜誌。是冬十一月。粵軍回粵。魏邦年李福林陳德春以其師應。先生隨總理蒞廣州。復立軍政府。十年五月。國會非常會議舉總理爲非常大總統。先生任總參議。十月。總理北伐。督師桂林。先生任大本營秘書長。文官長。兼政務處長。陳炯明阻撓北伐。與陳光遠相結。又使趙恆惕沮北伐軍入湘。十一年。三月。鄧鏗被刺。四月。先生從總理還師。總理免陳炯明職。改道征贛。先生從總理駐韶關。六月。我軍克贛州。十六日。陳炯明猝叛變。總理先後登楚豫永豐各艦。帥艦隊討之。時先生方留守大本營。聞變馳赴贛州。促許崇智朱培德李福林反攻韶關。不克。與許崇智軍走江西福建。十二年。二月。楊劉各軍克廣州。總理任先生爲廣東省長。而沈鴻英欲自爲總司令。日以省長飭楊希閔。既計不得逞。乃假借會議於江防司令部。卽席捕魏邦平。狙擊先生。不中。先生赴香港。留胡毅生理省務。總理既回粵。任先生爲大本營總參議。改組中國國民黨。先生奉命至滬。與汪兆銘廖仲愷爲籌備員。十三年。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舉先生爲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任上海執行部組織部長。總理有疾。召先生回。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政治會議委員。廣州商團。圖抗政府。總理任先生爲廣東省長。仍兼大本營秘書長。九月。總理督師北伐。以先生留守。代行大元帥職權。十月。先生以省長名義。繳商團械。全市復業。



。總理北行。授 先生以北伐及征東江方略。並令 先生代理政治會議主席。及軍事委員會主席。十四年。東征。黨軍粵軍。已定潮汕。三月。總理逝世。六月。楊劉軍變。其重兵皆在省垣附近。乃移大本營於河南。檄調黨軍粵軍。與譚延闓朱培德等之師。討平之。七月。國民政府成立。先生任常務委員。兼外交部部長。仍代理政治會議主席。八月。鮑羅廷等藉廖案以周內。欲陷先生於死地。先生避居頤養園。九月。中央執行委員會使往蘇俄。十五年。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仍選 先生爲中央執行委員。及常務委員。政治會議委員。四月歸國。以病居滬。從事著譯。十六年。三月。國民革命軍克復東南。先生與中央各負責同志。決定清黨計劃。四月。開始清黨。越數日。定都南京。推 先生爲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國民政府主席。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及中央宣傳部部長。八月。赴滬。十七年。以國民政府之命。與孫科伍朝樞。往歐美考察。北伐告成。先生請依 總理手定革命程序。開始訓政。設立五院。實行地方自治。八月回國。任國民政府委員。兼立法院院長。擬定立法院工作六年計劃。先後完成各種法規。十八年。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舉 先生爲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及常務委員。政治會議委員。是時共匪已潛滋於江西。先生主張圍剿。且倡議整理軍隊。使分負國防與綏靖地方之責。以期消弭內爭。均不獲行。於是排除異己之戰。果相繼而起。兩年之間。



迄無寧日。而共匪亦以坐大。十九年。先生於國務執掌中。廣搜總理遺著。編纂成書。定名為總理全集。而總理之著述始備。簽訂中日關稅協定。不經立法院認可。先生以其與中東路交涉。如出一轍。即嚴予質問。二十年。二月十八日。蔣中正囚先生於湯山。先生血壓之病以起。黨國分裂。以及東北四省之淪喪。皆肇於是也。四月。中央監察委員會監察委員古應芬鄧澤如蕭佛成林森彈劾蔣中正。而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孫科等應之。恢復先生自由之要求。內外紛起。寧府皆不報。於是中央執監委員。乃開非常會議。成立國民政府於廣州。已而日軍陷遼寧吉林黑龍江。寧粵始謀團結。乃有上海之和議。請先生出而指導之。先生一方力言依賴國聯之非。主張對日直接交涉。交涉無效。則繼以抵抗。一方扶疾赴滬。調解寧粵間。冀以舉國一致之力量。共禦外患。和議不成。先生遂亦謝絕政事。養疴香港者四年。二十二年。創辦三民主義月刊。專以抗日剿共。推翻獨裁政治為務。病日臻。既彌留。猶以此為遺囑。二十三年春。南京中央黨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所編之總理年譜長編。初稿出版。致書就正於先生。先生以其舛誤過甚。未能悉改。爰有徵集革命史料。手訂總理年譜之志。人事俶擾。重以多病。卒未成。九月。創辦仲元中學校於廣州。任董事長。期以鄧仲元先生之革命人格。作育青年。二十四年。六月。赴歐療養。十一月。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 舉 先生爲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席。電請回國。主持大計。先生以抗日爲不可稍緩。遂于二十五年一月。力疾言旋。不圖歸國以來。外力日見伸張。抵抗仍無實際。先生益憂憤。五月九日。下午八時。在頤園。血壓驟高。成腦溢血症。醫治不效。十二日下午七時四十分卒。享年五十八歲。著有唯物史觀之倫理的研究。三民主義者之使命。三民主義的連環性。講演集七輯。政論選編二集。不匱室詩鈔八卷。其所譯著。有社會主義史。其他散見於民報。中興日報。民國雜誌。建設雜誌。中央半月刊。三民主義月刊。

胡先生格言：使全國人民之協力一致，能集向於三民主義的救國之途，又復持以臥薪嘗膽之精神，百折不撓之志氣，則中國決無滅亡之理。（錄自歸國時在廣州歡迎大會之演詞）



胡先生格言：黨應恢復爲有主義有精神之黨，政府應改造爲有責任有能力之政府。（錄自胡先生對各省市及海外黨部代表之演詞）

胡先生格言：黨者何，約言之，卽集合信仰三民主義之同志於一種組織之下，羣策羣力，爲主義而奮鬥是已，故進爲黨員，進爲同志，其唯一要義，卽爲「犧牲」與「義務」。（錄自胡先生對各省市及海外黨部代表之演詞）

胡先生格言：憲法之主要任務，在如何限制政府之軌外行動，以保障人民之權利。（錄自論所謂「立憲」）



# 胡先生病狀及逝世後治喪情形

## 病狀及逝世經過

先生於五月九日晚八時，在頤園突然暈倒，當即電召楊子驤及陳翼平兩醫師診治，當時檢查心縮血壓二百一十耗，心舒血壓二百三十五耗，左側半身癱瘓，判為右側腦溢血，即用冰囊敷頭部，及熱水囊敷下肢，十時許，神志略趨清醒，先生似自知不起，遂即命召蕭委員佛成，陳總司令濟棠，鄒委員魯，林主席雲陔，楊熙績，陳耀垣，張任民，王季文，陳融，林翼中，劉紀文，黃季陸，陳嘉祐，及胡夫人，胡木蘭，胡毅生等至榻前，口授遺囑，使蕭委員筆記之，後復神志煩燥，不可名狀，頻以右手搔頭，作欲起狀，且喚人扶送回家，楊陳兩醫師，欲使其安靜，以少量安眠劑，但以作嘔不能下咽，遂轉用注射療法，即略安靜，十日晨，神志昏迷，遂即延柏爾諾訶，黃錫璋醫師等，共同診治，僉以心力衰弱，乃決議注射壯心劑，下午鄧局長，黃省三醫士均到診視，意見亦同，是日經過與起病時，尙無多變，至十一日下午，症狀漸趨嚴重，脈搏間歇，心



縮血壓，增至二百三十耗，心舒血壓一百五十耗，熱度增至攝氏四十度零二，脈搏每分鐘達一百三十五次，呼吸每分鐘四十二次，加延傅霖，池正兩醫師診治，均以強心爲主，並預防肺血鬱，及其他加雜病，十二日上午，病更趨嚴重，肺部顯鬱血症狀，體溫增至攝氏四十度七分，脈搏每分鐘達一百四十次，呼吸每分鐘四十六次，下午四時呼吸更爲急促，每分鐘五十六次，脈搏一百六十次，心縮血壓忽然降低至一百四十耗，心舒血壓九十耗，雖針射頻施，心力仍逐漸衰竭，延至七時四十分鐘，遂與世辭。

### 診治經過記錄

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九日下午八時，胡展堂先生在廣州鎮海路顛園陳協之先生公館晚膳後，突然暈倒，當即電召楊子驤及陳翼平兩醫師診治，並扶入臥室靠臥床上，檢查身體，當時心縮血壓爲二百一十耗，心舒血壓爲一百二十五耗，左側半身癱瘓，頭偏向左，嘴歪向右，左眼瞼閉合不全，左眼球斜向右，右眼如常，兩眼瞳孔圓整，大小相等，光反應如常同感反應如常，舌之運動不靈，言語不清，身左側深，反應略增，右側如常，脈搏洪滿每分鐘九十六次，呼吸每分鐘二十五次，無發熱出汗甚多，心臟擴大，漏鳴甚顯肺臟呼音稍長，常顯潮呼吸，腹部腸積氣，診斷爲右側腦溢血，心臟擴大，及高血壓症 *Hamorrhagia cerebrale Dilatatio cordis et Hypertonia essentialis* 當即用冰囊敷頭部



，及熱水袋敷下肢，十時許神志畧爲清醒，後復煩燥不可名狀，頻以右手搔頭作欲起狀，且屢喚人扶送回家，楊陳二醫師欲使其安靜，乃議定投以Evipan半粒（份量爲〇、一二五瓦）但以作嘔不能下咽，而煩燥尤甚，遂復相議注射Laumin (Schwach)半西之（分量爲  $\text{Laumin } 0.050$ ）始稍安靜，其時靜脈鬱血頗甚，曾主張放血，旋以事阻未果，十日晨電請柏爾諾醫師診視，當時心縮血壓爲二百二十耗，心舒血壓爲一百三十五耗，脈搏每分鐘一百一十次，呼吸每分鐘三十二次，體溫三十八度，神志昏迷，惟呼之尙能領悟及能頻索水飲，檢查心肺腹部及反應俱與昨夕相同，至午衛生局長鄧真德醫師診視，意見亦同，下午昏迷如故，惟熱度高至三十九度五分，呼吸每分鐘三十四次，脈搏每分鐘一百二十次，且顯間歇，心力加弱，心縮血壓增至二百三十耗，心舒血壓一百四十耗，僉以爲須注射強心劑以護心力，及預防沈降性肺炎，及晚黃省三中醫生來診，亦主用強心劑，但因胡先生昏迷不能服藥，故均贊成用西藥注射，議決由該晚十時起，每三小時注射強心劑一次，是日用藥如左：



胡先生紀念專刊 病狀及逝世後治喪情形

四

時 間	藥 品	劑 量
五月十日上午八時	Digitalis Suppositorium	
下午一時	”	
下午六時	”	
下午十時	Cordiazol	1c.c. 皮下注射
五月十一日上午一時	Coffeina Na Benzoicum	0.10 瓦 皮下注射
上午四時	Cardiazol	1c.c. 皮下注射
上午七時	Coffeina Na Benzoicum	0.10 瓦 皮下注射

並用 59° 葡糖水五百立方糲加 Quinine Hydrochlor 0.25 瓦滴肛，十一晨熱度略降，體溫三十八度二分，呼吸每分鐘三十二次，脈搏每分鐘一百十八次，心縮血壓為二百三十耗，心舒血壓一百四十五耗，檢查身體仍與昨同，惟神志昏迷，且較昨日為疲倦，及午乃以養氣助呼吸，并以 59° 葡糖液加人參湯滴肛，下午熱度增高至四十度二分，呼



吸每分鐘達四十二次，脈搏每分鐘達一百三十四次，間歇較頻，心縮血壓為二百三十耗，心舒血壓一百五十耗，肺呼音粗而增長，略顯肺充血狀，但無肺水腫及溼鳴音，昏迷狀態漸覺增重，左身深反應漸失，瞳孔反應仍存，及晚更請傅霖池正兩醫師來診用藥議決如左：

時 間	藥 品	劑 量
五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時	Cardiazol	1 c.c. 皮下注射
下午二時	Coffea Na Benzoicum	0.10瓦 皮下注射
下午五時	Cardiazol & Coromin	aa 1/2 皮下注射
下午八時	Coffeina Na Benzoicum	0.10 gm 皮下注射
下午十一時	Cardiazol & Lobelin	aa 0.5c.c. 皮下注射
五月十二日上午二時	„ 0.5c.c. & Strychnin0.0005	皮下注射
上午五時	Coffeina Na Benzoicum	0.10 gm 皮下注射
上午七時	Transpulmin	2 c.c. 肌肉注射



胡先生紀念專刊 病狀及逝世後治療情形

六

十二日晨，昏迷更甚肺充血益重肺底兼有濕鳴音體溫增至四十度七分，脈搏每分鐘達一百四十次。頻有間歇，呼吸每分鐘四十四次，心縮血壓為二百二十耗，心舒血壓為一百四十助呼吸及注射強心劑外仍用59。葡糖液加人參湯滴肛，下午四時體溫遂增呼吸更促，脈搏更為頻索，心力衰弱而顯 Bigemie 間歇，心縮血壓忽低至一百四十耗，心舒血壓九十耗，注射強心劑及以養氣助呼吸亦歸無效，延至下午七時四十分逝世是日用藥如左：

時 間	藥 品	劑 量
五月十二日上午八時	Cardiazol & Lobelin	aa 0.5 cc. 皮下注射
上午十時	Coffeina Na Benzoricum	0.10 gm 皮下注射
上午十時	Lobelin	0.6 cc 皮下注射
下午二時三刻	Cariazol & Lobelin	aa 0.5 cc. 皮下注射
下午五時半	Transpn-min	2 c. c. 肌肉注射

醫師 楊子驥 鄧真德

陳翼平 柏爾諾阿



## 遺體奉移紀念堂

先生於五月九日晚八時在頤園突然暈倒，經請各名醫診治，仍無起色，至十二下午四時許，險象益著，時陳總司令，林主席，鄒海濱，林翼中，區芳浦，黃麟書，張任民，楊熙績，陳耀垣，陸幼剛，黃季陸，彭卓任，陸匡文，譚惠泉，李仙根及戚友等，均先後到頤園環侍榻側，殊藥石無靈，延至下午七時四十分逝世，各親友侍疾人員，均極哀悼，胡夫人暨各家屬更爲哀毀，隨即商定將胡主席遺體，移中山紀念堂大殮，九時許，各黨政軍領袖暨其家屬親隨載運遺體汽車到紀念堂，由林主席劉市長等，將遺體扶入紀念堂，時各級黨部各機關團體聞耗，紛紛到紀念堂向遺體舉行默哀。

## 成立治喪委員會

胡主席治喪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於十二日，時間下午九時，地點，廣州中山紀念堂辦公廳，出席委員，鄒魯，林雲陔，陳嘉祐，區芳浦，楊熙績，胡毅生，林翼中，張任民，余漢謀，陳耀垣，黃季陸，甘介侯，繆培南，黃麟書，崔廣秀，詹菊似，劉紀文，李蟠，陸幼剛，陳融，主席鄒魯，紀鍊陸幼剛，主席恭讀總理遺囑，全體肅立，默哀後，關於報告事項，由主席宣佈胡主席遺囑，及報告經將逝世消息，通電海內外週知，關於討論事項，即席決議發表胡主席遺囑，治喪會定名爲胡主席治喪委員會，會址設在中山



紀念堂東樓，會內并設總務，秘書，財務三處，決議胡主席遺體，用黨國旗分蓋左右，定十三日下午四時大殮，至應如何停止娛樂宴會及下半旗案，決議市內各機關，應自十三日起，市外各機關應自奉到電文日起，停止一切娛樂二天，下午旗三天，以誌哀悼。

### 通電全國

(一)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鈞鑒。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席胡漢民先生。本月九日晚。血壓忽高。突患腦溢血。醫藥無效。延至十二日下午七時四十分逝世。謹電奉聞。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叩。文印。

(二)南京各院部會。各省市黨部。各省市政府。各總司令。各綏靖主任各總指揮。各軍師旅長。各機關各團體。各報館均鑒。(電文同上)

(三)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鈞鑒。各院部會。各省市黨部。各省市政府。各總司令。各綏靖主任各總指揮。各軍師旅長。各機關團體。暨各報館均鑒。本會現已成立。在廣州中山紀念堂東樓辦事。謹聞。胡主席治喪委員會叩。文。

### 發表遺囑

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鈞鑒。各院部會。各省市黨部。各省市政府。各團體。各報館，海外各級黨部。均鑒。胡主席漢民先生遺囑。經蕭委員佛成於病榻前筆記。文曰。



余以久病之軀。養痾海外。迭承五全大會敦促。力疾言還。方期努力奮鬥。共紓國難。詎料歸國以來。外力日見伸張。抵抗仍無實際。事與願違。憂憤之餘。病益增劇。勢將不起。自維追隨總理。從事革命三十餘年。確信三民主義。爲唯一救國主義。而熟察日前情勢。非抗日不能實現民族主義。非推翻獨裁政治。不能實現民權主義。非肅清共匪。不能實現民生主義。尤盼吾黨忠實同志。切實奉行總理遺教。以完成本黨救國之使命。切囑等語。特電奉聞。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叩。文戌印。

### 通令誌哀

西南政務委員會訓令各機關云。爲令遵事。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席胡漢民外先生於本月十二日下午七時四十分因病逝世。所有本市內各機關。應自十三日起。本市各機關。應自奉到電令之日起。停止一切娛樂及讌會三天。下半旗三天。以誌哀悼。除分行外。合亟令仰遵照。并轉所屬遵照。此令。

### 治喪委員會組織大綱

(一)本會依西南執行部西南政務委員會臨時聯席會議之議決組織之。(二)本會設委員若干人，由聯席會議推定，以西南執行部委員，西南政務委員會委員爲當然委員，主



持胡主席喪葬一切事宜，并於委員中互推常務委員五人至七人，處理日常事務。(三)本會設左列各處。甲、總務處。乙、財務處。丙、秘書處。(四)總務處設主任三人，承治喪委員會之命，辦理佈置，警衛，庶務，典禮，招待事宜。(五)總務處設左列各組。子、佈置組，丑、警衛組，寅、庶務組，卯、典禮組，辰、招待組。(六)財務處設主任三人，承治喪委員會之命，辦理會計出納事宜。(七)財務處設左列各組，子、會計組，丑、出納組。(八)秘書處設主任三人，承治喪委員會之命，辦理文書交際事宜。(九)秘書處設左列各組，子、文書組，丑、交際組。(十)各處設幹事若干人，分掌各組事務。(十一)各處設助理若干人，助理各組事務。(十二)本會會議規則另定之。(十三)各處辦事細則另訂之。(十四)本大綱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治喪委員會隨時修正之。(十五)本大綱自頒佈日實行。

### 八項飾終典禮

西南執行部，政務委員會委員，為商討一切飾終典禮，特於昨十三日上午十時，在政務會會議廳開聯席會議，出席委員鄒魯，林雲陔，區芳浦，楊熙績，崔廣秀，黃季陸，張住民，李蟠，詹菊似，陳耀垣，鄧青陽，林翼中，余漢謀，陳嘉佑，陳濟棠，劉紀文，陸幼剛，列席者兩廣外交特派員甘介侯，主席鄒魯，紀錄陸幼剛，盧學猷，譚漢



，曾緯澤，行禮如儀（甲）報告事項。（一）主席報告胡主席漢民逝世情形，宣讀胡主席遺囑，全體肅立誌哀。（乙）討論事項。（一）決議，敬謹接受胡主席遺囑。（二）決議，呈請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舉行胡主席漢民國葬典禮。（三）決議，在廣州設立胡主席治喪委員會，上海，漢口，北平，各地設胡主席治喪委員會駐某地辦事處。（四）決議，定本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日公祭。（五）決議，胡主席遺體葬南京紫金山總理靈側。（六）決議，推黃委員季陸，李委員仙根，赴京報告，并商量國葬及選擇地點，（七）決議，胡主席治喪委員會組織大綱修正通過。（八）決議，通告西南各地黨政軍各機關團體于本月廿五日聯合在各該地設靈公祭。

## 大殮情形

十三日下午四時舉行大殮。茲將大殮情形分述如下。（壹）喪儀佈置。中山紀念堂正門各大柱。及各橫門。均滿纏黑白布。遺體置大禮堂北部正中。大堂四週。密佈花圈。情狀極爲莊嚴肅穆。（貳）送殮人物是日四時前。陳濟棠。林雲陔。鄒魯。陳融。林翼中。劉紀文等暨執行部政委會各委員。省市黨部各委員。省政府各委員。各機關長官。各軍事長官。外賓。中山大學全體員生。各機關職員。各校學生。各級黨部。各團體代表。各省同志各省代表。及胡主席親屬等共約萬人。先後到紀念堂。至大殮時。各送殮人



員照禮節行禮如儀。全場悲哀異常。(叁)禮節。胡主席大殮禮節(一)就位。(二)肅立。(三)奏哀樂。瞻仰遺容。(四)加蓋黨旗。(五)蓋棺。(六)加蓋國旗。(七)獻花。(八)奏哀樂。(八)行禮。(對遺體行三鞠躬禮)(九)默哀。(十)奏哀樂。(十一)禮成。

### 中央決定五項誌哀

中央接電召開臨時常會，由蔣副主席主席，即由秘書處將西南執行部及政務會報告胡主席逝世電文宣讀後，首由蔣副主席報告，略謂胡主席爲本黨先進及國家柱石，不幸逝世，同人至爲悲痛，當即決議，全體起立默哀三分鐘，旋討論誌哀辦法，當作如下之決議。(一)自十三日起，全國一律下半旗三日，並停止娛樂宴會。(二)全體黨員，一律左臂纏帶黑紗三日。(三)由中央執監委會，電唁胡主席家屬。(四)下星期一，各機關紀念週時，應舉行默哀三分鐘儀式。(五)國內外各地黨部，應召集當地機關團體，籌備舉行胡先生追悼會。

### 中央電告派人委員來粵治喪及議決國葬

胡主席治喪委員會公鑒。本日中央常務委員會臨時會議。討論胡主席逝世祭葬辦法。經決議如下。一、推居正，許崇智，孫科，葉楚傖，李文範，傅秉常，褚民誼，朱家驊八委員代表中央前往致祭。并慰唁胡主席家屬。由居委員正主持其事。二、舉行國葬



。關於國葬籌備委員會之組織。下次常會議定。三、定本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日爲全國公祭日期。除由會分別飭知外。特此電達。卽希查照。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巧（十八）印。

### 公祭禮節及誌哀儀式

（一）全體肅立。（二）主席就位。（三）奏哀樂。（四）行祭禮。三鞠躬。（五）獻花。（六）默哀。宣讀祭文，行三鞠躬禮。（七）奏哀樂。（八）禮成。公祭日鳴炮及誌哀儀式，計分三項。一、公祭第一日 禮炮一百零一响。二、正午十二時全國民衆肅立三分鐘誌哀。三、正午工廠鳴汽笛。車輛行人一律停止三分鐘誌哀。屆時並派飛機凌空散發宣傳品。

### 靈堂內外布置

胡主席靈設中山紀念堂。靈襯置禮堂上方。靈後台上及靈位左右。各裝置數丈高藍繡圍屏。上並裝以藍色電管。禮堂四周。滿圍以各種花籃。靈位上面。并懸以劉委員蘆隱所擬。「聰明正直」白布橫額。靈幕左右分懸治喪委員會所定「現代楷模。黨尊李杜」。「千秋功業。人仰伊周」對聯。紀念堂前牌樓計十餘層高數百尺矗立雲表。上裝「正氣長存」四字。藍色電管。莊嚴肅穆。每日各機關團體公祭時。由公安局樂隊。總部樂隊。



海軍樂隊。市府樂隊。輪流奏樂。各機關團體搭蓋牌樓誌哀者。亦經治喪委員會議定辦法。事前須先將搭蓋地點及圖則呈定核准。并須依照下列規定。(一)不妨碍公共汽車站。(二)不得障碍原有電灯電話綫。(三)不能有廣告性質。(四)以淡素爲原則。連日各處請准蓋搭牌樓者。已有數十餘起。

標語

- 一、哀悼胡先生，要澈底抗日，實現民族主義！
- 二、哀悼胡先生，要推翻獨裁政治，實現民權主義！
- 三、哀悼胡先生，要肅清共匪，實現民生主義！
- 四、遵奉胡先生遺囑，要確信三民主義爲唯一救國主義！
- 五、繼承胡先生遺志，完成三民主義革命！
- 六、繼承胡先生遺志，貫澈抗日救國主張！
- 七、努力實行胡先生遺囑！
- 八、胡漢民先生精神不死！

公祭日期時間表

五月廿五日



上午八時至八時三十分

八時三十分至九時

九時至九時三十分

九時三十分至十時

十時至十時三十分

十時三十分至十一時

十一時三十分至十二時

正午十二時至一時

下午一時三十分至二時

二時至二時三十分

二時三十分至三時

三時至三時三十分

三時三十分至四時

中央黨部代表暨委員

國民政府代表暨委員及各院部會代表

西南執行部委員暨職員海外總支部及直屬支部駐粵

辦事處代表

西南政務委員會委員暨秘書處審計處國外貿易委員

會長官職員

領事團

廣東省黨部暨直屬各級黨部

廣東省參議會及各縣市自治機關

廣東省政府暨各廳會所廠各機關

各省市及特別區黨政軍代表

廣州市特別市黨部暨所屬各級黨部

廣州市政府暨各局會處各機關

西南最高法院廣東高等法院暨所屬

廣東財政特派員公署兩廣鹽運使公署暨所屬團隊各



胡先生紀念專刊 病狀及逝世後治喪情形

一六

四時至四時三十分

海關監督署統稅局禁煙局禁煙局暨所屬  
廣東治河委商會兩廣外交特派員公署

四時三十分至五時

各鐵路管理局及其他各機關

廿六日

上午八時至九時

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部暨直屬廠局處會團

九時至九時三十分

營

廣東軍事政治學校

九時三十分至十時三十分

第一二三軍教導師獨立第一師獨立第二旅警衛族

十時三十分至十一時三十分

艦隊司令部空軍司令部憲兵司令部虎門要塞司令部

暨所屬

十一時三十分至十二時

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部暨所屬

正午十二時至十二時三十分

各綏靖委員公署

十二時三十分至一時

廣東省會公安局暨所屬

下午一時至二時

國立各學校

二時至四時

廣東省立各學校



四時至五時

廿七日

上午八時至十一時

十一時至十二時三十分

十二時三十分至一時

下午一時至二時

二時至二時三十分

四時至四時三十分

四時三十分至五時

私立各學校

廣州市立各學校

農會工會商會及海外華僑團體

婦女團體

自由職業及其他團體

外賓

親友及治喪委員會

家屬

治喪委員會委員名單

蕭佛成

陳濟棠

李宗仁

黃旭初

陳融

劉蘆隱

唐紹儀

王家烈

馬君武

胡宗鐸

李品仙

程天固

熊克武

林翼中

張任民

麥煥章

李曉生

陳中孚

劉紀文

何榮

楊熙績

胡毅生

傅秉常

張蘊良

何懋辛

霍廣河

施正甫

張光國

蔡景瑞

王養冲

林雲陔

鄒魯

胡先生紀念專刊

病狀及逝世後治喪情形



胡先生紀念專刊 病狀及逝世後治喪情形

白崇禧	繆培南	崔廣秀	何世禎	熊克武	張定璠	區芳浦	鄧青陽
楊愿公	陳羣	黃麟書	鄧孝慈	彭卓任	利樹宗	劉玉山	吳尙鷹
陸匡文	羅翼羣	李海雲	李綺菴	李文範	香翰屏	何克夫	胡文燦
唐繼虞	但衡今	潘宜之	繆若虛	羅文幹	陳嘉祐	謝持	李揚敬
李任仁	陳耀垣	黃季陸	楊思義	余漢謀	高芳	徐維揚	李蟠
黃明堂	陳廷璠	陸幼剛	甘嘉儀	劉峴	譚惠泉	岳相如	詹菊似
謝英伯	蘇無涯	鄧慕韓	陳肇琪	李希平	馬公武	謝心準	劉顯丞
方振武	孔慶榮	劉文清	閻崇階	莫紀彭	劉求南	閻孟華	宋滌塵
曾傳範	陳劭先	蕭若虛	許大川	伍智梅	伍哲夫	黃河澧	黃昌毅
葉夏聲	陳鴻慈	何世光	王昇	居勵今	呂渭生	陳耀焜	尹述賢
柳聘農	陳方度	周正羣	鄧日	鍾忠	鄭先莘	曹霄青	徐天一
傅啓學	黃友逢	劉有莘	洪瑞釗	楊芷泉	喻伯椿	馮子恭	曾憲明
楊美廷	梅萼						



# 中外輿論選錄

## 敬悼胡展堂先生

南京中央日報

胡先生的凶信，昨天深晚纔到達首都。依據香港發出的簡短電報，胡先生這次血壓特變，僅在四日以前，四天的病情變化，胡先生竟長逝了！胡先生竟永久離開本黨全體同志，永久離開全國民衆了！

人類於其最親愛者之死亡，情感上的發抒，常常沒有語言可以形容。人類於其最尊敬者之永別，內心上之創痛，亦是沒有動作言語可以表現。我們在黨員的立場，在國民的立場，聽到胡先生的凶聞，精神上的意境，正是這樣！我們的涕淚，不能表示我們的哀思，我們的禱祝，不能挽回胡先生的生命，我們的崇揚，不能增高胡先生的價值。這種徬徨，這種哀感，是全黨同志全國民衆所共同的。胡先生在革命集團中，三十年來都站在前線奮鬥，三十年爲主義的奮鬥，在三四天的病榻上喪失了他的生命，這是本黨



總理逝世後最深的哀痛，是總理逝世後黨國最大的損失！

胡先生是去年六月因為養病而出國，今年一月十九日由歐回國，據他在一月二十五日廣州各界歡迎會席上所說：『半年以來，身體健康并未完全恢復，所以即行遄歸者，以國難甚殷，遠遊海外，實難自安，故不復念及健康之何似，決定東歸。』從這一段話裏面，我們可以知道胡先生這次歸國的動機及目的，更可以知道胡先生這次回國後而未能即行到京，完全因為身體的健康問題。胡先生的精神力量，在過去戰勝一切的困難，而這一次沒有方法制伏身體上的病症，這不僅是全黨全國抱恨無窮，以胡先生那樣眷念黨國，當然也是遺憾的。

最近兩年來，胡先生所發表的言論比較甚少，胡先生臨終的遺囑，如何詔示，此時還不得而知，此次他回國後，四個月中，公開的政見發表要算一月二十五日廣州各界歡迎會席上的演說最詳細。那篇演說中有幾句關於救國大計的話：『所謂救國大計者無他，首在於全國人民之協力一致，次即在於本黨同志之努力領導，使全國人民之協力一致，能集向於三民主義的救國之途，又復持以臥薪嘗膽之精神，百折不撓之志氣，深信能如此，中國決無滅亡之理，解除國難，復興民族兩端，亦即於此肇其不緒。』這段話是胡先生對國事最後的意見，胡先生是一個忠實的黨員，亦是一個忠誠的國民。他對解除



國難，復興民族，所望於全國人民是協力一致，所望於本黨同志是努力領導，而此種「協力」「領導」的目標爲集向於三民主義的救國之途。

我們在淒迷哀痛中悼念胡先生，說不盡胡先生的身世，說不盡胡先生的功業文章，說不盡胡先生的人格思想，而只把握住他最後公開的政見，看到他這種偉大的意見，我們的淒迷可以略爲蘇醒，胡先生的形體雖然永久離開現實的世界，胡先生的精神思想是永生的，全國人民從此應格外協力一致，擁護本黨，本黨同志從此應格外努力去實現本黨主義，去領導民衆，這是在胡先生喪中革命的哀悼，這是在胡先生喪中革命的敬禮！

## 悼胡漢民先生！

廣州民國日報

革命元勳，本黨現在唯一的導師胡漢民先生竟於昨晚七時四十分逝世，噩耗傳來，舉國同悲，憶先生本年春初，從歐洲返國，國人期望甚殷，歡迎甚盛，意謂我國當此存亡危急之秋，非有德高望重如先生者，出而領導，不唯革命工作無從推進，即國家民族之命脈亦恐無所恃而長保，而先生素以天下爲己任，目擊時艱，既慨然以共赴國難自許，不遠千里歸來，當然有以副國人之期望，惟先生身體素弱，不耐寒冷，且年事漸高，舊病復發，自返國以迄今茲，猶未能出任艱鉅，然先生不自料，國人亦未料其竟從此長



辭黨國以去也！夫以先生愛黨愛國之熱誠，謀黨謀國之忠勇，邇來正以擴大民族主義宣傳相號召，國人亦正以此相追從，今竟未能一遂其志，先生有知，必不瞑目，溯自總理逝世，政治頓失重心，黨國所受損失不可以數計，吾人及今思之，猶有餘痛，迨本先生歸國，豈徒本黨同志，即全國有識之士，莫不額手相慶，竊喜賴先生而恢復政治重心，則黨國前途，庶幾有望，今不幸而先生又去世矣，本黨之損失何限！國家之損失又何限！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人瞻望前途，不禁悚然以懼，泫然而悲矣。

先生蓄道德，能文章，其發而爲事功，已彪炳於寰宇，必長留於後世，是先生雖死，而先生之精神不死，吾後死同志果人人皆能繼先生之志，而使先生畢生心力所貫注，精神所寄託之黨國長存於世界，發揚光大於將來，則先生庶可稍慰於九泉之下，而吾人亦可告無愧于先生，故本黨同志於哀悼先生之餘，尤當繼續先生之革命精神，爲國家民族奮鬥！

## 悼胡漢民先生

香港大光報

當我們執筆燈前，埋首工作的時候，忽然傳來胡先生的噩耗！這是使我們感到異常的震悼的！胡先生在民國史上，實在佔着極重要的一頁，他的一生，幾乎完全和民國有着重要關聯；所以他的逝世，自然是國家的重要的損失，而我們還可以說，胡先生不幸



逝世，還會給予時局一個嚴重的影響。

胡先生的逝世，自然因為他連年體弱多病，而又積勞積憂，他的病纔致不起，所以我們可以說，胡先生的死，是他憂慮國事的結果，是他以身殉國的證明。我們可以說，胡先生是為黨國而犧牲了。

胡先生生平，是一個精細人，是一個勇敢人，是一個能夠奮鬥的人；因為他精細，所以他看一切事都很透闢；因為他勇敢，所以他未曾畏過難；因為他能夠奮鬥，所以他為着實踐他的主張，至死而後已。這些都是胡先生的長處，而又足為後世者所矜式的。可惜巨星隕原，天南崩角，胡先生死了，這真是一個沉痛的事實啊！

胡先生生平的主張，自有他的言論集，很詳細的介紹給我們看見；我們在他的言論集裏，可以看到胡先生的主張和思想是始終一貫的，他的認識很堅定，他的主張從未曾搖動過。大概這也是因為胡先生是精細人，是勇敢人，所以他的思想纔能一貫下來，並沒有搖動。

胡先生最近的主張，可謂完全集中在抗日救國；雖然胡先生不是一個盲目的抗日者，但是他看出不抗日根本就談不到救國。他看得很清楚，那些日蹙百里的妥協論調，根本就不會令到日本帝國主義者斂止他們的侵略行為。這就是說，自己有了抵抗，纔能說



得親善或者和平，不然的話，那始終是一個受制者，甚麼計劃，甚麼救國，都是空言吧了。胡先生看得很清楚，所以他提出抗日救國的主張！可是，胡先生現在死了，這個主張，還有那一個人是和胡先生那麼的堅決的主張，鏗而不捨的呢？

所以，胡先生的死，真是黨和國的最大損失，而且，胡先生還是黨的常務委員會的主席；這個破碎的黨，亟待團結振作的黨，從此而後，將更加失其重心了。

不過，一個重要的領袖，不能無死的！我們不應該祇管悲悼他的逝世，而實應該要永遠紀念他遺留的楷模。胡先生的主張，曾經有很鮮明的表示，凡是我們可以取法的都應該取法他，尤其是胡先生最近的主張——抗日救國的主張，我們更應該努力的繼續着！我們相信，胡先生雖然死了，他的精神還是記着抗日救國的，我們要哀悼胡先生，要紀念胡先生，就不要忘記他的最後的主張啊！

### 悼胡主席展堂先生

廣州市民日報

萬民愛戴，黨國柱石之胡主席展堂先生，竟不幸於五月十二日下午七時四十分溘然長逝，而與吾全體同志全國國民作最後之永訣矣！噩耗傳來，不禁五內俱裂，悲惶無狀，直欲叩天闈而不得也！胡先生吾黨耆碩，國家樑木，弱冠東渡，即加入同盟，追隨總理，努力革命，數十年來，勤勞弗懈，其碩德豐功，偉業懋績，載在簡冊，昭如日星



，誠無俟吾人贊一詞。惟自總理逝後，吾黨吾國因內亂外患之交迫，無日不在風雨飄飄之中，吾黨緒之幸以不墜，國脈幸以勿替者，蓋端賴胡先生一人之健在。苟昊天欲有祚於中國者，允宜使其克享遐齡，紹承總理之遺志，使顯厥丕業，以肇造於邦家。何圖匡國之志未酬，迺溘然長逝，山頽木壞，后死焉儀，豈昊天不弔，不欲平治中國耶？胡不遺一老，而降此鞠凶耶？嗟呼，神者難明，天不可測，吾人書至此，誠不知涕泗之何從矣！

胡先生爲黨國元老，謀國至忠，憂民至切，且爲總理逝世後主張依照國民黨三民主義以救國救民之惟一信徒，非其他投機變節之份子，所可共日而語。猶記胡先生十七年由歐返國入京後，任中常委員兼立法院長，一面盡忠黨事，一面努力立法，數年之間，政綱畢舉。二十年冬，以主張不行，避地養疴，而憂勞國事，有甚于供職中樞之日。去歲八月，易地休養，期復健康。旋以去歲十二月二十七日自法啓程歸國，本年一月十九日經星抵港，二十五日由港來粵。爾時胡先生夙疾尙未大痊，徒以國難緊逼至此，寧忍久留海外；且經各方同志之催促，國人之企盼，不能不懷抱其數十年始終一貫之主張，自法東歸，以與國人相見。國人亦以胡先生爲黨國最賢明之領袖，救國救民之惟一導師，其出處關係黨國安危至鉅，故希望胡先生回國主持大計，有若大旱之望雲霓。方期



自茲以還，黨政有領導之人，國事有復興之會；而孰知國人罔不祝其康強逢吉，以至於無疆之胡先生，竟以不堪憂國之勞，而遽舍吾人長逝耶！

當去歲胡先生歸國抵港之日，嘗發表救國主張，有謂「黨應恢復爲有主義有精神之黨，力除過去分裂渙散之錯誤，期賡繼本黨未竟之偉業；政府應改造爲有責任有能力之政府，矯過去畏葸苟安之錯誤，以負解除國難建設國家之責任。」及今思之，其言雖似簡括，而救黨救國之主張，殆已揭其經領，空谷足音，如鶴唳九阜，至今猶有餘響。乃曾幾何時，胡先生中道崩殂，使吾人步趨頓爽，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撫今追昔，彌切悲懷！自東北慘變發生，胡先生對黨國事頗有主張，然所持者，不外「抗敵」「剿共」與「反對軍權統治」三義，其扼要之點，經胡先生于民廿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發表宣言，促國人共起實行。後此時勢雖稍有轉移，然胡先生之主張，仍一如往昔，吾人對胡先生之思想與人格，既有深切之認識與欽仰，方謂於胡先生歸國之後，秉承胡先生之主張，努力前進，俾本黨恢復爲有主義有精神之黨，政府改造爲有責任有能力之政府，以達到挽救國難復與民族之目的；而孰知大功未竟，壯志未酬，領導吾人向前奮鬥之胡先生，竟舍吾人而去耶！嗚呼。珠海風淒，禺山露冷，胡先生道隆千古，勛重當時，固大有造於黨國；然吾人未克實現胡先生之志，以有今日，則今日於胡先生之逝世，萬分哀悼之餘，



不知當抱如何愧怍也！悲夫！

## 悼黨國領袖胡展堂先生

新中日報

黨國領袖胡展堂先生，自海外歸國後，以久病新痊，北地氣候嚴寒，實非所宜，故暫緩晉京，息養廣州。數月以來，感於時事日非，外交棘手，憂國傷時，舊疾間作。噩耗驚傳，黨國柱石之胡先生，突因病勢轉劇，藥石無靈，於昨日下午七時四十分，舍吾黨同志與國人而長逝矣。天不憖遺，喪我元勳，畢生努力革命，竟不能及見其主張之實現耶！此誠黨國重大之損失，薄海所同悲者也！

本黨總理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吾黨同志之追隨孫元出生入死，奔走効勞，以盡瘁革命者，固不乏其人。其於辛亥革命時期中，粉身碎骨，犧牲於亡清之手，以及辛亥以後積勞而逝者，蓋無論矣！而民元後以迄民十三年本黨改組而至今日，後死同志之繼承孫中山先生革命精神，戮力國事者，一方固為革命黨人應有之職責，一方亦賴有繼承孫中山先生未完事業，以領導羣倫之人在。彼何人斯？舍胡先生外，無他人也。故當民十二年，孫中山先生北上會商國是之際，獨將其大元帥之重責，付託於胡先生，蓋亦孫先生知人善任，深悉今後繼承革命領導之人，唯胡先生始堪膺其選也。綜胡先生之一生，論在政府之職責，如廣東都督，如廣東省長，如元帥府秘書長，



如中央常務委員，如國府立法院長，如中政會主席等，類皆爲革命政府之重要職責，胡先生無不鞠躬盡瘁，竭忠厥職。其對服官之觀念，爲做事而非做官，爲義務而非權利，祇求有益於國，有利於黨。待人接物，未嘗以階級而別其高下，論著述，則孫中山先生所著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及建國大綱，建國方略等，其脫稿完成之得力於胡先生之協助者，居其十之八九。故胡先生之於本黨，無異爲一部革命文庫，論革命行動，則胡先生於辛亥前後諸役，無不躬與其事。如辛亥三月廿九轟動世界之謀炸督署一役，胡先生且嘗領導同志，冒險以赴，其努力革命之精神，蓋足昭昭者。而於言論宣傳方面，亦歷經主持本黨宣傳機關，如中國日報（辛亥前之本黨宣傳機關）等，與保皇派康梁之徒，從事激烈之辯論，對國民黨主義發揮，透闢無遺，深得國人之同情，收喚起羣衆之效。辛亥革命在世界革命中，被稱爲「不流血之革命」，斯實宣傳功效，有以致之；而胡先生卽爲當時主持本黨宣傳之第一人。故綜胡先生之一生，爲革命思想家，亦爲革命實行家也。則謂胡先生爲孫中山先生之唯一繼承者，黨國之唯一領袖，實足以當之而無愧！

胡先生自歐遊歸國以後，對黨國事有簡括之二大主張，一曰使黨爲健全之黨，一曰使政府爲有力量之政府是也。夫此二語，在表面觀之，似屬老生常談，卑無高論，蓋黨之應健全，與政府之應有力量，實爲理所當然，無待深論者，而不知本黨之健全，於孫



中山先生生前領導時，且亦難得，致有再三改組之舉，以迄今日，更爲支離破碎，不可收拾，黨不健全，政府自無力量，在此局面之下，招致九一八嚴重國難之發生，自是而後，重以黨之無法健全，政府之益無力量，國難乃愈益深重而不可挽救。是故必須黨健全，政府有力量，乃足以言救亡圖存。胡先生之二項主張，實爲救黨救國之對症良方。此外，感於民族意識之銷沉，近復提倡擴大民族主義宣傳，以爲挽救國難之根本至計，今則黨之不健全如故也，政府之無力量如故也，國難之不能挽救，亦如故也，而胡先生竟不克及見其主張之實現而長逝矣！後此抗日救國，領導何人，此吾人對胡先生之薨逝，所深致其哀悼者也！

### 悼胡漢民先生

上海葫蘆報（陳雄）

黨國元老 胡漢民先生，不幸於五月十二日下午七時四十分，在廣州逝世了；噩耗傳來，全國同哀！

這不僅是我們國民黨的損失，不僅是民國的損失，這是整個中華民族在中山先生逝世後的一個無上的重大損失。

胡先生是追隨中山先生歷史最久的一人，是襄助革命事業最有力的一人，同時也是黨中最有氣節，最有學問的一人。因爲先生獨具高尚的人格，所以個性也特別堅強



；因爲 先生獨具卓絕的見識，所以行事也特別果敢；三十餘年來始終如一的爲民族奮鬥，澈頭澈尾的爲三民主義的實行者，真可謂「鞠躬盡瘁」了。

最近由歐洲回國，爲的是目覩國難的沉重，忍不住國計民生的塗炭，所以決然以帶病之身，跋涉重洋，抱着極大的願望歸來，以爲稍待天時歸正，卽行入京主政中樞，澈底其一生所抱負的救黨救國的素志。以竟 總理的遺志。熟知一病不起，竟賚志以終！

雖然 胡先生之死固爲黨國無上的不幸，極大的損失，但 胡先生爲黨國而生，爲黨國而死的素志已酬。 胡先生一生所盡瘁於黨國者，亦已遺留吾人以南針足爲吾人救國救民的圭臬，吾人哀悼 先生者以此；而吾人之欲報先生者亦在此！

邇月以來，全國上下，尤其是中樞各要人，都函電紛紛的敦促 先生早日入京主持中樞，現在胡先生既死，但胡先生的抱負與主張仍永存人間，吾人希望全國上下本平日愛戴 胡先生的初衷，遵守 胡先生的救國主張努力實行可也！

### 悼 胡漢民先生

天津益世報

胡漢民先生於本月十二日上午七時在廣州逝世，這是國民黨的大損失，這亦是國家之大損失。對胡先生逝世的噩耗，全國國民，姑無論黨派關係如何，姑無論政見異同如何，當然同具深切哀悼之情。



胡漢民先生的事蹟，彰彰在人耳目，固不用詳細追述。他個人歷史，當然在中國國民黨史上佔很重要的地位、在中國近代革命史上，在中華民國政治史上，亦佔相當重要的地位。

胡先生從事中國革命的時期甚早。黃花岡一役，黃興胡漢民已站在同等重要的領導責任。辛亥革命，胡先生即為廣東第一任都督。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胡先生為臨時大總統府秘書長，南北統一，中國同盟會成為公開政黨時候，胡先生即為第一任幹事。其後任廣東省主席，大元帥府參議，代理大元帥職權，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立法院院長等職。這些官職，絕不是胡先生個人歷史上唯一真正光榮之所在。胡先本人另有他長留不朽之點。

蓋棺論定，胡漢民先生實不愧為現代中國有主張有操守的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一二年來，胡先生或息遊海外，或養病南方，雖有各方人士奔走呼籲『精誠團結』，他絕不肯輕易北上入京。社會或有人以『缺乏合作精神』責胡者，其實這正是胡個人有主張有操守的地方。大政治家重視政見，不苟且進退，胡先生當之不愧。

民黨革命成功以後，革命領袖富貴雙收者舉目皆是。民黨中歷史不如胡之深，功績不如胡之大，而家資財富遠在胡先生之上者，又舉目皆是。民國二十餘年來，胡先生歷



任要職，社會絕未聞有以『貪污』二字指摘胡先生者。在今日中華民國政治場中，得此於人者蓋寡。胡先生任立法院院長數年，準時到院，努力從公，數年之久，竟未涉足上海。這是小節，即此小節，即足見胡先生操守的堅強，官品的高超。在今日中華民國政治場中，得此於人者蓋寡。

胡先生個性剛強，與同黨領袖合作不易。黨見極深，所謂『黨外無黨，黨內無派』，即是胡先生的政策。這政策在近幾年中國政治上不無惡影響。然個性強，黨見深，正所以成全胡先生為中國有主張有操守的政治領袖。平情論事，今日中國能得如胡先生其人者蓋寡。

胡先生這次從歐洲回到廣州以後，曾一再發表對外主張，那些主張大致為國民所同情。新近胡先生正在草擬對內對外政見，指導國人。文稿未完，突然長逝，更堪慟惜，今日胡先生逝世，國民黨失却一偉大領袖，中國失却一偉大政治家，實國民黨之不幸，亦全國之不幸！

### 悼胡展堂先生

南甯民國日報

日寇方深，國難未已，乃噩耗傳來，力主抗日救國之革命領導者胡展堂先生，不幸竟於昨日長逝矣！



胡先生畢生致力革命，其豐功偉績，實世所共仰，在孫總理生時，其襄助贊弼固倚之如左右手，孫總理死後，尤能克紹遺教，貞固盡瘁革命，蓋歷次革命，如鎮南關之役，黃花崗之役，反袁護法北伐諸役，胡先生蓋莫不躬與其事也。猥自「九一八」以來，日寇益肆猖狂，當國者一誤再誤，馴至半壁河山，已非我有，幸我胡先生本老當益壯之精神，力持抗敵圖存之讜論，不屈不撓，大義以伸！最近又以國難日深，順應國人要求，力疾自海外歸來，尤復竭誠闡明民族主義之真諦，恢復本黨革命之精神，藉以喚起同志同胞，抗日救國，方期集中全國革命力量，協力禦侮，詎知胡先生竟以憂勞國事資志以終，使中國革命失導師，則吾人之哀痛，詎可以語言形容耶？

革命事業，本非一蹴可致，然革命者必須有深刻認識及大無畏之犧牲精神，始能不屈於威武，淫於富貴，而中道變節。胡先生自前清光三十一年加入同盟會後，即由鼓吹革命而進於實行革命，其間雖百折千磨歷盡險難，而胡先生不惟不稍自餒，益且信仰愈堅，進行愈力，直至年屆古稀，猶屹立於革命之最前線。此種之革命奮鬥犧牲精神，實爲吾人所最當矜式，此爲吾人今日哀悼胡先生不可不有之認識者一。

其次，中國革命 本黨之三民主義，實爲唯一之南針，換言之，三民主義實現之日，即中國革命成功之時。孫總理畢生致力革命，其目的端在救國，冀求中國之自由平等



。亦即在求其救國主義——三民主義之實現也。惟自總理逝世以來，本黨精神，日趨渙散，一般號稱本黨之忠實同志，其言莫不違背本黨主義，墮落本黨精神。當此之時，其能挽狂瀾於將倒，信奉三民主義不渝，而日唯恪遵總理 囑，力求其實現者，在革命前輩中，厥惟胡先生一人而已。吾人每讀胡先生之著作及其年來之言論，輒不禁發無限感慨！然而先生往矣，吾人從此又失領導矣，言念及此，輒爲本黨致無窮哀痛而不能自己。此種貞固不渝之革命精神，實爲吾人哀悼胡先生，而不可不認識者二。

今日之中國，實處於最危險之時期，外則日寇侵凌，內則漢奸輩出。帝國主義者之侵略無饜，此本爲無可逃避之事實，中國革命之以打倒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爲目標者亦以此。苟國人俱能恪遵孫總理之革命遺教，則外寇雖強，夫何足懼，而最足憂慮者，則理論上與行動上之漢奸是也，漢奸在理論上每危言聳聽，謂抗敵足以召亡，在行動上則甘受卵翼於帝國主義之下而求私人之權益。胡先生素昔力持革命主張，對於此輩言論行動每嚴正抨擊，不遺餘力，尤其是對於中日問題，亦嘗痛斥『三亡國論』與對日屈辱荒謬，空谷足音，使民衆惕然驚醒，今則漸已形成全國救亡之空氣矣。不意民衆方事興奮，而領導吾人之 胡先生竟爾溘逝，瞻念前途，對中國之革命，吾人之責任實更重大，而有不容委卸者矣，此又爲吾人哀悼 胡先生，不可不認識者三。



總之，胡先生在革命之理論上，在生平之行動上，無一不是爲吾人之導師，無一不是爲吾人之模範。尤其在目前垂危之國難中，中國民族解放運動，更須胡先生之居高領導，是則胡先生之逝世，不惟爲吾人所痛恨，實亦中國前途不可補償之損失，雖然胡先生雖死，胡先生之精神則將永遠發放其燦爛之光輝。吾人哀悼胡先生，唯有繼其遺志積極從事於中國之民族解放運動，以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是不特足以慰胡先生於泉下，實亦吾人之任務也。

### 悼胡展堂先生

南京朝報

胡展堂先生昨天在粵逝世，是今日國人一致驚悼的消息。

他過去在國在黨的勞績，想國人都能知道，將來國民黨黨史內亦必有詳細記載，用不着再說了，如今單提他的幾點可以代表他個人德操的小事情：他是首任的立法院長，立法院經他指導，現在依然是國內最著效率的機關；他在立法院任內，從未到過上海租界一次，當他在京時，對於中樞公務人員的不良氣習，常有很嚴厲的訓導演說，這都是我們忘不了的。我們希望現在在職人員，永遠遵守胡先生這種忠於職守潔身自愛的精神。就現在內外情形說，胡先生的去世，當然是黨國的大損失，蔣先生於胡，常自居於後輩，殷盼胡先生來京，胡先生返國亦即有來京之訊，卒以體弱，一再稽延，如今永遠



沒有來京的機會了。在蔣先生爲公爲私，自覺無限悲悵，在胡先生未及親見國難的解消，亦必抱憾無已。希望現在追隨胡先生的人，努力繼承胡先生的鞏固中樞的願望，庶胡先生神靈可以得到安慰。

### 胡先生生死矣

湖南霹靂日報（榆晚）

頃讀國民政府西南政委會文電。胡漢民先生。本月九日晚。血壓忽高。突患腦溢血。醫藥無效。延至本日下午七時四十分逝世。噩耗飛來。全國震悼。胡天不弔。不怒遺一老。人之云亡。令人不勝邦國殄瘁之感矣。夫胡先生追隨總理。奔走革命數十年。慘澹經營。流離顛沛。一生革命勞績。光榮歷史。自有國史立傳宣揚。毋煩此刻縷述。惟是總理歿後。秉承總理遺教。繼續總理奮鬥精神。領導國民黨趨赴革命途徑。不偏不倚。而走上正大光明之路者。實唯先生是賴。值此強鄰進逼之秋。千鈞一髮之候。全國人民。莫不引領盼望先生入京。主持大計。力謀抵抗外侮。以救危亡。乃不先不後。木壞山頹。隕大星於東南。折天柱於百粵。風爲之淒。日爲之闇。山海爲之枯且泣。鬼神爲之哭且號。實不啻與國民黨之一劑致命傷。而爲我四百兆同胞之一大打擊也。蓋今日中國備受日本帝國主義者之壓迫。已達極點。而國人憤恨日本帝國主義者之侵陵。亦沸騰萬分。惟是當局顧全利害。在在以退讓遷就爲能事。以因循苟安爲要圖。不免大失全國



之期望。先生主張抗日。始終一貫。此即國民所倚托之長城。且爲日本主義者之大敵。與一般漢奸賣國媚外者之眼中釘。一旦溘然逝世。得毋爲親者所悲。仇者所快耶。嗚呼。國人知先生何日死乎。抑知先生因何病而死乎。先生之死。死於五月十二。而先生疾作。則在五月九日。試思五月九日爲何日乎。五月九日。即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強脅我國承認之日也。先生之疾。恰於是日爆發。由是而血壓忽高。由是而腦血忽溢。由是而醫藥無效。至十二日。而先生與世長辭矣。蓋先生懷抱抗日之宗旨。矢志弗渝。而又恰逢國恥紀念的當中。痛定思痛。憤又增憤。以致演出不治之慘劇。迴想當年總理之崩於北平。亦爲國事憤痛有以致之。不料先生今日竟步總理之後塵耶。抑又論之。先生今日死矣。未死者莫作無益之悲鳴。尤當慷慨奮興。以繼先生抗日之志。以竟先生未竟之功。蓋當年總理殞落。先生能接受總理意志。而與軍閥奮鬥。與一切反革命者奮鬥。與世界帝國主義者奮鬥。今日亦猶是耶。先生死後。以國民黨之健全。以中國之大。人民之衆。詎無先生其人耶。若是。何以對先生。何以對總理。反何以對四萬里之山河草木。嗚呼。先生之死也。因五九國恥紀念而死也。因抗日未遂憤痛死也。然則先生之死。不僅不足悲鳴。反可以一死激起羣衆。盪起泉湧。敵愾同仇。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凡有血氣。豈敢後人。然則先生之死也。其民族復興之朕兆耶。國人大家齊來。墨經後戎。



踏着先生留遺革命的血線前進。

### 後死者應要繼承胡先生的遺志

香港中興報 (清 寰)

日昨噩耗傳來，本黨領袖 胡展堂先生突患腦溢血症，於前夜在廣州逝世。此晴天霹靂，使一般人於痛惜黨國失去重心之餘，更感覺到此後黨國前途，將有不可想象的危險！若果一般後死者不能繼承着 胡先生的未竟之志，遵着 胡先生平日所指示給國人的途徑去奮鬪，說不定亡國亡黨的慘痛即在目前。所以 胡先生之死，乃是本黨和國家民族莫大的損失。

誰也知道自從 總理逝世以後，繼承着總理遺志領導着本黨同志全國民衆，內則肅清北洋餘孽，外則抵抗帝國主義者之壓迫的，是中國國民黨。但是一按實際，自從 總理逝世以後，本黨所有的成就，全得力於 胡先生個人之努力。這並不是說除却了 胡先生一人之外，其他黨內英俊都沒有相當的努力，不過我們知道本黨除却 總理本人以外，當推 胡先生做事最負責，因其跟隨 總理最久，故其對遺教之認識也最深，更因 胡先生致力革命數十年，時常出生入死，早置個人利害禍福於度外，所以他一生祇知忠於黨國，絕對不會爲個人打算，既不謀一己的幸福，也不怕個人的犧牲，因爲他的賦性是這樣，故能夠對黨事國事絲毫不肯苟且。況且就算學得到 胡先生那樣能負責，有



識力，忠於黨國，不憚犧牲，也不輕易得到像胡先生一樣的對黨有深遠歷史，就算有一樣的歷史，也沒有像他的偉大人格和號召國人的力量。當日全靠胡先生提挈着全黨同志全國民衆去奮鬥，本黨才能夠發揮出偉大力量，所以我說以前本黨的成就是得力於胡先生個人的努力是確切的。

我們深信若果沒有湯山事件，則國難決不會發生，若果當局於躬召國難之後，肯接受胡先生的救國主張，則國難決不至嚴重到這步田地！何以言之？因為胡先生能以遠大眼光站在國族的福利上設計，所以他的主張，能適應環境的要求；當軸的黨要們，因為多少要帶着些爲一人一系着想的私心，自然所有應付國難的措施，不是對症發藥的經驗良方了。

不抵抗政策祇會使國難更加嚴重，業有事實證明，一般疇昔同情不抵抗的人們，都已覺悟到唯接受胡先生的「對日抗戰才是我們的生路」的主張，才能挽救國族的滅亡，自從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致電胡先生敦促回國主持救亡大計之後，國人對於不接受胡先生主張無以救國之認識更加透澈，胡先生認定這是救國之一線轉機，因此也扶病歸國，打算努力奮鬥，共紓國難，若果不是因爲他的病體不適於苦寒的天氣，他早已力疾北上，主持着黨國大計，就算軍事當局依然不肯變更其不抵抗政策，但我們始終深信祇



要整個的黨在 胡先生主持指導之下，他偉大的人格，必定可以感化一般目光短視的軍人。即使軍事方面尙未做到馬上抵抗，最少也可使政治和經濟兩方面不致絕不抵抗，這是我們所深信的。現在北方經已解凍，我們方期 胡先生可以早些入京，領導着全黨同志舉國民衆去救黨救國，那裏料到因爲國事之日非，致這位賢明的領袖之病勢增劇，天不假年，竟於這個時候賚志以歿！致令全黨同志全國民衆，失去導師，這些情形，彷彿於驚濤駭浪中缺少了船主一般，其損失之重大，真是不可以筆墨形容！

昔日 總理逝世，雖然是黨國空前的損失，可是當日還有忠於 總理能切實奉行遺教的像 胡先生，譚組庵，古勤勤等好幾位領袖，能夠繼承着 總理遺志，不見得黨國的基礎怎樣動搖。但是這一次 胡先生的逝世，可就不同了。現在國內國外的情形，較諸 總理逝世的時候，不知艱危幾許，固不消我來說明。至若現在黨內的人物，欲求其能有 胡先生譚組庵古勤勤一般的歷史資望忠心爲黨，和具備着他們的號召力量的，我們實在覺得簡直沒有其人，雖然忠於 總理主義的不是沒有，可惜夠得上這個條件的，就沒有那個條件，故此我們感覺到 胡先生逝世之後，沒有一個人能夠提挈得起全黨同志，這些現象，黨的意志，將永遠無法集中，不是黨的莫大危險嗎？黨的意志尙且不能集中，救國步驟更不能齊一，不是國家民族的莫大損失嗎？

胡先生臨終猶諄諄以抗日，剿共，推翻獨裁統治，囑咐本黨同志。我國需要這三大



救國主張，他在這幾年來不斷從文電談話中發揮出來，用不着我們再來解說。不過我們要說一句，現在什麼人應該不會懷疑到這三大救國主張是對人問題吧？既然不是對人問題，再證以胡先生平日料事之準確，眼光之遠大，這三大救國主張，當然是當前救黨救國的唯一聖藥。胡先生既然苦口婆心指示着這個標的勗勉我們去努力，當然不會有錯。一般忠於主義的同志們和擁護胡先生的民衆們，這是我們後死的應有的責任，宜一致起來共同奮鬥，求實現胡先生未竟的志向，能夠這樣努力，則胡先生的肉體雖死，胡先生的精神却永遠不死，這是愛護領袖忠於主義的人們所應有的努力啊。

### 胡先生之遺囑

廣州民國日報

於多難之日，而老成溘逝，在國人之悲慟，當何如耶！雖然，老成逝矣，而其言猶在耳，則後死同志，果能一一信奉其言，併力以赴，以求國族之復興，道豈遠也。

非抗日不能實現民族主義，此胡先生遺囑語也。吾人因此而更念總理遺囑。總理遺囑有曰：「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則凡不以平等待我者，我不與之聯合可知也，則凡不以平等待我者，我皆向之抵抗，不拘限爲何國又可知也。惟總理所囑，則爲概括之言，而胡先生所囑，則爲針對時局之言；蓋其目擊比年東來暴力，侵略無已，長此以往，國將不國，安得不針對時局以明指之曰抗日，而策勵吾人奮鬥



哉！且今之強敵，其侵略行爲，非僅恃暴力已也，現代之戰於軍事外，有所謂內政戰，有所謂外交戰，有所謂經濟戰，有所謂思想戰，方式至不一，而用之以遂其侵略則一；吾人對此，勿論強敵用何方式，但確認其有足爲我民族害者，惟一律抵抗之，使彼陰謀無得而售，必如此，方可云盡抵抗能事。不然，防暴力而忘陰謀，亦猶拒虎進狼云爾。

非推翻獨裁政治，不能實現民權主義，此又胡先生遺囑語也。夫獨裁政治，久爲國人所厭惡，今縱有桀梟者起，亦必不敢以獨裁之名自居，至效袁氏帝制之爲，所患者，其智慮或出袁氏上，不居獨裁之名，而居獨裁之實耳。世有遵守憲法之君主，亦有威福自恣之總統，代表制度，一日未廢，則爲一國代表者，苟其不能公爾忘私，斯在在有變相獨裁之可能，變相獨裁，其壓抑民權，比真相獨裁尤酷，胡先生所謂推翻獨裁，當指此種也。

非肅清共匪，不能實現民生主義，此又胡先生遺囑語也。吾黨於年前，已擊破共匪老巢，其竄走川滇晉陝者，不過殘餘窮寇而已，此殘餘窮寇，以吾國一部分兵力，自足肅清之而有餘，豈須借助外力耶！亦豈容外人之越俎代庖耶！吾豈不解乎共匪勢已窮蹙，而猶有防共協定之要求也。

以上三事，爲胡先生遺囑中之主旨，亦即今日救黨救國之要道也。嗚呼！謝安遺



疏，人稱碎金，胡先生遺囑，豈特碎金比哉！

### 讀胡先生遺囑後念民族之存亡

香港華僑日報（冬 青）

追隨孫中山先生三十餘年之胡展堂先生。突於本月十二日因病逝世。孫先生致力於國民革命。凡四十年。而胡先生不離杖履。以從事於勸助孫先生者。計三十餘載。則其服膺三民主義之深切。與求所以實現三民主義用救中國之危亡。自必加人一等。而乃昊天不弔。柱石傾頽。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此誠可哀可痛之事也。

胡先生之遺囑。深注意於三民主義之實現。尤其是諄諄於應付目前環境。如何始克實現之方法。吾人回溯胡先生已往之歷史。復按其遺囑所言。略加比照。覺其對於爲實現民生民權兩主義而奮鬥。因奮鬥而遇險者屢矣。最近又鑑於強敵侵凌。扶病歸國。爲實現民族主義而奮鬥焉。蓋胡先生深知非抗日無以實現民族主義也。尤其是非抗日無以救我民族也。民族不保。國且不國。復何有於其他。三民主義以民族冠。國難嚴重。民族將亡。自然亦以救我民族爲當務之急。胡先生之始終主張抗日。始終主張對日絲毫不讓步。不妥協。遺囑所言。亦首及此。是誠有堅定卓絕之見地。生死不渝者矣。

夫胡先生不俟民族光榮國運蓬勃而後死。乃死於外患正急。民族岌岌不保之時。殊有『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之嘆。』嗟夫。此一嘆也。嘆國家之損失。固不特爲



其個人哀而已。子玉死而晉又喜。或者敵人方面。將益助長其凶殘乎。故吾人於此。尤當不可忘胡先生非抗日不能實現民族主義之囑。當有以繼其志。用維民族於不墜。毋使敵人快意。庶我胡先生之精神不死。而民族主義乃有實現之一日歟。

尤有進者。據連日報載。日本積極移民我東北。認此舉與日本所謂國防第一線有重大關係。已決定樹立移民國策。每年須移民數十萬。由政府確定相當之預算額。發給補助。此種毒辣手段。無疑的實施人種侵略。使不幸而我國。果被其併吞。將見百數十年後。已無所謂中華人。是何止永無復興之期望。直是民族已盡淪亡矣。須知日本之侵我土地。猶之貪饑愛吃之人。得食後囫圇吞下。然吞後不消化。所食固不能多。或且因此生病。彼之移民我東北。乃吞後求所以消化耳。既消化。即可以再吞。如此演進。非至吞盡我國不止。故惟有一致抵抗。始足以自保而戢其野心。亦猶之彼欲攫食時。我抵抗而不肯給與。我力能敵。自是佳事。縱不敵而卒爲所攫。被吞下後。仍抵抗使之不得消化。如東北義軍之毀其建設。擾其秩序然。務使之如梗在喉。茹吐不得。夫然後有所畏懼。不敢再肆荼毒焉。此即抵抗之效能。亦即非抗日不能實現民族主義之顯淺的譬解也。

由此觀之。敵之對我。如封豕長蛇。猛噬不已。在勢實無委曲求存之可能。胡先生之遺言。所以召吾人者實深。其所以鼓勵吾人一致奮起以圖保我民族再進而發揚光大之



者亦至切。然則於哀悼胡先生逝世之餘。味其遺訓。可不躬行力踐。使胡先生在天之靈。得以稍慰哉。民族存亡。間不容髮。願黨中同志勉之。願全國同胞共勉之。

### 悼胡漢民先生

香港超然報

胡漢民先生于本月十二日晚逝世于廣州。噩耗傳出。薄海同悼。良以胡氏不獨爲國民黨之領袖。並且爲國家之柱石。今春力疾回國。原爲主持大計。勉赴國難。不謂回國之後。因健康與氣候之關係。羈滯羊城。今竟溘然長逝。在黨人與國人固不無棟折榱崩之悲。在胡氏想亦不勝其遺憾也。

溯自孫中山先生逝世之後。胡汪蔣三氏同爲國民黨之三大柱石。論才具則各有所長。論歷史與地位。則胡汪且優於蔣。嚮使三人一心。分功合作。胡主政。汪主黨。蔣主軍。誠能相得益彰。顧不幸而起黨爭。十年紛擾。遂使一有主義有組織之黨。陷於支離破碎之局面。胡氏年來亦頗痛心疾首。時發救黨之論調。去年五全大會。因內外情勢所迫。黨內一度表現精誠團結之精神。而胡氏亦因五全大會之督促。慨然扶病歸國。以恢復有主義有組織之黨爲己任。詎知胡既歸國。汪復出國。雖事出偶然。而表面觀之。一似尹邢之避面。今胡氏已歸道山。胡蔣兩氏之聚首。亦惟有期諸黃泉。回溯十年之往事。瞻顧今後之前途。吾人既痛悼胡氏之不壽。同時復惋惜國民黨之不幸也。



抑吾人讀胡氏之遺囑。尤爲之欷歔而不置。胡氏之遺囑曰。「非抗日不能實現民族主義。非推翻獨裁政治。不能實現民權主義。非肅清共匪。不能實現民生主義。」此三點本爲胡氏近數年來對於國事之主張。願除剿共一事有人實行外。言抗日。則政府退讓不遑。言推翻獨裁政治。則抱獨裁野心者益變本加厲。此固胡氏生前所痛心而死後不能瞑目者也。胡氏今春回國。當時國人所以熱烈歡迎者。無非望胡氏歸國主政。樹立抗日之政策。而胡氏亦本此抱負而回國。無如操有和戰大權之蔣氏表面上雖亦歡迎胡氏之歸國。但却不因胡氏之歸國而變更其對日妥協退讓之政策。胡氏因其抗日主張之不能貫徹。亦遂留粵而不行。夫以胡氏之地位與聲望。不遠萬里而歸。尙不能促起當局抗日之決心。則其死後。更無人能使蔣氏抗日矣。至言推翻獨裁政治。胡氏向來堅持黨治主張。是其所反對者乃一人之獨裁。而非一黨之獨裁。此種反對獨裁之態度。雖不能謂爲澈底。然而胡氏始終不放棄國民黨之立場。其主張之堅定不移。要非蔣汪所能及。當過去胡氏在甯主持訓政之時。卽早已痛心疾首於以軍馭黨之局面。因而有黨權與軍權之衝突。而胡氏卒至被困於湯山。迨及離甯南下。反對個人獨裁。口誅筆伐。益不遺餘力。願蔣氏之獨裁自若也。不謂天不假年。獨裁政治未倒。而反對獨裁之胡氏已先與世長辭矣。哲人云亡。邦國疹瘁。此可爲悲悼者也。



## 悼中常會主席胡漢民先生

香港循環日報 (太華)

提倡民族鬥爭。振起民族意識之胡漢民先生。今竟舍棄吾全國民衆與整個民族而長逝矣。

胡先生之遺囑。所以昭示吾人者曰。自維追隨總理從事革命三十餘年。確信三民主義。爲唯一救國主義。熟察目前形勢。非抗日不能實現民族主義。非推翻獨裁政治。不能實現民權主義。非肅清共匪。不能實現民生主義。盼吾黨忠實同志。切實奉行總理遺教。以完成本黨救國之使命。其所以勉勵後死者。至爲懇切。胡先生此次由歐回國之日。亦卽學生救國運動最昌熾之時。而胡先生迭次發表言論。皆爲極熱烈之贊助。甚有憾夫學生救國運動之不能竟其志者。今吾國數萬萬青年。已失此良好之導師矣。吾國數萬上民衆。已失此偉大之柱石矣。前此胡先生遨遊羅浮。吟詩看山。以頤養其病體。而海萬刊物。猶多不諒者。以爲胡先生之病。殆有類於一般要人之所謂政治病。頗致其微辭。今則胡先生之國外歸來。固由於踴躍赴國難之熱誠所驅策。其不能與中央要人相聚一堂者。實由於其病體之確未可與北方沍寒相搏鬥也。由今觀之。則知胡先生之稍能爲國家盡力。亦不願自暇豫。以坐失時機。山水之遊。正爲其盡瘁國事之準備。而天不憖遺。使此爲青年民族運動之導師。爲民衆奠定又安之柱石。遂舍棄其最大未竟之責任。而



溘然長逝。由此益可以證明胡先生自歸國以來。無時不與病魔奮鬥。與環境奮鬥以至於最後之一刹那矣。

抑胡先生之奮鬥。幾爲其一生事業之結晶。在前清末世。先生與中山先生組織中國同盟會。主民報筆政。與保皇黨之新民叢報。作革命論戰。直至於革命成功。未嘗稍懈。其歷任都督省長。皆能取得民衆之同情。而不以嚴法苛斂爲能者。卽其屢遭挫折。亦未嘗稍減其奮鬥之毅力。卽其對中央政治之責望。亦以對事不對人爲言。此則胡先生之虛衷。與其毅力殊有非他人所能及者。政治家能得國民之信仰。固貴有與全國民衆同一之意志。而尤貴有百折不撓之精神。今胡先生已矣。繼之者當秉承胡先生一貫之主義。與其沈毅之精神。以應付此未來之禍變。胡先生其不終齋志以歿矣。

然則吾國人所以紀念先生者。當如何乎。吾人唯一之責任。卽在於民族意識之發揚。與民族鬥爭之邁進。民族意識之磅礴而宣洩。與民族鬥爭之奮起而挺進。勿論何種勢力。不足以阻撓之。中山先生曾言。我國要恢復民族精神。視西方容易。西方以個人爲單位。個人擴大。卽爲國家。個人與國家中間。屬於空虛矣。中國以宗族爲單位。個人與宗族間。至爲實在。若用宗族爲單位。再聯成國族。乃極自然。然則由國族之團結。而謀民族精神之恢復。實爲我中華民族自然之演進。并不必於某一國家。某一民族有所



摹擬而仿效者。今我國家之淪亡。勢極岌岌。吾民衆更未能有所表示。以民族之鬥爭。謀國士之收復。循至於國亡種滅。無以存在於宇宙間。則又何以對先先生之遺訓而無愧乎。

## 悼胡展堂先生

南京日報

胡展堂先生海外歸來。健康未復。本月九日。血壓增高。病情增亟。十二日忽變腦充血症。於七時四十分病逝廣州。傳來噩耗。全國震驚。棟折樑崩。同深悲悼。固由先生現時所處之地位。繫天下安危之局。亦先生道德功業。掩蓋當世。使人生其油然景仰之誠。不知不覺而泣然下涕淚也。嗚呼。國家多難。正賴國內賢哲同舟共濟。團結精誠。一致努力。負民族復興之責。同仇敵愾。爲抵禦外侮之謀。而乃擎天一柱。中道崩摧。安得不令人撫膺痛哭。而興人亡國瘁之悲。天不慙遺。胡阨吾人至於此極也。

先生追隨 總理。凡四十年。勵志奮鬥。身先前線。 總理資爲輔弼。同黨倚若長城。運籌大業。贊助中樞。典制之頒。政令之出。悉唯先生是賴。功勳彪炳。薄海同欽。固無待吾人之詳述。而縈繞胸臆。一日未能去諸懷抱。足使吾人景仰者。乃在先生之道德崇高。學術優萃。堪爲國人師表也。晚近習俗奢靡。人欲縱橫。崇尚異端。渾忘國



粹。洵至官如傳舍。學等餼羊。俛仰隨人。遑論克己。先生歷膺重寄。臨危授命。處變不驚。而潔身自愛。不染塵污。長立法時。在京三年。未離一步。退食自公。絃歌不輟。此其奉公守己。咸造極端。豈尋常人所得望其項背。筆者近讀先生詩集。深知先生得力於韓退之王介甫不淺。卽先生於其詩中。亦嘗以昌黎臨川自況。則先生以道統自肩。起衰救弊可知。而性情崛強。不願隨波逐流。苟同俗好。更源源有自也。乃天不福善。降此鞠凶。河山未復。遽壞長城。凡屬國人。震於當前之患難。益感失導之垂危。况先生年未六十。未就衰老。方當宏濟艱難。挽回頽局。而乃一瞑不視。熱血長埋。讀少陵「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詩。不禁歎先生之逝。同於五丈原大星之隕。

回憶本年一月十九日。先生海外歸來。全國人心。爲之一奮。咸具一斯人不出。如蒼生何」之望。中央倚畀尤殷。特派大員。歡迓來京。主持大計。徒以江南氣候。春寒未退。不適宜於療養。暫時留住羊城。藉爲調攝。乃竟以久病之軀。增添新疾。倉卒之間。遽棄人世。則前此對先生之遲遲吾行。疑雨疑雲。均可一掃而空之矣。惟時局艱危。登峰造極。應付不慎。陸沉可慮。當此緊急關頭。先生豈可死之人。又豈可死之時哉。嗚呼。先生已矣。黨國重任。胥爲後死者是賴。則化除成見。一致團結。爲更不可緩矣。



## 悼胡展堂先生

上海申報（都）

中常會主席胡展堂先生。突於前晚以腦溢血在粵逝世。噩耗傳來。舉國震悼。先生以頻年勞瘁之軀。感血壓增高之苦。式遵醫囑。薄游海外。去冬經中央之敦促。遄程回國。氣體失調。在粵小住。方謂攝養唯謹。不難漸趨康復。何意驚飈乍起。遽聞梁木之壞。國難未紓。賢良先殞。豈直黨內引爲恫戚。凡在國人。宜無不同深惋惜也。

先生爲黨國之先進。負濟時之物望。早歲追隨孫中山先生馳驅革命。始爲文字鼓吹。繼參實際工作。帷幄翊贊。屢著勳猷。及其身膺重寄。益復刻苦自將。過去之所建樹。彰彰在人耳目。而其堅毅莫撓之風節。始終不渝之主張。尤足爲末世之模楷。資濟俗以磨礪。至若律已之嚴。自奉之儉。恆人所不易幾及者。其於先生。猶爲餘事。今日中樞當局如林主席蔣院長等。方以勵節操明禮義爲救國之準備。先生入京而後。必能率先推轂。互爲發詡。增倡導之力量。期舉國以從同。而惜乎此著竟成虛願耳。

先生一生致力於黨。故於黨事關懷特切。雖在海外。亦無時不繫腦際。春初回國伊始。發表書面談話。有云。「黨應恢復有主義有精神之黨。力除過去滅裂渙散之錯誤。」其後在粵與各界酬酢之頃。又屢屢以整飭黨務爲言。一則曰。「救國必先救黨。黨員必須人人深入民間奉行救國之主義。」再則曰。「黨員唯一要義。卽爲犧牲與義務」三則曰



。「黨員職責所在。不容有所規避。」其惓結之衷誠。已洋溢乎言外。蓋先生緬懷邊陲多故。團結更形必要。雖以海外養痾之身。亦欲湍歸參酌大計。不幸賣志以終。迄未展其抱負。此在殷待合作之中樞諸公。其缺權爲何如乎。

要之。先生雖逝。而先生之精神。固難泯沒。服膺先生者。誠能體念先生之遺教。促成黨內之團結。同時復知以犧牲爲前提。矯過去之缺失。則先生雖未及生觀風氣之向上。猶當瞑目含笑於重泉矣。

### 悼胡漢民先生

新京日報

中央常會主席胡漢民先生突於本月十二日下午七時，患腦充血症溘然長逝，舉國上下聞此噩耗，無不同聲哀悼。

先生自清光緒三十一年加入同盟會，致力革命凡三十餘年，爲中山先生最忠實之信徒，曾參加鎮南關黃花岡以及討袁諸役，歷經挫折，艱苦備嘗，其革命之熱烈情緒，未嘗稍有降落，而對於主義堅決之信仰，亦始終未見稍有動搖，追隨中山先生二十餘年如一日，歷數最初從事革命諸人，除死難諸烈士外，其能如先生之勁節剛正，始終不渝者，實不多覯，先生之所以令人欽佩者在此，而值此世俗澆漓不尙節操之日；先生之足以遺人深思者亦正以此也。



先生心地光明，持躬廉介，在私德方面，實有非一般人所可望其項背者，曩時服官，從無妻妾之奉，宮室之美，以及女子玉帛之好，十七年歐遊返國後，主持中樞，所居不過雙龍巷中一普通樓房，以較一般達官貴人寓邸之美，美輪美奐者，其奢儉之差，誠不可以道里計，但先生之儉德，確係出於嚴守節操。室無私蓄，又與一般揉情矯作沽名釣譽者截然不同，即此一端，已足爲吾人之矜式。

方今國難日趨嚴重，全國精誠團結之工作急不可緩，先生以黨國元勳，爲全國人民所共仰，其熱望先生實際參加政治共濟艱危者，實不啻大旱之望雲霓，自本年一月下旬由歐返粵以後，中央信使南行，敦促先生晉京者不絕於道，惟以北地較寒，不宜病體，以致久延行期，值此天時漸暖，方冀不日北來，共襄國事，以慰羣望，詎知突以腦充血症，竟致不起，國難正殷，賢者遽隕，在先生誠不免費志以沒，抱恨終天，而吾人渴望先生大駕之蒞臨，亦遂成泡影，瞻念國家前途，尤不覺涕泣之橫流也。

先生獻身黨國，不辭勞瘁，以是歷來體弱多病，此次所以遲遲其行，亦以政體違和之故。當時國人以候駕之切，頗致猜疑，猶以先生之病，或如一般之政治病也，此種觀察，誠屬厚誣先生，先生今日之喪，亦正足以見先生之非如一般傳說也。

死者已矣，生者如何，吾人悼念先生，亦惟有繼先生之志，以精誠團結之偉力共同



努力挽此衰微之國運，稍慰先生在天之靈而已。

## 悼胡漢民先生

瓊崖日報

據本報昨日廣州專電：「中常會主席胡漢民先生，於十二日下午七時四十分在省因病逝世！」噩耗傳來，無限哀悼！

我們知道，胡先生是總理薨逝後本黨碩果僅留的領袖，是一個唯一的以總理的意志為意志，以總理的主張為主張的革命領袖。我們檢查本黨的革命歷史，胡先生是始終未曾離開過黨，而且始終未曾因了黨內發生什麼變象而搖動到信念與行動。他個人的歷史與革命的歷史，可以說是貫徹一致的。所以這幾年來，他一切的救國主張與總理所詔示我們的救國主張也是貫徹一致的。他恐軍權統治者之以軍治政，以政馭黨，乃主張建立黨的武力，在「黨權與軍權之消長」之文中，嘗這樣的說過；——「第一，必須從新建立黨的組織，使黨成為真正革命的組織。第二，必須在軍隊中澈底厲行主義的訓練和黨的統制，使軍隊與黨合一。第三，必須注意軍隊的本身和兵士們的素質，隨時為實際的改進。第四，必須根據總理能分別的學說，使黨有權，軍隊有能，並使軍令軍需，離軍隊而獨立。」

胡先生對於政治問題，則主張建立均權制度，實理三民主義的全民政治。今春由歐



回抵香江的時候，對於救國的主張，更有如下的確切表示：「余對黨政的主張，一如往昔，其詳細一時未易盡言，簡括言之：黨應恢復爲有主義有精神之黨，力除過去滅裂渙散之錯誤，期廢續本黨未竟之偉業；政府應改造爲有責任有能力之政府，力矯過去畏葸苟安之錯誤，以負解除國難，建設國家之責任」。

然而，言猶在耳，我們這位賢明偉大的革命領袖，竟在這黨權旁落，國難嚴重的時候，不幸與世長辭了！我們追憶胡先生畢生爲黨爲國的犧牲奮鬥底精神，和環顧敵人四面進迫，民族生命不絕如縷的危險狀態，真是心如芒刺，悲痛萬分！

唉！我親愛的同志同胞們！領導我們救國救黨的唯一革命領袖，已不幸捨我們而長逝了！我們今後將徬徨歧路，自甘墮落嗎？不，我們今後仍當遵奉胡先生救黨救國的一貫主張，把黨恢復爲有主義有精神的黨，把政府改造爲有責任有能力的政府；對外要抵抗，對內要團結，萬衆一心，奮鬥到底！惟有這樣，才能對得住自己的良心，才能慰胡先生在天之靈！

### 我們應該永保胡先生不死的精神

香港中興報（護黨）

嗚呼痛哉！本月十二日下午七時四十分，黨國領袖胡展堂先生在風狂雨驟，鬼泣神



號之中，棄全黨同志，全國民衆而長逝，這是總理逝世後中國國民黨，中華民國一個不可彌補的絕大的損失！

本來，胡先生爲黨國而生，也爲黨國而死，偉大人格，炳若日星，救國主張，崇於山嶽，託不死的精神於主義，留長存的浩氣與全民，可以說沒有什麼的遺憾。

然而，今日本黨的情象怎樣？國家的步調怎樣？我們如果良心還未死，猛然一念，自然緬懷到胡先生之生前和死後，更不期然而胡先生整個超越的人格，其關係於黨國命運之重大，皆可觀想而出。這無怪十三日上海泰晤士報謂「胡先生政治道德與偉大人格堪與歷史上世界第一流政治家並駕齊驅；永垂不朽。」而各西報並以胡先生逝世指爲「中國民族復興革命前途受莫大挫折」了。

今日黨治，早已名存而實亡，我們論之已詳，無待贅說。胡先生以其三十餘年始終奮鬥不懈之革命人格，不畏橫逆，不避艱險，毅然以一髮引千鈞，伸正義於全國全世界使黨治之真精神，終於不爲反黨治所淹沒，我們一展其遺著，都得幌出黨治之廬山面目。

今日國難，也已溜到滅亡的涯沿，不抵抗和降敵的惡氛，依然瀰漫全國，我想凡有血氣的都感着「其亡其亡」之悲！胡先生自「九一八」以至其最後呼吸之頃，無日不大聲



疾呼——「抗日救亡」，以期喚起民衆。雖然他一貫的救國主張，碰到無限的礁石，而精誠所發，却能深入於大多數的人心，這才使鐵蹄下的輿論，也一本良心，以胡先生的主張爲依歸。各地民族復興運動之熱烈，也無非胡先生的主張得到了民衆化的實現。我們試一默想這六年來胡先生一切的言論，都得說出一帖起死回生的救國良劑。

胡先生棄全黨同志，全國民衆而長逝了！誠然，我們在哀慟悲愴之餘，不能不徬徨到胡先生逝世之日，卽爲本黨末日之來臨！何以故呢？我們試排除一切私情，集中其觀點於公誼上，則胡先生的道德，文章，功業，風節，皆有獨特過人之處，不容易想象出第二個胡先生來。

所以胡先生噩耗所播，多數有相當革命歷史之同志，都不禁涕泣相告：中國國民黨從此完了！中華民國也從此不可救了！這可以說是同志們對於胡先生的信仰心之反射，也可以說是同志們對於反黨治的悲憤心之反射。

我以爲，正義是不可磨滅的，赤手維護正義的黨國領袖——胡先生，也有其不死的精神。所以南京中央日報在十三日社評也站在正義立場上說，「胡先生在革命集團中，三十年來，都站在前線奮鬥。三十年爲主義的奮鬥，在三四天的病榻上，喪失了他的生命，這是本黨總理逝世後最深的哀痛，黨國最大的損失！」又說：「胡先生的形體雖然



永久離開現實的世界，胡先生的精神思想，是永生的，全國人民應格外協力一致，擁護本黨，本黨同志從此應格外努力去實現本黨主義，去領導民衆，這是在胡先生喪亡革命的哀悼，革命的致禮。」

不過，我們一向所祈求，是在胡先生救國主張之實現。我們如果認定胡先生有其不死的精力的話，我們後死者就應該永保持着胡先生這不死的精力的了。「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總理孫先生不死的精力的詔示着我們。胡先生以 總理的意志爲意志，其不死的精力的，何嘗不是這樣的詔示着我們呢！

怎樣才可以永保胡先生不死的精力的？這個問題很簡單，就是：以胡先生的意志爲意志，以胡先生的主張爲主張，由高度的信仰，生出強度的力量，集中其力量，以從事於實際行動——重維黨治，復興民族。胡先生遺囑所說：「自維追隨 總理從事革命三十餘年，確信三民主義爲唯一救國主義。熟察目前情勢，非抗日不能實現民族主義，非推翻獨裁政治不能實現民權主義，非肅清共匪不能實現民生主義，尤盼吾黨忠實同志，切實奉行 總理遺教，以完成本黨救國之使命。」真這是我們後死者責無旁貸的了。我們如果目認爲忠實同志，我們如果下了永保胡先生不死的精力的大決心，當前唯一的重責，也不外集中我們的力量——



(一) 抗日以實現民族主義，

(二) 推翻獨裁政治以實現民權主義，

(三) 肅清共匪以實現民生主義

而已。

我們聽到了「中國國民黨將隨胡先生之逝而完了，中華民國也將隨胡先生之逝而不可救」的話，不該徒作悲觀，祇該認定革命之成功，在乎喚起民衆，共同奮鬥。胡先生一生，不斷的在喚起民衆，共同奮鬥。我們要負起胡先生遺囑裏三種重責，也該繼續胡先生遺志，不斷的喚起民衆，共同奮鬥，以實現重建黨治，復興民族，這才永保胡先生不死的精神。

最末，我要把我在老遠以前說過的話，來造我們繼續胡先生遺志的第一個目標：

「胡先生是以理性支配感情，以良心激發誠感，根據主義決定主張，貫徹主張決定行動的一個人。」

我們更不要忘記胡先生說過的兩句話來造我們繼續胡先生遺志的第二個目標：

「餘生猶在已堪慚！

說不盡從來積慘！」



## 我們應敬謹接受胡先生遺囑

香港中興報（之五）

我們的唯一賢明領袖胡展堂先生，於彌留之際，召集西南各政治領袖，口授遺囑，殷殷詔示我們負起抗日，推翻獨裁，剿共的重任，切實奉行總理遺教，以完成本黨救國之使命。這在革命的進程中，實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所以現在胡先生雖棄我們而長逝，但我們應在極度愴悼之中，起了繼承胡先生遺志的共同信念，敬謹接受胡先生的遺囑，再接再厲的與一切反革命惡勢力奮鬥，以期完成中國國民革命的使命。

胡先生的遺囑，是致身革命三十餘年之結晶品，進一步說，即是三民主義的結晶品。他所提示的抗日，推翻獨裁，剿共三大主張，是其歷年來盱衡時局的一貫主張，其理論是建築在三民主義之上，其事實純以民族之利益為出發點，故謂熟察目前情勢，非抗日不能實現民族主義，非推翻獨裁政治，不能實現民權主義，非肅清共匪，不能實現民生主義。啓示我們以抗日推翻獨裁剿共三項，具有不可分離的連環性，像三民主義的連環性一樣。

在胡先生所著「三民主義的連環性」一書中，對於三民主義的連環性，嘗很詳明的詔示我們。其中最扼要之一段，這樣的說：孫中山生在民族主義講演裏，已經說我們中



國民族所受的禍害，一是受政治力的壓迫。二是受經濟力的壓迫，三是受列強人口的壓迫。這三種壓迫，其所以壓迫的是政治問題範圍內事，和經濟問題範圍內事，而受壓迫的，却同時又是民族問題範圍內事。我們要解除這些壓迫，要靠民族主義來抵制外力，要靠民權主義來組織內部，然後纔能靠民生主義來發展自己經濟的力量。所以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從這樣看法，彷彿是三條戰壘，民族主義所以固外防，民權主義所以固堂奧，民生主義所以固後方。撤了一壘，其他二壘，都受牽動。

我們細味胡先生這一段理論，便可以知道「九一八」之前，胡先生之所以不畏強暴，堅決反對「家天下」式的獨裁，「九一八」之後，堅決主張抗日剿共，完全是根據事實的演變，以求三民主義之實現。因為最近幾年來，中國民族所受的厄運，外則由各口主義之政治，經濟，人口壓迫的階段，進而為受日本帝國主義急進侵略的階段；內則由北洋軍閥與土匪摧殘之階段，進而為受軍權統治者之箝制與共匪之蹂躪階段。從外表上觀察，革命的對象，雖像有些轉變，但實際則反革命的勢力，仍和北伐以前具有同一的性質，故胡先生本其維護三民主義的一貫主張，倡導抗日以固外防，推翻獨裁以固堂奧，肅清共匪以固後方，建立三民主義連環的堅固陣綫。

胡先生所倡導的抗日推翻獨裁剿共的三大主張，以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對時局宣



言一文中，說得最爲透澈，而對於不能抗日剿共之主因，更有明切的評判。所以這篇宣言可以說是胡先生遺囑的縮影。例如在遺囑裏，胡先生詔示我們非抗日不能實現民族主義，非推翻獨裁政治不能實現民權主義，非肅清共匪不能實現民生主義。在時局宣言裏，胡先生亦嘗這樣的說：自東北事變發生以還，余於國內政治，厥持三義。曰抗日，曰剿共，曰反對軍權統治。不抗日，國家無以求生，不剿共，民族無以圖存，不推翻軍權統治，則抗日剿共之主張，必無由貫徹。而關於抗日，推翻獨裁剿共的進行步驟，胡先生則根據種種事實，詔示我們須先推翻軍權統治而後抗日救國之力量始得以集結，而後剿共前途，始有希望，這和最近所主張復興民族與自力更生，企求黨和政府要固持孫先生的民族主義之遺教，充分激發國民的民族情緒，繼續領導偉大的民族復興鬥爭運動；企求國民——尤其青年們，要固持孫先生的民族主義的精神，激發全民的民族意識，迫使政府依從全民族的意志和需要，做更廣大更普遍的民族復興運動相較，方法雖有不同，而其目的在於推翻軍權統治，以達到抗日剿共則一，這是我們所應深切認識的。

此外，胡先生的遺囑裏，充滿着服膺總理遺教的精神，這種精神，是本黨繼往開來的唯一活動能力，我們應該敬謹接受，以繼續總理所示之偉大使命，以完胡先生未竟之志。最後，我們希望一般同志，於哀悼胡先生之餘，應永遠鐫記下面這些口號：



(一)要澈底抗日，實現民族主義！

(二)要推翻獨裁政治，實現民權主義！

(三)要肅清共匪，實現民生主義！

(四)要繼承胡先生遺志，完成三民主義革命！

### 胡先生逝世與黨國前途

上海葫蘆報 (張耀明)

胡先生死矣，吾人應如何悲傷耶？生死爲人之常事，復亦何悲，第吾人所悲者，非胡先生之死，而是胡先生死後之中國國民黨，與大中國民族也。

國家之獨立與民族之自存，端賴乎民族之自信自決，而民族之自信自決，則基於偉大人格之領導。阿比西尼亞之抗爭，印度民族之復興，已昭示吾人，自存圖強非偶爾之事也。

中國民族之淪落，已招致次殖民地之束縛，先總理以大無畏精神，奔走呼號，負十年來方得挽回已頹之局勢，何意民氣初復，國父遽喪，三民主義之革命使命，肩負爲艱，所幸黨國民族，未致墜滅者，以有胡先生繼續總理遺志堅苦卓越以完其成也。

總理逝世後，一般機會主義者——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遂漸孳生黨內，而一般祇知私利之徒，反爲此輩包圍利用，早已消失革命精神，乃至社會不察，移罪本黨，嘖有



煩言，然一般反黨者，所不敢公開行動者亦以有胡先生之人格在，未敢輕加詆蔑也。

近數年來中國之政治社會，更日趨墜落，正義所在，僅胡先生獨任中流砥柱，是以不但中國民族目胡先生為民族救星，即國外正義之士，亦認為中國民族之救星也，試觀胡先生勤樸自守，不畏權勢，反觀一般以奪取為目的之政治首領，則知胡先生為國為民之偉大人格矣。

胡先生死矣。正義何所寄託，此誠中國國民黨中國民族自 總理死後之唯一大損失，瞻念黨國前途，曷勝悲從哀來，尙望三民主義之忠實同志，繼續胡先生之堅強偉大人格，以繼承 總理之遺志，與自私自利，賣黨賣國之叛徒奮鬥，求為中國民族開一生路，否則國之不存黨亡無日矣。

### 胡展堂先生逝世與中國前途

香港中興報（嚶 鳴）

這一週，像晴天霹靂般，突然發生一件令全人類震驚哀悼愴懷傷感的事。這是胡展堂先生於十二日下午在粵逝世。自 胡先生逝世消息傳出以後，整個世界即浮現着憂鬱悲楚的現象，而世界人類都感覺世界從此失去了一個發揚正義，抵抗強權的主持者，中國失去一個領導民族解放運動的導師。胡先生是 總理的唯一繼承者，所以胡先生之死



，也和 總理之死一樣，同爲中國或全人類的無可彌補之損失。

胡先生的人格，功業，道德，學問，識力，文章，無一不是高深偉大，無一不是爲全黨全國全人類所欽佩，他對於中國以至全人類的貢獻，斷非我們的筆墨所可以形容。自九一八以後，他即明瞭地主張，非對日抗戰，無以解除中國的國難，發爲讜言，力關對日妥協的非計；而自歐遊回國以後，他對於這種主張尤爲堅決。他明白地指出，要解放中國民族，必須發揚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的精神，發動壯烈的民族復興爭鬥，自力更生，抵抗一切帝國主義的侵略。尤爲拯救中國的唯一良劑。

胡先生這種救國的主張，雖未爲政府當局所容納，但政府當局對這確切正當的主張，亦不敢公然反對，否認牠爲拯救中國的唯一對策，祇以他們對敵人過於畏葸怯懦之故，而以隱忍期待的巧妙的口號，以阻撓胡先生之主張，使不能見諸實行而已！胡先生在還未逝世的時候，雖然他的主張，爲怯懦畏葸的當局所阻撓，不能見諸實行。然他時時發爲正言壯論，猶足以激發民氣，鞭策政府，使他們於對日屈辱，斷送權利之後，猶有所顧忌，而不致過事猖獗。所以胡先生以在野之身，然亦每爲黨國安危所繫。現在胡先生經已溘然長逝了，政府此後的對日屈辱，將無人敢稍予抗辯了，我們恐怕此後他們將更放膽通敵，而中國將加速地淪爲日本的殖民地哩！自胡先生逝世的消息傳出以後，憂



鬱傷悼的情緒，都浮露在世界人類——尤其是中國人民每一個的心靈中，這豈真他們每個都和胡先生感情很為深厚的麼？不，他們未必個個都和胡先生認識的，不過他們都知道胡先生死了，從此世界便失去了一個發揚正義，抵抗強權的主持者了，而中國便失去了一個民族解放運動的導師了，故不覺悲從中來！

### 敬悼胡先生爲人格的表示

香港中興報 (護黨)

黨事不堪問了，國事也不堪問了，除了實現胡先生一貫的救國主張，就沒有別的生機，這是我們不能否認的事。

黨事和國事都至於不可爲的當兒，民衆一致的渴望着胡先生生命駕歸來，爲的是祈求他一貫的救國主張之實現。

胡先生回來了，民衆更熱烈地祈求着他一貫的救國主張之實現，因而期待着他一貫的救國主張之果真給出於誠意而採納，差池復差池，越顯示出胡先生之崇高偉大，越顯示出他一貫的救國主張之不肯苟同。

自然的，在民衆一致的祈求與期待之中，胡先生竟棄民衆而殞逝，是彌天的大憾！可是他一貫的救國主張依舊和他不死的精神亘萬古而長存。我們敬悼胡先生，同時會感



念到他一貫的救國主張，是他遺留我們的無價寶。

胡先生逝世未及一週，而全國全世界的輿論，對於胡先生的推崇和信仰，可以證明是同情的普遍化。就是廣州市內，民衆自動致祭的，每天也逾萬人，而且無不同聲悲悼，像所謂「百姓如喪考妣」般，這更可以證明胡先生革命人格感人至深，尤其是他一貫的救國主張。

因此，我敢說：胡先生不祇是一黨的領袖，而且是一國的領袖，也不祇是一國的領袖，而且是世界的領袖。今日敬悼胡先生的，不祇是全黨的同志，而且是全國的同胞，也不祇是全國的同胞，而且是全世界的人類。

我想，凡是敬悼胡先生的人，都是從理智支配着情感表現而來，決然不是偶然的情感衝動。何以故呢？胡先生有其悠久的革命歷史造就他「聰明正直而一」的革命人格，便全黨全國全世界都有了深切的認識的緣故。

所以，敬悼胡先生的，實在是自己人格的表示。因為胡先生「聰明正直而一」的革命人格是一個人格的範示，尊重他的人格，就是尊重自己的人格。敬悼由尊重而生，一樣的爲自己人格的表示。

在普天同悲之下，除了敵人的漢奸，反革命的走狗，恐怕沒有人說什麼的喪心病狂



的話的。如果在外人視聽之下而說喪心病狂的話，這真不啻在外人之前，自己毀滅自己的人格了。

旁的不必說，胡先生從海外歸來，就香港一隅而論，歡迎之熱烈，足以證明友邦之推崇和信仰。所以就國民外交立場上說，今日之敬悼胡先生，尤其是在外人視聽叢集之間，不祇是自己人格的表示，實在是國民意志的表示。

其實，胡先生有其「聰明正直而一」的人格，雖死猶生，永恆地揭日月以俱行，譽之毀之，皆無所損益。不過我們憑良心批判，胡先生一貫的救國主張——抗日，推翻獨裁，剿共，——是否為今日死裏求生的不二法門？我想，除了敵人的漢奸，反革命的走狗，恐怕也沒有人說一個「否」字罷。

我們哀傷悲愴之餘，回憶胡先生最近「何止儒生恫陸沉」與「杜陵誰為斬樓蘭」這兩句遺詩，對於普遍的同情敬悼之中，猶有自毀人格的妄人，祇有說「不脛之教誨，是亦教誨」而已。

## 胡先生是一代完人

廣州日報（高方）

繼承 總理領導國民革命的胡先生，已離開我們了！我們於萬分哀痛之中，想着他



的一生，在中國這一個時代，給各方面的影響，越想越悲傷！先生德業文章，一定有  
很多文字敘述到的，所以不再重複了。現在只把我自己對他一生為人的感想抽象地陳述  
一下：

先生生於一八七八年，死於一九三六年，享壽五十八歲。這個年紀如在歐美人，正  
當走上政治舞台顯露頭角的時候。然而他早就是黨國的元老了。他的時代背景，政治環  
境，和他的學術思想，本是不相調和的，但他始終固執着書生本色，不斷地和環境奮鬥  
。先生好像是位非常得志的人，我們如從他在黨國特殊地位來看；可是他實是位極度  
不幸的人！先生的遭遇可歌可泣，而奮鬥精神足以風範千秋。

先生的天稟誠如他自己說的「聰明正直」，素養澹泊寧靜。我個人還感到他一生在三  
重矛盾中討生活，因此常感痛苦，更因此喪失健康，又聯想到歷代的聖賢謀國之士多數  
是和他一樣，這真奇怪！

一，先生的人生觀和政治工作的矛盾。他一方面負着政治重任，另一方面却時時刻  
刻想離開政治。少年時候因為不忍亡國滅種而熱心革命，孰料從此全生命便陷於政治漩  
渦中。處此境地，在平庸一點的人或許還容易擺脫，他是聰明精幹而尤謹慎的人，每一  
時代每一環境都見得他的重要，歷史的延續性和自己的責任心那裏還讓他有自由機會！



他常對人說，革命這樣久了，那還說得到個人的自由！我們平日看到他嘴唇閉得很緊，眉頭鎖得很深，便能了解他是何等堅忍和決心。同時反映出他內心的苦痛。先生晚年已明白地把這種心事說出，說自己發現有詩的天才而不適宜於政治生活；平日在詩裏邊亦隨在流露這種意向來。然而爲的是眷懷着歷年死難的先烈，總理的命，國人和同志的期望，只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二，先生的學術思想和社會環境的矛盾。戴季陶先生說他是馬克思研究者，其實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是同意的，看他所作陳譯盧森堡新經濟學的序文，及自己續譯考茨基資本論解釋的熱誠，就可知了。十餘年前，他還熱心闡發我國古代的井田制；長立法院時，更把三民主義的精義灌入法律中去。有一天和蔡子民先生等閒談，還提出了今後的人要不要結婚的問題，可見他的思想何等活潑而激進！先生的立身治事固無愧於聖賢，而思想的猛進，直如蘇格拉底和那時的社會背景。統觀胡先生的思想體系，是以三民主義爲中心而時時邁進無前的，比那些冒牌左派要激進得多，誠摯得多。可是所處的社會環境又是怎樣呢？一八七八——一九三六的中國，大家睜眼一看就明白了，這樣的社會基礎會容許他盡量發揮思想嗎？他只有望着這條路線一步一步走向前去，可惜正須邁進的時候就爲環境逼害死了！



三，先生的政治手腕和政治環境的矛盾。先生有時真十足表現他的書生氣，總懷「知其不可而爲之」的精神，苦口婆心要人家聽話；因爲人家不聽話就會生氣，竟會氣出病來。俗語說得好：「秀才碰到兵，有理說不清。」先生的喪失健康，這是重大原因吧！可是他從來不打算組織一種暴力去壓人家。年輕的同志們時時抱怨着他這個態度，但他始終不相信霸道。他熱誠地盼望着黨的完整，他永遠站在三民主義的戰線上。聽見說「派」他便忿怒，便憂慮；他堅信着只有「共同奮鬥」才能完成革命。同志們，先生的精神不對嗎？人人果如先生的精神，國家和黨何至有今日！然而先生的政治環境又怎樣呢？大家深深地想想吧！

先生終身在這三重矛盾中奮鬥，而無法調協，我所以說他是極度不幸的人，概括先生的學術思想是一位誠摯的真理追求者；治事精神是臨財不苟得，臨難不苟免的實行者；先生的宗教是「王道」迷信者！因此而能苦鬥一生，不離書生本色！嗚呼，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 西報簡譯

上海字林西報，十三日新聞欄內一段云，胡先生逝世，消息傳來，全滬震動。胡先生人格至高尙，不獨其友儕痛惜，卽向與之對敵者，亦尊之敬之。



香港南華英文早報，本月十四日社論云，胡先生逝世，不獨中國失一大政治家，國民黨實受莫大之損失。胡先生爲一熱誠愛國者，品格至高，其政策雖未見實行，其道德已爲中外所景仰。

廣東英文新報，十四日社論云，胡先生爲一大政治家，今溘然長逝，實爲中國之莫大損失。

上海大陸報，十四日社論云，胡先生逝世，薄海同悲，吾人已知其臥病數月，然不料其猝然崩圮，當局正聆其早日入京，指導一切，今若此，其熱誠之受打擊，當莫可名狀。胡先生道德文章，世所推崇，望當局者繼續其遺志，竟其未竟之功，胡先生雖死，胡先生之精神實不死。

### 本刊啓事

本刊以期間促迫，倉卒付梓，校對工作難免錯漏。又截稿後，仍賡續接到文稿甚多，亦以時間關係，未及刊載，謹致歉忱，並祈原諒。



胡先生紀念專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出版

胡主席治喪委員會印

廣州培英印務局承印



